

著 寧 列

# 論民族殖民地問題

聯東

社 放 解

大  
贈送

115

新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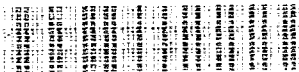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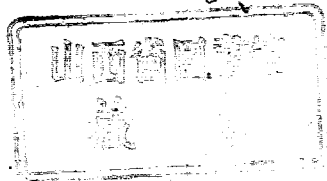
論民族地區問題

列寧著

小  
大  
說

五  
星

社 放 聯



0031444

51444

## 譯者的話

本書是彙選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重要論文、演說及他所起草的決議案而成的。原本爲蘇聯共產黨中央馬、恩、列研究院所編，本書全部是照譯的；只是有些摘錄的標題，爲了醒目起見，是譯者所加的。關於材料的編排以及列寧關於民族問題學說的發展，在克魯普斯加亞的序言裏面，都已經說到，不再重說了。

譯者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於延安

# 目錄

譯者的話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N·克魯普斯加亞）……………一

## 一 民族紛爭與工人反對它的鬥爭

論全世界工人利益與目的底一致性（摘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與說明」）……………一二

中國的戰爭……………一四

論虐殺猶太人……………二一

芬蘭人民底抗議（摘錄）……………二三

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二六

民族問題提綱（摘錄）……………三〇

民族問題決議案……………三五

需要義務的國語嗎？	三九
民族平等法案	四三
論『民族文化』自主	四六
『民族文化』(摘錄『民族問題評註』第二節)	五一
民族自決問題底歷史的具體的提法(摘錄『論民族自決權』第二節)	五六
一 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之分割、殖民地壓迫及民族自決權	
社會主義原則與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戰爭(摘錄『社會主義與戰爭』)	六一
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態度	六一
近代戰爭之歷史類型	六三
進攻戰與防禦戰之區別	六四
目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六五
最大的奴隸主們之間爲着保存和鞏固奴隸制的戰爭	六六
『戰爭是政策用另一種』(即暴力)『手段之繼續』	六九
比利時的例子	七〇
俄羅斯爲什麼而戰？	七一
什麼是社會沙文主義？	七二

巴塞爾宣言	七三
論民族自決權	七四
與殖民地問題上的機會主義作鬥爭(摘錄『斯圖嘉國際社會主義大會』)	七六
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決心	八一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壓迫之加強	八一
(摘錄『論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底基本任務』)	八九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	九三
一 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與被壓迫民族底解放	九三
二 社會主義革命與爭取民主制的鬥爭	九四
三 民族自決權底意義及其對聯邦制的關係	九七
四 民族自決問題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提法	九八
五 民族問題中之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	一〇二
六 在民族自決關係上的三個國家類型	一〇三
七 社會沙文主義與民族自決	一〇四
八 無產階級在最近將來的具體任務	一〇七
九 俄國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對於民族自決所持的態度	一〇八
論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戰爭的可能性及其勝利條件(摘錄『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	一一三

一九一六年的愛爾蘭起義（摘錄「關於民族自決辯論底總結」）……………二八  
要求民族自決是爲了民族之接近（摘錄「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滑稽解釋和

「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一三五  
民族問題決議案草案……………一三七

### 三 蘇維埃政權與民族問題

論俄國共產黨綱與民族問題（摘錄「論黨綱」）……………一四二

蘇維埃共和國尊重獨立民族之權利（摘錄「關於黨綱報告的結論」）……………一五一

俄國共產黨綱在民族關係方面的條文（摘錄「俄共黨綱草案」）……………一五五

建立一切民族勞動者之社會主義的聯合（紀錄）……………一五七

勞動和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草案（節錄）……………一五九

對烏克蘭人民的宣言並附致烏克蘭「拉達」的「哀的美敦」要求……………一六二

爲戰勝鄧尼金給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一封信……………一六六

給土耳其斯坦的共產黨員同志們……………一七五

給阿才培疆、喬治亞、阿美尼亞、達格斯坦及山嶽共和國的

共產黨員同志們……………一七七

蘇維埃政府對國內各民族的和平政策（摘錄『論共和國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在全俄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一八一

蘇維埃政府高舉着爲真正解放而戰的旗幟（摘錄『在勞動哥薩克第一次全俄大會上的演說』）……………一八三

#### 四 被壓迫人民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 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在這一鬥爭中的作用

亞洲的大風暴（摘錄『馬克思學說之歷史命運』）……………一九〇

俄羅斯各民族聯盟之國際意義（摘錄『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閉幕時之結語』）……………一九三

「各國無產者與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啊！」（摘錄『在俄共莫斯科組織支部書記會議上的演說』）……………一九六

東方人民覺醒了（摘錄『在東方人民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八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而作）……………二〇四

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國際底戰略和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二一四



東方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底勝利(摘錄「寧肯少些、但是要好些」一文)……	三二一
附錄：民族殖民地問題參考書……	三二四

##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

克魯普斯加瓦

列寧是屬於這樣的一代，這一代會聽過那些親自看見沙皇政府野蠻地制裁起義的波蘭的人們所說的故事，這些目擊者親自看見過，沙皇政府曾經怎樣壓迫、凌辱、糟蹋那列入『俄羅斯帝國』的一切人數眾多的民族，它曾經怎樣虐殺猶太人，怎樣靠教會和學校散佈民族的紛爭。

尙在青年時代，住在新比爾斯克（這裏有好多這樣的民族）時，列寧就看見過該地知識分子對『異族』的態度。

『說到猶太人，必說「幾得」；說到波蘭人，必說「波蘭佬」；說到烏克蘭人，必說「霍霍」；說到鞑靼人，必說「王公」。』——列寧這樣告訴我。

列寧的全部革命活動是跟反對挑撥國內民族紛爭的鬥爭、跟反對一個民族壓迫別個民族的鬥爭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

起初他的注意中心，是反對民族紛爭及國內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問題。但是他跟工人運動底國際任務密切聯系起來考察這些問題的。

在他於一八九四年所寫的和非法出版的頭一部巨著：「什末是「人民之友」並且他們是在怎樣反對社會民主黨人？」裏邊，列寧寫道：

「除了在每個國度裏組織和團結被壓迫階級以反對壓迫階級，除了把這種民族的工人組織聯合起來而成爲一支國際的工人軍，以反對國際資本外，再沒有別的反對民族仇恨的手段了。」（全集第一卷七四頁）

在他於一八九六年在獄中所寫的黨綱草稿裏面，列寧更詳細地樹立了這種思想。

列寧很早就學會了不信任所謂「有教養的社會」底自由主義的說法，這些「有教養的社會」在事實上是不擁護勞動者底利益的。列寧看到，只有工人運動才是打破現況的出路，他認爲，只有工人階級才能結束一個民族對別個民族之任何壓迫。

在紀念革命流亡者格爾岑（他於一八五六——一八六七年在國外辦了一個非法的「警鐘」雜誌）誕生百年的一篇文章裏面，列寧寫道：「當俄國一羣自由主義者因擁護波蘭而匆忙躲開格爾岑的時候，當整個「有教養的社會」避開「警鐘」的時候，格爾岑是沒有狼狽過的。他繼續堅持波蘭之自由，並繼續抨擊亞歷山大二世之征剿者、劊子手、絞殺手。」（全集第十五卷四六七頁）

列寧認爲，一切民族的工人應該盡可能密切地團結起來。一切民族的工人需要在國內有一個統一的黨。落在小資產階級影響下的猶太社會民主派，如「奔得」（即「猶太工人同盟」——譯者）者，會希望分離開來，會希望有其獨特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只是

跟俄國其他社會民主黨成立協定，跟它們保持聯邦的關係。要是這種觀點佔了上風的話，那末在俄國就談不到有領導一切運動的統一的黨了。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發言反對『崩得』底這種政策。『崩得』退出黨了。這是一九〇三年的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發的時候，它在事實上表明有一個統一的黨之必要，於是在黨的斯托哥爾姆第四次聯席大會上，一切民族的黨便合併爲一個統一的黨，有着統一的綱領和章程，但分爲民族集團。

列寧並嚴厲地出而反對『崩得』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這個思想把重心移到爲獨立解決有關民族文化問題之權利而鬥爭的上面去了。列寧證明，文化、學校是跟一般政策不可分開的，是由被成千的線索跟全部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民族文化自治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資產階級力圖用民族文化文化的口號使各個民族的工人離開與其他民族底工人所共同的政治鬥爭。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通過了黨綱上關於民族自決權的條文。列寧是熱烈地擁護民族自決權的。這是一個最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在波蘭會有兩個黨，這兩個黨都是依靠於羣衆的。一個是小資產階級的——波蘭社會黨；一個是工人的——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波蘭的工人，比波蘭小資產階級更感覺需要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系；波蘭社會黨主張波蘭分離；波立社會民主黨則反對分離。它們之間發生熱烈的爭論。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害怕，黨對民族自決權之承認不會將給波蘭社會黨火

上如油。盧森堡及其他許多波蘭同志都是抱着這種觀點的。但列寧却說，民族自決權並不是表示宣傳分離，而且不能只是從波蘭的觀點來處理這個問題。事情不只是波蘭一國而已。同樣不能只是從今日的觀點來處理這個問題，在我們的黨綱上，這個問題對於反對俄國沙文主義（狹隘的愛國主義——譯者）的鬥爭有着巨大的意義。這個口號使得對於俄國政府的侵略政策不能有任何同情了，即使是在最隱蔽的形式之下，也是一樣。

在反動諸年後，在一九一二年，工人運動又高漲了。布爾塞維克致力於組織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工人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所舉行的孟塞維克取消派、「奔得」派、托洛茨基派聯席會議，是在另一個路線之下進行的，該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將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從選舉綱領中取消，而代以普選權和全權國會的口號；沒收地主的口號，則代以修改第三屆國會土地立法的口號；人民武裝的口號也被取消了。在民族問題上，該會議以要求「保障文化發展自由」的形式，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這個八月會議會迫使布爾塞維克加倍地慎重，更明確地提出了有關黨的民族政策的一切問題。另一方面，並非常尖銳地提出了快要爆發的戰爭的問題。十月間曾在巴塞爾召集了國際社會主義非常大會，這個大會發表了關於戰爭的宣言。戰爭日益迫近的事實要求，要把有關民族問題的一切條文更加精確和強調，因此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路線，是特別縝密地討論過的。

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了。它把民族政策的問題置在另一個平面上。各

民族相互關係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提在了首位。民族自決權的問題更具體得多了，不再只是理論的問題了，它擴大了，與殖民地問題相聯系而成了極端迫切的問題。爆發了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爲了分割世界、爲了分割殖民地而撕殺的。民族問題極度地尖銳化了。現在已不是簡單地工人階級對民族問題的關係的問題，而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在爲分割世界而鬥爭的時代，工人階級對民族問題的態度問題，戰爭使第二國際破產了。交戰國底社會民主黨在民族問題上投降了。布爾塞維克以列寧爲首，沒有投降，而是發展了他們從前在民族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他們把這種立場跟戰爭問題、跟無產階級底全部國際鬥爭密切聯系起來。帝國主義大強國間所進行的戰爭遮住了爭取獨立的民族運動之作用。好多人以爲，弱小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歌曲已經唱完了。列寧會竭力起而反對這樣的觀點。他說，弱小民族各個反對帝國主義是無力的，但它們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要是我們——他說——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不會利用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各個災害的人民運動，以加劇和擴大危機，那麼我們就是蹩腳的革命者。』

十月革命在布爾塞維克面前全面地提出了一個任務：在民族政策領域內實現他們從前所說的一切。

列寧所起草的『勞動和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第二條說道：『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建立在各自自由民族底自由聯合之基礎上面，而成爲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之聯邦。』但

事情不僅在於真正實行民族自決權，而是要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困難的條件之下，在內戰的條件之下，在國際範圍內日益展開的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條件之下，來實現它的。

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指定人民委員長的時候，列寧曾提議委任斯大林同志爲民族事務部委員長。列寧深深知道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兩人尙在克拉柯夫、尙在世界戰爭日益逼近之時期就對這個問題談過好多，他知道斯大林的信心，知道他分析日益展開的鬥爭底複雜問題之才能，知道他在實際上辦事之才能。所以，他提議斯大林擔任民族事務部委員長的職務。斯大林在這個職務上作了巨大的工作。在第九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舉行的），列寧把四年來蘇維埃政權對住在舊俄境內、並受沙皇政權有系統壓迫的各民族的政策作了一個總結。「有種種事實，這些事實不可駁斥地、不可爭辯地證明，在戰勝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俄國，一個極小的、毫無軍備的民族，不論它怎樣弱小，都絕對地可以而且應當安心的，就是，在我們對他們的關係上，除了和平的意願以外，再一無所有了，我們對於舊政府底舊政策底罪惡之宣傳是不會減弱的，而且我們不論怎樣，以巨大犧牲和讓步的代價，與一切前屬俄羅斯帝國而仍願與我們留在一起的民族保持和平的願望，依舊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交戰各國都竭力挑撥被沙皇制度所壓迫的各民族對俄羅斯的舊的、由沙皇制度所造

成的仇恨，並賤使他們反對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該給一個抵抗了。但是蘇維埃政權在予以抵抗時，曾向工農羣衆說明，鬥爭是爲了什末而進行的，它努力幫助剛成立的各民族共和國內部廣泛展開的階級鬥爭，援助在其民族共和國內部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工農羣衆。例如，對於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底這種政策曾經是澈底執行了的。人民委員會「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其與俄羅斯完全分離或與俄羅斯共和國訂立兩國之間聯邦的及相似的相互關係的條約之權」。但是在烏克蘭所爆發的內戰中，布爾塞維克則是支持烏克蘭蘇維埃政權的。烏克蘭所成立而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的「拉達」——國民最高政權，起初對蘇維埃俄羅斯是持着「中立」的立場，然後在十二月則跟法國使國訂立了協定，開始阻礙對德戰爭之停止了。於是在第一次全烏克蘭工兵農代表大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上選舉了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拉達」進行了反對中執委和烏克蘭蘇維埃的鬥爭，這一鬥爭會轉化爲內戰。「拉達」終於被推翻了。

列寧總是要求對剛成立的各民族共和國之蘇維埃政權予以高度的注意。他給第十一軍革命軍委打了一個電報，其中指出，必須「對喬治亞的主權機關要特別尊重，對喬治亞的居民要特別注意，特別謹慎。」（全集，第二十七卷，一一八頁）

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曾澈底實行了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政權存在以前好多年就說過的一切，這一政策向全世界勞動者表明了俄共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列寧對民族問題的觀點之正確。



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殖民地壓迫會大大地加強了。帝國主義戰爭喚醒了東方，把東方人民吸引在國際政治之中。東方各民族（印度、中國等）登上了世界鬥爭的舞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說——將不僅是、而且將不主要是各國革命的無產者反對其資產階級的鬥爭；不，它將是一切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殖民地和國度、一切附庸國度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

「我們俄國人正在開始的事情，以後要由德國的、法國的或美國的無產階級來鞏固的；但是我們看到，要是沒有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首先是東方人民底勞動羣衆之幫助，那他們是不會勝利的。」列寧是從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上來處理正在覺醒的東方各國的鬥爭，殖民地國度的鬥爭的，他着重指出了我們的鬥爭與他們的鬥爭之間不可分離的聯系。列寧死了，但是列寧主義却在活着。

民族政策問題，現在在列寧逝世十年之後，在國際範圍內非常尖銳地提出來了。法西斯主義全力煽起瘋狂的民族主義，把它偶像化，把它與全世界勞動者底國際團結性對立起來。蘇聯乃是怎樣實現列寧的民族政策之榜樣。我們共產黨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了這個政策。達到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是要通過階級鬥爭之尖銳化的。而階級鬥爭之尖銳化正在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區內進行着。蘇維埃政權幫助各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大工業之發展，就鞏固了工人階級，教育了各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幹部。蘇維埃政權幫助各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農村經濟集體化之發展，即摧毀了富

階級之基礎，摧毀了小私有的心理底根源，這種心理正在培養着民族孤立主義底情緒。以前統治農村的剝削的上層分子看到自己的滅亡，正在與法西斯的民族主義聯盟中找尋出路，而在新的戰爭之威脅前面抬起頭來。最近我們在烏克蘭看到了這一點。蘇聯共產黨正努力反對各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內民族主義小集團底復活，要求共產黨員在這一戰線上須有很大的警惕性；同時並指出，在與各個民族主義小集團底民族主義作鬥爭時，對於大國沙文主義底表露還要表現很大的慎重，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底表露還依舊是主要的危險。

蘇聯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政策把蘇聯變成了國際範圍內日益展開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底前哨，變成了準備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哨。

※

※

※

本書是收集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論文、演說及他所起草的決議案而編成的。我們把全部材料分爲四編：一、民族紛爭與工人反對它的鬥爭；二、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之分割、殖民地壓迫及民族自決權；三、蘇維埃政權與民族問題；四、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在這一鬥爭中的作用。

第一編所收集的是一八九四——一九〇一年這一時期的論文，這些論文是描寫俄國專制政體在民族問題領域內的政策的。在這裏我們只加上了列寧『論虐殺猶太人』的演說，此文是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在一九一九年作的，其目的是在反對舊的殘餘。其次，

在第一編內還加入了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這一時期的一些論文，這些論文都是明確地提出工人階級底民族政策的。

第二編包括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時期，收集了這一時期的論文。

第三和第四編包括十月革命後的一個時期，但在這一時期內並不是嚴格按編年的程序來排列材料的，有時把比較一般性的論文則排在前面。

本書容量不許我們收入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一切論文、演說及他所起草的決議案。因此，只是選取了一些最重要的。以同一原因，我們不能收入許多論文全部，只選取了其中最重要的部份。書末附了一個參考書目，這些論文和文件可幫助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人去更完全地熟識它們。

選擇材料和註釋的工作是由加里柴夫和索卜列娃兩同志作的。

N·克魯普斯加亞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

一 民族紛爭與工人反對它的鬥爭

## 論全世界工人利益與目的底一致性

——摘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與說明」——

……現今歐洲各國的工人，以及美洲和澳洲的工人，都和資本家階級底統治正在進行着鬥爭。工人階級底聯合和團結不限制在一國或一個民族底範圍以內；各國的工人政黨都大聲伸言，全世界工人底利益和目的是完全相同（一致）的。他們在一塊兒舉行共同的代表大會，向各國資本家階級提出共同的要求，創立大家統一舉行的、力謀自己解放的無產階級底國際節日（五一節），團結一切民族和一切國度底工人階級而成爲一個偉大的工人軍。各國工人底這種聯合是由於這種必要性所引起的，即統治工人的資本家階級把他們的統治不限於一個國度。各國間的商務聯系日益密切而廣泛；資本經常地由

○「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和說明」一文，係列寧寫於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起草綱領的問題，在一八九五年列寧所成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爭取解放聯合會」內，即已發生。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該會的領導者，以列寧爲首，都被捕了，列寧在獄中寫了綱領草案。

這一國移至別一國。銀行這種巨大的資本庫，從各地把資本收集起來，而把它加以分配，貸給資本家。銀行日益由民族的銀行成爲國際的銀行，它從各國把資本收集起來，把它們分配給歐洲和美洲的資本家。龐大的股份公司組織起來，已不是在一個國度內，而是一下子在幾個國度內開辦資本主義的企業；於是出現了資本家底國際會社。資本底統治是國際化的了。這就是爲什麼各國工人求解放的鬥爭，只有在工人反對國際資本的共同鬥爭之下，才能有成效。這就是爲什麼德國工人、波蘭工人、法國工人，在反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中，也是俄國工人底同志，正如俄國的資本家、波蘭的資本家、法國的資本家，是它的敵人一樣。所以，近來外國資本家特別情願把他們的資本移到俄國來，在俄國設立他們工廠作坊底分部，並成立在俄國開辦新企業的會社。他們餓狼似地進襲年輕的國度，因爲在這種國度裏，政府對資本的親切懇懇，舉世所無，因爲在這些國度裏，他們可以找到比在西方更少團結、更少抵抗能力的工人，因爲在這種國度裏，工人底生活水平，因而以及他們的工資，都是非常的低微，以致外國資本家可以獲得巨大的、在本國所空前未有的利潤。國際的資本已向俄國伸出了他們的手。俄國的工人應當向國際工人運動伸出手來。

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

(全集，第一卷，四三五——四三六頁)

## 中國的戰爭

俄國正在結束着對中國的戰爭；許多軍事區域被動員了，耗費了數萬萬盧布，派遣了數十萬軍隊開赴中國，打了一系列的仗，獲得了一系列的勝利——誠然，這種勝利，與其說是對敵人正規軍之勝利，毋寧說是對中國游擊隊之勝利，尤其是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人之勝利，淹死他們，虐殺他們，乃至殘殺婦孺，至於強劫皇宮、住宅及商舖，更不用說了。而俄皇政府和仰承鼻息的報紙，都慶祝勝利，歡呼剛勇的軍隊之新戰功，歌誦中國野蠻性之被歐洲文化所擊敗，歌誦俄羅斯「文明使命」在遠東之新成功。

○ 這篇文章是因一九〇〇年中國所爆發的民衆反對外國奴役者的巨大起義（所謂義和團起義）而寫的。其時英、法、德、日、俄等帝國主義國家侵犯中國，以空前未有的殘酷性壓服起義，強迫中國賠款六萬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四萬萬五千萬兩）。此款要榨取多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放棄了分給俄國的賠款，由中國政府將此款用作國民教育經費。

○ 「文明使命」即普及文化教育之意。帝俄政府在這個口號掩護之下，事實上是進行掠奪中國的政策。

在這種歌功頌德的慶祝聲中，只是未曾聽到覺悟的工人底聲音，數百萬勞動人民底這些先進代表者底聲音。正是勞動人民担負了新的勝利出征底全部重担；從他們當中徵援了工作者派赴遠地，從他們身上徵收了特別提高的稅捐以應付數百萬的戰費。我們試探究一下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對於這次戰爭應表示怎樣的態度呢？戰爭究竟是爲了誰的利益而進行的？俄國政府所抱的政策究竟有怎樣的真正的意義？

俄皇政府首先倡言說，它甚至不是與中國開戰的：它只是在鎮壓暴亂，削平反叛者，幫助合法的中國政府恢復合法的秩序。固然，戰爭是沒有被宣佈的，但事情的本質並沒有因此而有絲毫的改變，因爲戰爭反正是在進行着。我們試想中國人爲什末反抗歐洲人？「美人、法人、俄人、日人等如此熱心鎮壓的這次中國叛亂究竟是由什末所引起的？主戰者倡言，是由於「黃種仇視白種」，「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是的，中國人確是嫉惡歐洲人的，然而他們究竟嫉惡那一種歐洲人呢？並且是爲了什末呢？中國人並不是嫉惡歐洲人民，——他們彼此之間是沒有何種衝突的，而是嫉惡歐洲的資本家和服從資本家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了中國只是爲了得利發財之人，那些利用其被稱讚的文明只是爲了誑騙、掠奪、暴行之人，那些對中國開戰只是爲了獲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權之人（一八五六年英法對華戰爭），那些偽善地用傳播基督教之名以掩護掠奪政策之人，中國人能不憎惡他們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對中國老早就在進行着這種掠奪政策！而現今俄國專制政府也參與其列了。把這種掠奪政策，應稱爲殖民地政策。凡是



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達的國度，都在很快地尋求殖民地，即尋求這樣的國度，在這種國度裏面，工業不大發展，尚以多少家長制的生活著稱，向那裏可以銷售工業生產品，以攫取優厚的利潤。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爲了區區少數資本家發財，都進行了無窮的戰爭，驅殺兵士於有害健康的赤道國度，拋擲從人民身上搜刮來的數百萬款項，使人民達到了作必死的起義和餓死的地步。試回想一下印度土人反抗英國的起義和印度的飢荒，或現在英人對非洲布爾人<sup>①</sup>的戰爭吧。

現在歐洲資本金底貪婪之爪又伸向中國了。俄皇政府不啻是最先伸出的，但是它現在却袒護自己的「毫無野心」。它「毫無野心」地奪取了中國的旅順口，並吞滿洲，在俄國軍隊保護之下建築鐵道。於是歐洲各國政府都一個一個拚命掠奪中國領土（錯了！錯了！是「租借」<sup>②</sup>！），倡言瓜分中國的議論。如果直說的話，那可以說，歐洲各國政府早已開始瓜分中國了（而俄皇政府幾乎是站在他們的前列）。不過他們不是公開地開始瓜分的，

① 英布戰爭發生於一八九九—一九〇三年，一方爲南非獨立的布爾共和國，一方爲帝國主義的英國，因英國力謀侵佔富於黃金的南非所引起。英國帝國主義者曾進行了殘酷的戰爭，以反對布爾人，直到使兩個共和國服從自己的統治爲止。

② 列寧在這裏給租借一詞加上括弧，是因爲歐洲各國政府像沙俄政府一樣，託言租借，事實上是強奪中國領土，因爲通常條約都是在帝國主義武力壓力之下迫使中國簽字的。比如帝國主義者迫使中國簽訂「租借」土地九九年。

而是像偷兒一樣，鬼鬼祟祟地開始瓜分罷了。他們偷竊中國，像從屍體上偷竊一樣，而當這個假想的屍體試圖加以反抗的時候，他們就如對待野獸一般大加攻擊，燒燬整個的村落，把居民淹死在黑龍江中，槍斃和殘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及其妻子。此種基督教的勳功偉績，則伴以反對野蠻的中國人的呼聲，說他們竟敢舉手打文明的歐洲人。俄皇專制政府於其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遞給各國的照會中說：俄國軍隊之佔領牛莊及開入東三省境內，乃是臨時的辦法；此種辦法純係『爲擊退中國叛民侵略行動之必要所引起』，它們『並不能證明帝國政府有什末野心計劃，此野心計劃乃爲帝國政府之政策所不取』。好一個可憐無告的俄皇帝國政府！它竟這樣地其督教式的清廉，人們侮辱它是如何地不公道呵！它於數年前就毫不貪婪地佔領了旅順口，現在又毫不貪婪地佔領了東三省，它在與俄國毗連的中國區域駐滿了大包商、工程師及軍官等惡徒，這些人的行爲，竟使以溫順著名的中國人也憤激不堪，建設中東鐵路時，給中國工人每日只付一毛錢生活費，這還不是俄羅斯的貪婪嗎？

俄皇政府在中國實行這種狂暴的政策，可拿什末來說明呢？此種政策是對誰有利的呢？它只是對區區少數與中國通商的大資本來，對區區少數輸出商品到亞細亞市場去的工廠主，對區區少數現在因承辦製造限期軍需定貨而賺得無數金錢的大包商（製造武器、軍需品等的一些工廠，現在日夜工作，並添僱了數百新的日工）有利的。這種政策是對區區少數在文武官職上佔據最高位置的貴族有利的。他們需要冒險政策，因爲在這

種政策中他們可以升官，趁野心，因「功勳」而留芳名。故俄皇政府毫不動搖，犧牲全國人民的利益，以謀這區區少數資本家與官僚的利益。這次像平常一樣，沙皇專制的政府也成了不負責任的官僚之政府，此輩官僚總是奴隸般地屈從於區區少數大資本家和朝廷貴族之下的。

侵略中國，對俄國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有怎樣的利益呢？成千的家破人亡（因其工作者被徵去作戰了），公債和戰費底巨大增長，稅捐底增加，資本家——工人剝削者權力底加強，工人生活狀況底惡化，農民死亡底加多，西伯利亞的飢荒——這就是對華戰爭將要帶來而且已經帶來的東西。全部的俄國刊物，一切報紙和雜誌，都是奴隸成性的，如不得政府官吏底許可，它們不敢登載任何消息。因之，關於此次對華戰爭，使人民負擔了幾何，我們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是毫無疑義的，它是要耗費數萬萬盧布的。有一個消息說，政府根據一個未頒佈的勅令，一次就為戰爭付出了一萬萬五千萬盧布，以後經常戰費每三四天就需費一百萬盧布。政府耗費了這些血腥的錢，它無窮無盡的剋扣飢餓農民的救濟費，一個戈比也要講價錢；它不把錢用於國民教育，它像任何一個富農一樣，從官辦工廠工人和從郵局小職員等身上榨取血汗。

財政總長維德宣佈，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國庫有閒放現款二萬萬五千萬盧布，現在這些錢已經沒有了，它們都用於戰爭了，政府正在發行公債，增加稅捐，因財政竭蹶而縮減必要的政費，停止鐵路的建設。沙皇政府有瀕於破產的威脅，但是它仍投入侵略政策

中，此種侵略政策不但需要鉅大的款項，並且有捲入更危險的戰爭的危險。此次聯合攻擊中國的歐洲列強已開始因分贓不均而彼此爭吵了，無人能說，這次爭端的結局如何！

但是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本身，不僅是對人民利益的侮辱，而且力謀敗壞人民羣衆底政治意識。僅靠武力維持的政府，它就經常抑制或鎮壓人民的憤怒，這種政府早已意識到了這個真理，即人民的不滿是無法可以消除的；應當設法把這種不滿從政府方面轉移到其他方面去。例如燃燒對猶太人的仇視；卑劣的報紙造謠中傷猶太人，似乎猶太工人正如俄國工人一樣，沒有受到資本和警察政府壓迫的痛苦。在目前報紙上又掀起了反對中國人的運動，大聲疾呼什末野蠻的黃種人，黃種人對文明的仇視，俄國所負的領導任務，俄國士兵在戰爭中如何興奮以及其他等等。匍匐在政府與錢袋前面的新聞記者，大賣氣力，爲的在人民中燃燒起對中國的仇恨。可是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排擠過俄國人民；中國人民自己亦如同俄國人一樣，受着亞洲式政府（它從飢餓的農民身上敲榨貢稅，並以武力壓服求自由的任何志向）的痛苦，受着已侵入中國的資本之壓迫之痛苦！

俄國工人階級開始突破人民羣衆所處的那種政治閉塞與黑暗狀態。因此，一切覺悟的工人担負着一個責任，就是用全力起來反對那些挑撥民族仇恨和使勞動人民之注意力離開其真正敵人之人。俄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乃是一種犯罪的政策，這種政策更使人民破產了，更使人民敗壞和更受壓迫了。沙皇政府不僅把我們的人民控制在奴隸狀況之中，

並且還派遣他們去鎮壓其他起來反對自己奴隸制的人民（如一八四九年俄國軍隊會壓服了匈牙利的革命）。它不僅幫助俄國資本家去剝削自己的工人，把工人的兩手束縛起來，使他們不能團結和自衛，而且它爲着區區少數富翁和顯貴的利益，派遣軍隊去掠奪其他的人民。爲了解脫戰爭加於勞動人民的新羈絆，只有一個手段：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結束政府的專橫，迫使政府顧慮到不僅宮廷狗黨的利益而已。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

（全集，第 卷，六〇——六四頁）

## 論虐殺猶太人

把仇視猶太人的舉動叫做反猶太主義。當可咒的沙皇君主政體臨到末日的時候，它曾竭力挑唆愚昧的工人和農民去反對猶太人。沙皇的警察，跟地主和資本家聯合起來，舉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地主和資本家曾力謀把飢寒交迫的工人和農民的仇恨，導向到猶太人身上去。在別的国家裏，也常常看到，資本家燃起對猶太人的仇視，爲的弄瞞工人的眼睛，使他們的視線離開勞動者底真正敵人——離開資本。對猶太人的仇視，只有在地主和資本家之奴役造成了工人和農民之漆黑一團的地方，才牢牢地保持着。只有全然愚昧、全然閉塞的人，才能相信反猶太人所傳播的謠言和誹謗。這是舊的農奴時代底殘餘，在農奴時代教士硬用乾柴焚燒異教徒，那時存在的是農民奴隸制，那時人民是被壓抑得毫無聲息的。這種舊的農奴制的黑暗正在消逝着。人民看見光明了。

勞動者底敵人並不是猶太人。工人底敵人則是各國底資本家。猶太人中間有工人，有勞動者，——他們佔着多數。就受資本的壓迫說來，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就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說來，他們是我們的同志。在猶太人中間有富農、有剝削者、有資本家，像

在俄國人中間，像在其他民族中間有富農、有剝削者、有資本家一樣。資本家們都力謀散播和燃起各教派、各民族、各種族工人間的仇視。非工人的人民是由資本的力量和政權所控制着。富有的猶太人，像富有的俄國人，像各國富有的人一樣，他們彼此聯合起來，抑制、壓迫、掠奪及離間工人。

折磨和追究猶太人的可咒的沙皇制度是可恥的。凡散播對猶太人仇視心的人，凡散播對其他民族仇恨心的人，都是可恥的。

一切民族底工人在推翻資本的鬥爭中的兄弟般的信任和戰鬥的聯合萬歲。

一九一九年

（全集，第二十四卷，二〇三頁）

## 芬蘭人民底抗議（摘錄）

……芬蘭是於一八〇九年，是在跟瑞典戰爭期間併入俄國的。芬蘭人本是瑞典國王底臣民，俄皇亞歷山大一世希望把芬蘭人引誘到自己方面來，他決定承認和批准芬蘭的舊憲法。根據這個憲法，非經一切等級代表會議底同意，不得頒佈、改變、解釋或廢止任何基本法。而且亞歷山大一世在幾次宣言中都『莊嚴地』批准了『嚴密保護邊疆特殊憲法的諾言』。

以後一切俄國的皇帝，遠尼古拉二世在內，都批准了這個宣過誓的諾言，尼古拉二世在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六日）的宣言裏面……『允諾保存基本法，保持其不可違犯的和不可變更的力量和效用。』

然而不到五年，俄國沙皇竟然成了違犯誓言之人。自叛賣的和爬行的刊物長久地攻擊芬蘭以來，曾頒佈了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十五日）的『宣言』，這個宣言規定了新的程序：不經代表會議底同意，不得頒佈法律，『要是這種法律有關全國的需要或與帝國的立法有聯系的話』。



這是一種對該憲法底彰明顯著的違犯，這是一種真正的國家政變，因為對任何法律都可以說它是有關於全國的需要的！

而且這個國家政變是用暴力來完成的，因為總督鮑布里柯夫曾以進軍芬蘭相威脅，要是上院拒絕公佈宣言的話。駐在芬蘭的俄國軍隊，已經發給（據俄國軍官的話）作戰的子彈，馬已經備上了鞍子等等。

隨在第一次暴行之後，又來了無數列的其他暴行，如接二連三地禁止芬蘭報紙，取消集會之自由，以及俄國特務和卑劣的挑釁者（他們煽動暴動）惡徒橫行芬蘭等等。最後，未經議會底同意，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二日）曾頒佈了兵役法，——這個法律在請願書中已足够地分析過了。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的宣言及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法律都是非法的，這是違犯誓言的人和 Bagri-Basovitch 賊匪（它叫做沙皇政府）之一種暴行。二百五十萬芬蘭人自然是想不到什末起義的，但是我們俄國公民却應當想一想那落在我們身上的恥辱。我

○這兒是指芬蘭人民於一九〇一年呈交芬蘭議會轉呈沙皇的請願書而言的。這個請願書是對俄國政府的強暴政策，表示抗議，因為俄國政府侵犯了芬蘭的憲法，因而違犯了俄皇一再對芬蘭所作的誓言。

○ Bagri-Basovitch（就字義講是發覺的頭之意）乃是十八和十九世紀土耳其騎兵隊騎兵之稱呼，這種騎兵以不守紀律、殘酷、魚肉和平居民著稱。

們大家還是這樣程度上的奴隸，以致人家在利用我們去把別的民族變為奴隸。我們大家還在忍受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不僅以劊子手的殘忍壓服俄國一切爭自由的努力，而且利用俄國軍隊去暴力地侵犯他人的自由！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全集，第四卷，三三七——三三八頁）

## 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

俄國是一個在民族關係上龐雜的國度。政府的政策乃是由資產階級所支持的地主之政策，這種政策澈頭澈尾地爲黑幫的民族主義所浸透。

這種政策，其鋒芒是反對俄國的多數民族，這些民族構成了俄國人口的多數。與此並進，其他各民族（波蘭、猶太、烏克蘭、喬治亞等）底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也在抬頭着，這種民族主義力謀以民族的鬥爭或爭取民族文化的鬥爭使工人階級離開他們的偉大的世界任務。

民族問題要求一切覺悟的工人要有明確的提法和決定。

當資產階級跟人民在一塊兒，跟勞動者在一塊兒爲自由而鬥爭的時候，他們堅持民族之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先進的國度，如瑞士、比利時、挪威等，都給了我們一種榜樣，這種榜樣告訴我們，幾個自由的民族，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怎樣和平地共居一起或如何和平地彼此分離開來①。

① 在挪威，於一九〇五年，人口之多數曾用投票的辦法參加挪威與瑞典分離問題之解決，根據所提出的決定，挪威會和平地與瑞典分離。

現在資產階級却害怕工人，尋求與蒲里什克維區<sup>①</sup>們、與反動派的聯盟，而叛變民主主義，主張民族之壓迫或不平等，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來誘惑工人。

在今日，只有無產階級一個才是主張民族之真正自由和一切民族底工人之統一的。要使各個不同的民族自由而和平地共居一起或分開（如果這對於他們更方便的話）而構成不同的國家，就需要有工人階級所堅持的完滿的民主主義。不許那一個民族，不許那一個語言享有一個特權！不許對少數民族有絲毫的壓抑，有絲毫的不公平！——這就是工人民主之原則。

資本家們和地主們千方百計希望離開各民族底工人，而他們當中的強者自己却和好地共同相處，正如『收益豐厚』的百萬『專業』（如林那金鑛<sup>②</sup>之類）之股東——正教

① 蒲里什克維區是貝沙拉比亞的地主，國會議員，君主主義者。他曾成立了『俄國人民協會』和『米海爾·阿爾罕格爾協會』，專以進行虐殺猶太人和刺殺革命者。蒲氏曾是最顯明的黑幫和反動派之一，此種黑幫和反動派對少數民族進行最肆無忌憚的壓迫之政策。

② 林那金鑛是在西比利亞荒無人烟的地區。俄國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合辦了一個『林那金鑛會社』，該會社享有若干沙皇政府部長之庇護，對金鑛工人施以最野蠻的剝削。一九一二年三月該鑛工人罷工，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增加工資、限制行政方面在冬季閉除工人之權利。沙皇政府派軍隊前去彈壓，逮捕了罷工委員會，四月四日（十七日）工人向鑛方請願，要求釋放罷工委員會，沙皇軍隊開槍射擊徒手工人，死者二七〇人，傷者二五〇人。這一慘案激動了一切工人，引起了俄國全國罷工，以示抗議。林那事件成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俄國革命運動重新高潮底重大刺激。

徒和猶太人，俄國人和德國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凡有資本之人，都親睦地剝削各民族底工人一樣。

覺悟的工人主張各民族底工人在一切和任何教育、職業、政治等等工人組織上的完全統一。讓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以否認或小視烏克蘭人底平權去玷辱自己吧。讓各民族底資產階級拿民族文化、民族任務等等的虛偽詞句去安慰自己吧。

工人是不許用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自主」⊖的任何甜言蜜語來離開自己的。一切民族底工人都齊心地、親睦地在共同的組織裏主張充分的自由和充分的平權——真正文化之保證。

工人是在全世界上創立他們自己的、國際主義的文化。自由之宣道者和壓迫之敵人都早已準備好了這種文化。工人是以一切民族勞動者統一之新世界來對抗舊世界、民族

⊖「立憲民主黨」是俄國自由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之政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該黨曾站在摧殘革命的君主專制方面；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該黨曾完全支持沙皇政府，力謀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為止，保證其侵略目的（奪取康士坦丁堡及海峽、加里西亞等地）之實現。一九一七年該黨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瑟維克支持之下，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裏，力謀鎮壓革命，在十月革命後內戰時期，該黨在帝國主義國家幫助之下，進行反革命的鬥爭，以反對蘇維埃。

⊖關於民族文化自治本質之解釋，可參看本書列寧「論「民族文化」自治」一文。

壓迫、民族殘殺或民族隔離之世界的，在這種新世界裏是不許有一個特權、是不許有絲毫人壓迫人之事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一〇）

（全集，第十六卷，二八九—三〇〇頁）

## 民族問題提綱①(摘錄)

一、我們綱領②關於民族自決的一節，除從政治的自決，即從分離與成立獨立國家之權之意義解釋外，再不能有別的解釋。

二、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③，社會民主綱領的這一條是絕對必要的：

(甲) 爲了一般民主主義底基本原則；

(乙) 由於在俄國境內並且在其邊疆有着一整列的民族，這些民族都有着顯著特殊的經濟的、生活的條件等，而且這些民族（像除了大俄羅斯人以外俄國底一切民族一樣）是受沙皇君主政體的難以置信地壓迫的；

(丙) 最後，由於在整個東歐（奧國和巴爾幹）和亞洲，即在與俄國接壤的各

① 列寧寫這個提綱是與他於一九一三年在瑞士所作的民族問題的報告有關的。

② 即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十一次大會所通過的綱領第九節，該節說：「加入國家的一切民族，均有自決權。」

③ 列寧在這裏所說的，是指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社會民主黨人而言的。

國，各國之資產階級民主的革新，不是沒有完結，便是還剛剛開始，這一革新在世界各地都在或多或少程度上引導到獨立的民族國家之創立或具有最接近和互有血統的民族成份的國家之創立。

(丁) 俄國在今日限其周圍的一切國度——從西方的奧國（在該國，從一八六七年起，政治自由與憲法制度之基礎，即已鞏固，而現在又實行了普選法）起，到東方共和國的中國止——比較，是一個有着最落後最反動的國家制度的國度。所以，俄國底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在其一切宣傳中堅持一切民族有成立單獨國家或自由選擇他們所願加入的國家之權。

三、社會民主黨對於一切民族有自決權之承認，要求社會民主黨人：

(甲) 他們要對於支配民族（或構成人口多數的民族）對在國家關係上願意分離的民族施用暴力，不論具有任何形式，均須無條件地加以敵視；

(乙) 他們要要求，只有根據該領土居民之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才能決定這種分離的問題；

(丙) 他們既要跟黑幫十月派⊖又要跟自由資產階級派⊕（「進步派」⊕，立

⊖ 黑幫十月派——在十月革命以前把沙皇專制政體底擁護者叫做黑幫派，他們是由人口中落後、愚昧的分子（流浪者、竊賊、小商人、守門人等）組織成的，專幹虐殺猶太人，



憲民主黨人等)進行不可減弱的鬥爭，以反對他們對一般民族壓迫之任。何辯護或允許或特別是他們對民族自決權之否定。

四、社會民主黨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之承認並不意味着社會民主黨人放棄對某一民族之國家分離在每一個別場合下的適宜性之獨立估計。反之，社會民主黨人正應當予以獨立的估計，既要考慮到資本主義發展及聯合起來的各民族資產階級對各民族無產階級壓迫之條件；又要考慮到民主主義之一般任務，第一是和首先是考慮到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之利益。

從這個觀點說來，對於以下的情況要特別加以注意。在俄國，由於一整列的歷史的和生活的條件（這些條件能够極容易極『自然』地實現其分離權），有兩個最文化和最孤立的民族。這就是芬蘭和波蘭。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表明，甚至在這兩個民族裏面，支配階級——地主和資產階級，因害怕芬蘭和波蘭底革命的無產階級，拒絕了爭取自由的革命鬥爭，而尋求與俄國支配階級及與沙皇君主政體之接近。

制裁革命人士等的勾當。加入黑幫組織的有「俄國人民協會」和「米海爾·阿爾罕格爾協會」，後者的頭子則為大地主、教士、商人。十月十七日協會會員叫做十月派，該會產生於一九〇五年，目的在擁護沙皇制度。該會是由大工商資本之代表者和一部份地主構成的。

② 自由資產階級派可參看「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一文第四條註文（本書二八頁）。  
 ③ 進步派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接近十月派。

所以，社會民主黨應當以全力使一切民族底無產階級和勞動階級覺戒他們被「自己」的「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口號所直接欺騙，因為這種資產階級拿關於「祖國」的甜蜜的或火熱的語言力謀離間無產階級，並把他們對資產階級底勾當之注意轉移開來，而資產階級則與別國資產階級和與沙皇君主政體訂立了經濟的與政治的同盟。

要是沒有一切民族底工人在一切毫無例外的工人組織上的最密切的和最圓滿的聯合，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進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和堅持自己的日當的經濟利益。

除了用革命的鬥爭以推翻沙皇君主政體和代以民主共和國的方法以外，無產階級是不能獲得自由的。沙皇君主政體是排斥民族之自由與同權的，此外，它還是歐洲及亞洲底野蠻、獸性、反動底主要堡壘。只有俄國一切民族底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才能推翻這種君主政體，因為無產階級能够領導一切民族底勞動羣衆中的澈底民主的和能進行革命鬥爭的分子。

所以，工人把與「自己」民族底資產階級之政治統一看作高出於與一切民族底無產者之完全統一之上，這就違犯了自己的利益，違犯了社會主義之利益與民主主義之利益。

五、社會民主黨人在堅持澈底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時，要求實行各民族底無條件的平等，而反對有利於某一個或幾個民族的任何特權。

特別是社會民主黨是駁斥「國」語的。在俄國，這種東西是特別多餘的，因為俄國

人口中十分之七以上是屬於有血統的斯拉夫族，這些斯拉夫族在自由的國家裏在自由的學校之下，由於經濟流通之要求，對某一語言不予以任何「國家」的特權，也是很容易達到談話之可能的。

社會民主黨要求取消俄國舊的行政區劃，這種區劃是由封建專制政體國家底封建地主和官吏所規定的，而代以現代經濟生活之要求為基礎並盡可能與人口民族成份相一致的區劃。

凡國內以生活習慣特點或人口民族成份著稱的區域，應享有廣大的自治和自主，其機關須根據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來組成。

六、社會民主黨要求頒佈全國性的法律，以保護國內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少數之權利。根據這個法律，凡民族多數企圖藉以為自己造成民族特權或縮減民族少數權利（在教育事業、使用某一語言、預算……方面）的任何措施，應宣佈無效，而此種措施之實行，應受懲罰。

一九一三年七月

（全集，第十六卷，五〇七——五〇九頁）

## 民族問題決議案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一九一三年夏季會議○通過——

黑幫民族主義的猖獗，自由資產階級中間民族主義傾向的增長，被壓迫民族上層分子中間民族主義傾向的加強——凡此一切在現今都把民族問題提到顯著的地位。

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形勢（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猶太工人同盟○、取消派○等取消黨網底企圖）迫使黨對這個問題還要更加注意○。

本會議依據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爲了正確地提出社會民主黨關於民族問題的鼓動起見，特提出以下的論題：

一、要是民族和平在以剝削、利潤、紛爭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有可能，那末，

○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夏季會議，係於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至十四日在加里西亞的羅寧（在克拉科夫附近，布爾塞維克中心所在地）舉行，有黨的工作人員參加。把該會議叫做夏季會議，是爲了秘密的原故。民族問題爲會議底中心問題之一，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曾作了報告。

這只有在「一貫的、澈底民主主義的共和主義的國家制度之下才能辦到，因為這種國家制度可保證一切民族和語言底完全平等、義務國語底取消；並可保證居民在學校裏用一切地方語言授課；同時保證，將宣佈某一民族的任何特權無效，對少數民族法律不得有任何違犯的基本法，包括在憲法以內。而根據當地居民自己對經濟和生活習慣條件的估計、人口的民族成份等等，實行廣泛的區域自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並規定實行自治和自主的區域之邊界，尤為必要。

① 猶太工人同盟，簡稱「奔得」，成立於一八九七年，它實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及民族主義的政策。它完全支持孟塞維克，並跟他們共同進行鬥爭，以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在民族問題上該同盟主張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

② 取消派是孟塞維克，是「馬克思主義底叛變者和民主主義底叛變者」（列寧）。在俄國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暫時失敗後，取消派放棄為新的革命而鬥爭，以改良主義的口號（聯合自由，修正第三屆國會立法等等）代替革命口號（共和國，八小時工作日，沒收土地等），反對工人階級底非法政黨，主張成立適應於存在條件的公開的黨。列寧把此種黨稱之為「斯托雷賓的「工」黨」。取消派反對群眾罷工與街頭示威的展開，把工人運動的任務降低到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水平上。

③ 列寧在這裏是指托洛茨基於一九一二年八月在維也納所召集的會議而言，即所謂「八月聯盟」，其目的是在把各種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集團聯合起來，以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參加者有取消派、猶太工人同盟、前進派、高加索孟塞維克、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及托派黨代表。在民族問題上，該會議亦主張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

二、在一個國家底境界以內，實行民族分校，從一般民主底觀點，特別是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之利益之觀點看來，是絕對有害的。俄國猶太人底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及各民族底市僧的機會主義分子所採取的所謂『民族文化』自主或『成立保障民族發展自由的機關』之計劃，正是歸結爲這樣的劃分。

三、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某一國家內的一切民族底工人合併起來而成爲單一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政治的、職業的、合作社教育的組織。只有各民族工人底這種合併而成爲單一的組織，才使無產階級有可能去跟國際資本和反動派、以及跟各民族底地主、教士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之宣傳和意圖作勝利的鬥爭。因爲各民族底地主、教士、及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通常都是在『民族文化』的旗幟之下實行其反無產階級的意圖的。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正在創造着而且每天都在更加發展着無產階級底國際文化。

四、至於說到被沙皇君主政體所壓迫的各民族之自決權，即分離和成立獨立國家之權，則社會民主黨應當無條件地堅持這種權利。一般國際民主主義之基本原則既要求如此，而俄國多數人口所受沙皇君主政體的空前未有的民族壓迫，尤其要求如此。沙皇君主政體本身與歐洲和亞洲的鄰國比較，乃是最反動和最野蠻的國家制度。其次，大俄羅斯居民底自由事業，也要求如此。要是大俄羅斯的黑幫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由許多對民族運動之血腥制裁傳統所支持，而且不僅被沙皇君主政體和一切反動政黨所有系統地培養，並且被向君主政體卑躬屈膝的大俄羅斯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所有系統地培

養，尤其是在反革命時代）不被剷除盡淨，那末大俄羅斯居民是無力創造民主國家的。

五、把民族自決權的問題（即國家憲法保證用完全自由的和民主的方式解決分離的問題）跟某一民族分離適宜性的問題混同起來是不可允許的。後邊這個問題，社會民主黨應當在每一個別場合之下完全獨立地從全部社會發展之利益及從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底利益之觀點，加以解決。

在這一點上，社會民主黨應當注意到，被壓迫民族底地主、教士、資產階級往往用民族主義的口號粉飾離間工人和愚弄工人的意圖，而他們在背後則跟統治民族底地主和資產階級勾結，以損害一切民族底勞動羣衆。

本會議把民族綱領的問題列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日程上。會議請中央、黨報、及地方組織盡可能詳細地闡釋（用小冊子、討論會等）民族問題。

一九一三年

（全集，第十七卷，一一——一三頁）

## 需要義務的國語嗎？

自由主義者跟反動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至少承認初級學校有用本土語授課之權。但是他們跟反動派完全相同的地方，則是他們主張應有義務的國語。

義務的國語是意味着什麼呢？這在實踐上是說，把大俄羅斯人（佔俄國人口的少數）底語言，強加於俄國的一切其他居民。每一個學校用國語授課，應是義務。一切官方的業務，必須應用國語，而不用當地居民的語言。

凡擁護義務國語的政黨是拿什麼理由來辯護義務國語的必要性呢？

黑幫派底「論據」自然是很簡單的：必須嚴格地控制一切異族，不許他們「放肆」。俄羅斯應是不可分割的，一切民族應當服從大俄羅斯的原則，因為大俄羅斯人似乎是俄羅斯土地底建設者和集成者。因此，統治階級底語言應該是義務的國語。蒲里什克維區老爺們甚至不惜完全禁止「狗的方言」，而俄國百分之六十的非大俄羅斯居民則是說這種「狗的方言」的。

自由主義者底立場是「文化」的多和「巧妙」的多。他們主張在某種限度之內（例



如初級學校)允許本土語。但同時，他們堅持國語的義務性。這似乎爲了「文化」之利益，爲了「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俄國之利益，而是必要的。

「國家性乃是文化統一之確立。……國語必須列在國家文化以內。……政權之統一乃是國家性之基礎，國語乃是這一統一之工具。國語具有這樣強制的和一般義務的力量，如像國家性之一切其他形式一樣……

要是俄羅斯注定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那末就得堅決地堅持俄國文學語言底國家適宜性。」

這就是自由主義者關於國語必要性之典型的哲學。

這幾句話是我們從自由主義的報紙「日報」(第七號)上所載巴特拉什金的一篇文章中抄來的。根據完全可理解的原因，黑幫派的「新時代」，爲了這種思想，給該文的作者報以豐裕的一吻。巴特拉什金老爺在這篇文章裏表露了「完全健全的思想」，——孟什柯夫○底報紙(第一三五八八號)說。黑幫主義者經常以這種非常「健全」的思想，稱讚民族自由主義的「俄國思想」。要是自由主義者靠「文化」論據之幫助，宣傳新時代派這末喜歡的東西，怎麼不稱讚呢？

○ M. 孟什柯夫是一個狂熱的黑幫主義者，猶太人消滅主義者，曾在反動的黑幫報紙「新時代」上合作過。一九一九年被蘇維埃政權槍決。

俄羅斯語是偉大的和雄壯的，自由主義者告訴我們說。難道你們不願使每個住在俄國任何邊疆的人懂得這個偉大而雄壯的語言嗎？難道你們沒看見俄羅斯語豐富了異族之文學，使他們得以欣賞偉大的文化價值嗎？等等。

這一切都是對的，自由主義者老爺們，——我們答覆他們說。我們比你們更好地知道，杜爾介涅夫、托爾斯泰、多布羅留波夫、切爾尼謝夫斯基底語言都是偉大的和雄壯的。我們比你們更加希望，住在俄國境內的各民族之被壓迫階級之間，要建立盡可能更親密的來往和兄弟般的統一。顯然，我們主張，俄國底每一居民有學會偉大的俄語之可能。

我們所不願意的，只是強制性之成份這一個東西而已。我們不願用棍趕入樂園。因為不論你們關於『文化』說了如何美麗的話，但義務的國語總要件以強制，伴以棍打。我們想，偉大而雄壯的俄語是不需要使任何人應在棍棒之下去研究它的。我們相信，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生活底一般全部進程，正在引向一切民族相互間的接近。數十萬人正在由俄國的一角轉移至另一角，人口底民族成份正在混合着，孤立性和民族硬化一定要消滅的。凡以其生活和工作條件而需要知道俄語的人，正在學會它而不需要棍棒的。強制（棍棒）只會達到一點：它反使偉大而雄壯的俄語難以進入其他各民族集團，尤其主要的是加劇敵視、造成數百萬新的摩擦、加強忿怒，相互不了解等等。

誰需要這呢？俄國人民、俄國民力量是不需要這的。他們不承認任何民族壓迫，

即使是「爲了俄國文化與國家性之利益」，也是一樣。

這就是爲什末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說，必須要取消義務的國語，而保證居民在學校裏用一切地方語言授課，將宣佈某一民族之任何特權無效及對少數民族權利不許有任何違犯的基本法律包括在憲法以內。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全集，第十七卷，一七九——一八一頁）

## 民族平等法案<sup>○</sup>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團提交第四屆國會——

同志們！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團決定將下列關於廢止對猶太人及其他「異族」權力限制法案提交第四屆國會。

本法案廢止對一切民族：猶太人、波蘭人等之一切民族限制。它尤其詳細地論述了對猶太人的限制。原因是很明白的：俄國各民族當中沒有一個民族像猶太民族那樣受壓迫，那樣被迫害。反猶主義在有產者分子中間日益種下了深根。猶太工人受着雙重的羈絆：作為工人和作為猶太人。近幾年來，對猶太人的迫害竟採取了完

○ 本法案為列寧所起草，為的提交國會。議員彼得羅夫斯基所作的關於政府民族政策問題的演說草案，亦為列寧所草寫。

全難以置信的規模。單回憶一下反猶的大屠殺和貝利斯案件①就夠了。

在這種條件之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方面對猶太問題應予以應有的注意。

顯然的，猶太問題，只有與列在俄國程序上的基本問題在一起才能認真解決。很明白的，我們並不對民族主義的蒲里什克維赤式的第四屆國會，有所期待，以爲它能廢止對猶太人及其他「異族」之限制。但工人階級須要提高自己的聲調。俄國工人底聲調更應宏亮地反對民族的壓迫。

我們在公佈自己的法律草案時，希望猶太工人、波蘭工人、以及其他被壓迫民族底工人能表示自己對這個草案的意見，並提出自己的修正，如果他們認爲需要的話。

同時，我們希望俄國工人能用自己的宣言等，特別有力地支持我們的草案。

根據第四條，我們把應該廢止的條例和法規，另製成表，附在草案後邊。這個附錄包括約一百件單是關於猶太人的這樣的法規。

① 貝利斯案件即一九一三年審判貝利斯案件。貝氏被控，是爲了遵守宗教儀式目的，將俄羅斯小孩殺死。不管有司法部之粗暴壓力，貝利斯由陪審裁判無罪。沙皇政府和黑幫組織在扮演這個案件時，會竭力引起屠殺猶太人運動，藉以轉移對國內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之注意。這次案件會引起了強烈的社會譏諷和示威。

## 關於廢除對猶太人權利一切限制及與任何 民族出身或籍貫有關的一切一般限制之法律草案

- 一、住在俄羅斯的一切民族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二、俄國的任何一個公民，不分性別和宗教信仰，在政治權利及一般任何權利上，都不得根據其任何民族底出身或籍貫，加以限制。
- 三、凡在社會生活或國家生活任何範圍內限制猶太人的一切及任何法律、臨時條例、法律註解等等，完全廢止。第九卷第七六七條：「在沒有規定關於猶太人的特殊條例的一切場合，猶太人應從屬於一般的法律」一項，着即廢止。在居住權和遷徙權、教育權、担任國家和社會服務權、選舉權、兵役、在城市和鄉村購置和租借不動產權等方面，對猶太人之一切和任何限制，着即廢止；在利用自由職業上對猶太人之一切限制，着即廢止；等等。
- 四、凡限制猶太人權利而應廢止的法規、命令、臨時條例等等，須造一清單，附在本法律後面。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日（三月二十八日）

（全集，第十七卷，二九一——二九二頁）

## 論「民族文化」自主

所謂「民族文化」自主計劃或綱領（另稱爲「成立保障民族發展自由的機關」），其本質是在民族分校，即把學校事務按民族分辦。

一切公開的或隱蔽的民族主義者（其中如猶太工人同盟派），愈要企圖使這個本質模糊起來，則愈要堅持這個本質。

每個民族，不分屬於它的每個人是住在什末地方（不分領土，「治外」自主一名稱，即由此而來），都構成一個統一的、在國家上被承認的掌理各種民族文化事務的聯盟。這些事務之中主要的則是學校事務。用每個公民自由登記，他願加入任何一個民族聯盟的辦法，來規定民族成份，不分居住地，這便可以保證民族分校之絕對準確與絕對徹底。

有人問，從一般民主的觀點，特別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利益之觀點看來，這種分法是否被允許的呢？

只要把「民族文化自主」綱領之本質弄清楚，就足以毫不遲疑地答覆這個問題

了，——這是無條件不允許的。

只要各種民族住在一個國家裏邊，則數百萬數萬萬經濟性、法權性、生活風習性的線索便把它們聯系起來。怎樣可以把學校事務從這些聯系中挖出來呢？怎樣可以把它從國家的管理中『除外』呢，如像典型的（就毫無意義的特別強調的語氣說）猶太工人同盟的公式所說的？要是經濟把住在一個國家內的各種民族團結起來，那末在「文化」問題方面，特別是在學校問題方面，把它們永遠分開的企圖是盲目的，而且是反動的。反之，應當致力於在學校事務上把各民族聯結起來，以便在學校裏面準備那在生活中正在實現着的東西。在目前我們正看到了各民族底不平等及其發展水平底不一樣；在這種條件之下，民族分校，在事實上對於比較落後的民族不可避免地將是惡化。在美國，在以前實行奴隸制的南部諸州，迄今還是對黑人兒童另設學校，但在北方，白人和黑人是同校的。在俄國，不久以前曾產生了「猶太學校民族化」草案，即實行猶太兒童跟其他各民族兒童分校之草案。不用說，這個草案是產生於最反動的、蒲里什克維區的分子中間。

堅持民族分校的原則，便不能成爲民主主義者。請注意：我們目下還是從一般民主的，即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來立論的。

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觀點看來，更要無比堅決地出而反對民族分校的。誰不知道，特定國家內一切民族底資本家都是在股份企業裏面、在卡特爾和托辣斯裏面，在工



業協會裏面，極密切的、不可分離的合流在一起，以反對任何民族底工人？誰不知道，在任何資本主義企業——自龐大的作坊、礦山、工廠起，繼以商業公司，至資本主義的握有土地的農場止——裏邊，我們毫無例外地總會看見工人底很大的民族龐雜性，而與偏僻的、和平的、睡眠的鄉村裏不同？

對於發展的資本主義最熟悉和感受最深——他們從其生活中，甚至在吃娘奶的時候就培養下了階級鬥爭之心理——的城市工人，不自覺地而且不可避免地都會想到，民族分校，不僅是有害的想法，而且是資本家方面直接欺詐誑騙的想法。這種觀念之宣傳，尤其國民小學民族分校之辦法，可以分散、離間、削弱工人，但任何『民族文化自主』，無論如何却不能有任何分散、任何削弱辦法來威脅資本家，其子女則良好地保證有富有的私立學校和特別僱請的教師。

事實上，『民族文化自主』，即絕對純粹而澈底的民族分校，並不是由資本家所想出的（他們現在是使用更粗暴的手法以離間工人），而是由奧國機會主義的、市僧的知識分子所想出的。具有龐雜的民族成份的西歐民主國家中，不論那一國，都沒有過這個天才市僧的和天才民族主義的觀念。只有在歐洲東部，在落後的、封建的、僧侶的、官僚的奧地利——在那兒任何社會的和政治的生活，都由於爲了語言的可憐而微小的爭吵（甚至更壞：由於爲了語言的角、喧鬧）而停止了——才產生了失望的小資產者底這個觀念。要是不能使貓和狗和好的話，就在學校事務上絕對純粹和澈底地把一切民族永

遠分爲「民族庫里亞 (Ouzia)」吧——這就是產生愚蠢得可愛的「民族文化自主」的心理。意識了和重視自己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從不會有這種精練的民族主義的蠢事的。在俄國，只有猶太人底一切資產階級政黨，次爲（一九〇七年）各民族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民粹主義的政黨會議，再次爲近似馬克思主義的各集團底市僧的、機會主義的分子，即猶太工人同盟派和取消派（取消派甚至害怕直接公開地、十分確定地做這一點），才採取了「民族文化自主」，這不是偶然的。只有在民族主義上被傳染的半取消派赤亨克里以及小資產者克倫斯基，才在國會的講台上講什末「民族文化自主」，這不是偶然的。

一般的去讀取消派和猶太工人同盟派關於這個問題的奧地利引證，那是可笑的。

○ 所謂庫里亞乃國會選舉人類別之名稱，此種類別是按財產和民族來劃分的。

○ 是指俄國各民族社會黨之會議而言，係社會革命黨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在芬蘭召集的。出席會議的有社會革命黨、波蘭社會黨、猶太社會黨、亞美尼亞達什納克茨黨、白俄羅斯格羅馬達黨、喬治亞社會主義聯邦黨。

○ 赤亨克里乃喬治亞的孟蓋維克，加入取消派，俄國第四屆國會議員。一九一二年會出爾擁護「民族文化自主」。

○ 克倫斯基在十月革命前曾是有民主主義情緒的知識分子。在國會內加入勞動派黨團；二月革命後加入社會革命黨，並爲臨時政府頭子，積極反對革命的工農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對布爾喬維克黨之迫害。十月革命後逃至國外，滾入白黨反革命之陣營。

第一，爲什麼要舉民族斑雜的國度中一個最落後國度爲榜樣？爲什麼不舉一個最先進的國度？而這個手法已類似惡劣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即立憲民主黨人底手法了，立憲民主黨人首先就是在落後的國度，在普魯士，在奧地利去尋求憲法底榜樣，而不是在先進的國度，不是在法國、瑞士、美國去尋求的！第二，俄國民族主義的市僧——即猶太工人同盟派、取消派、左傾民粹派等，在舉奧地利的例子時，還從自己方面使這個例子特別惡化了。在我國，在宣傳鼓動中首先應用『民族文化自主』計劃而且應用最多的，正是猶太工人同盟派（加上猶太人底一切資產階級政黨，而猶太工人同盟派則是追隨——不是常常都意識了這一點的——在他們後面的）。反之，正是在『民族文化自主』思想底故國——奧地利，這一思想底創立人——奧托·鮑威爾<sup>○</sup>，在其著作中專有一章從事證明，把『民族文化自主』的思想應用於猶太人，是不可能的！

這比長篇大論更好地證明，鮑威爾是怎樣的不澈底，怎樣的不相信自己的思想。鮑威爾從民族底治外（沒有自己領域的）自主計劃中除去了唯一治外的民族。

這證明，猶太工人同盟派怎樣的仿造了歐洲的舊式計劃，十倍地擴大了歐洲底錯誤。

○ 奧托·鮑威爾，奧國社會民主黨人，關於民族問題著有許多書，其中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民族文化自主的思想，而駁斥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的提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國防派；現在反對革命運動、共產國際及蘇維埃政權。反革命的第二國際底著名領袖之一。

誤，在這些錯誤底「發展」中達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因爲——這是第三——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布倫大會（一八九九年）上曾拒絕了他所提議的「民族文化自主」綱領。他們僅僅以國內一切民族分界的領域之聯合方式採取了妥協。在這一妥協中既沒有治外法權，也沒有民族分校。根據這個妥協的草案，在最先進的（在資本主義關係上）住區、城市、工廠、礦山、大鄉村地產等，不要實行民族分校！

俄國工人階級曾經而且將來還要跟反動的、有害的、市儈的、民族主義的「民族文化自主」思想作鬥爭的。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全集，第十七卷，九二——九五頁）

## 「民族文化」

——摘錄「民族問題評註」第二節——

每個民族文化裏面，都有那怕是不發展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之成份，因為每個民族裏面都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其生活條件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裏面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多數還是黑幫的和僧侶主義的）——而且不僅是「成份」而已，而且是統治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乃是地主、牧師、資產階級底文化。猶太工人同盟派<sup>①</sup>却把這個根本的、對於馬克思主義是A B C的真理，擱在黑影裏，用其贅言「談論起來」，即在事實上反對揭開和說明階級之底蘊，使讀者看不見它。事實上猶太工人同盟派之行動，正如資產者，其整個利益要求散佈超階級的民族文化之信仰。

① 係指李布曼而言，李氏在猶太「柴特」日報上關於民族問題寫了一篇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在提出「民主主義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這個口號時，我們從每個民族文化裏面僅取其民主主義的和其社會主義的成份，僅取它們並且無條件地和每個民族底資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抗起來。不論那一個民主主義者，尤其是不論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否認語文底平等或有本國語文和「本國的」資產階級爭辯，對「本國的」農民和市民宣傳反僧侶主義或反資產階級思想之必要性——關於這點完全用不着說了，猶太工人同盟派拿這些無可爭辯的真理來阻擋可爭論的、即阻擋真正問題之所在。

問題是，直接或間接地提出民族文化口號，對於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允許的，或者一定要反對它，而「適應」一切地方的和民族的特點，用各種語文去宣傳工人底實際主義口號。

「民族文化」這個口號之意義，不取決於某位知識界文人從「經過它以推行國際文化的意義上」來「解釋」這個口號之語言或善意。這樣看法，未免是幼稚的主觀主義。民族文化這個口號之意義，取決於某個國家和世界所有國家底一切階級底客觀的相互關係。資產階級民族文化是一件事實（而且我重複說，資產階級到處是和地主及牧師們實行勾結的）。好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蠢化、愚弄、離間工人們，為的引導他們上資產階級的圈套，——這就是現代世界底基本事實。

誰願意為無產階級服務，那誰就應該把所有民族底工人們聯合起來，不屈不撓地和「自己的」及別人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作鬥爭。誰擁護民族文化的口號，誰的位置就

是在民族主義市僧們中間，而不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

舉個具體的例子。大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能接受大俄羅斯的民族文化的口號嗎？不能。這樣的人應該擺在民族主義者中間，而不應當放在馬克思主義者裏面。我們的事業是和大俄羅斯人底統治的、黑幫的和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作鬥爭，專一地在國際主義精神上並和別國底工人極密切地聯合起來，以發展那些在我們民主主義的和工人的運動史上所有的發端（萌芽）。和自己的大俄羅斯的地主及資產階級作鬥爭，反對他們的「文化」，「適應」蒲里什克維區們和司徒魯威們底特點，以國際主義的名義，從事鬥爭，——這就是你的任務，而不是宣傳，不是允許民族文化口號。

對於最受壓迫和欺凌的民族——猶太民族，也是如此。猶太的民族文化是拉文（猶太牧師）們和資產階級底口號，我們的敵人底口號。但是猶太文化裏面和猶太人底歷史裏面却有別的成份。全世界一千五百萬猶太人中間，一半多一點住在落後的、半野蠻的國度——加里西亞和俄羅斯，這些國家用暴力使猶太人處於社會特級的地位。另外一半猶太人住在文明的世界裏，那裏沒有猶太人底等級的孤立性。在那裏，猶太文化裏面明

○司徒魯威在九十年代依附社會民主黨人，參加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刊物。在其論文中，力謀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和平合作底資產階級的思想代替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思想，力謀使工人階級底抬頭的工人運動處在資產階級底影響之下。在九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轉化為自由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之頭子。現在司徒魯威成了極端的君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

顯地表現了偉大的全世界進步的特徵；它的國際主義，它對時代先進運動之共鳴（猶太人在民主的和無產階級運動裏的百分數，到處超出於一般居民內猶太人的百分數）。

誰直接或間接提出猶太「民族文化」的口號，那誰（不管他是什末好意的）就是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是猶太人裏面舊東西和等級東西底同黨，就是猶太神父和資產階級底助手。相反的，那些和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以及其他工人們融合而為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猶太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建立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有一分貢獻（用俄語的，也用猶太語的），則這些猶太人——不願猶太工人同盟派底分裂主義——就是承繼猶太人底優秀傳統，為反對「民族文化」口號而鬥爭。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能調和的敵視的口號，它們是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底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的，並且表現着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政策（更有甚者：兩個世界觀）。在堅持民族文化的口號、在那上面建立一個完整的計劃和所謂「民族文化自主」底實踐綱領時，猶太工人同盟派事實上是在作爲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貫輸於工人中間的引導者而出現的。

一九一三年十月

（全集，第十七卷，一三七——一三九頁）



## 民族自決問題底歷史的具體的提法

——摘錄論「民族自決權」第二節——

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無條件的要求，即是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其次是，要是講一個國度（例如，是講某一國度之民族綱領）的話，那末還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之限度以內使這個國度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特點。

馬克思主義底這個無條件的要求，在應用到我們的問題時，是什麼意思呢？

這首先就是說，必須嚴格分清從民族運動觀點看來資本主義底兩個根本不同的時代。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與專制制度破產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民主社會及國家形成的時代，這時候，民族運動初次變成羣衆的運動，用出版品及參加代議機關等等辦法，這樣或那樣把人口中之各階級捲入於政治之中。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個已經完全形成了的資本主義國家之時代，這些國家都有了早已建立的立憲制度，都有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強烈發展的對抗，這個時代，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

第一個時代所典型的，乃是與爭取一般政治自由、尤其是與爭取民族權利的鬥爭相

聯系的民族運動之醒覺，人口中人數最多和最「遲鈍」的階層——農民之被捲入於這種運動。第二個時代所典型的，則是羣衆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之缺乏，這時候，發展的資本主義，日益使已經完全捲入商務往來的各民族接近和雜居，於是把在國際上溶合起來的資本與國際工人運動之對抗放到第一位了。

當然，這兩個時代，彼此並不是用一座城牆隔開的，而是由無數的過渡環節所聯系着的；而且各個國度，還因民族發展底速度、人口底民族成份、人口底分佈等等，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計到所有這些一般歷史的和具體國家的條件，那就根本談不到着手製定某一國度底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了。

在這裏，我們恰巧遇到了盧森堡議論中的最弱的地方。她非常熱心地用一些「厲害」的字眼來修飾自己的文章，反對我們的綱領第九條，說它是「籠統的」、「拘守成規的」、「形而上學的辭句」，諸如此類，以至無窮。自然，我們期望，這位女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責形而上學（在馬克思主義的意思上，即反辯證法）及空洞的抽象，那末她就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具體歷史的考察問題的榜樣。這是指一個一定國度（俄國）、一個一定時代（二十世紀之初）底馬克思主義者之民族綱領而言的。盧森堡大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俄國現在是處在一個怎樣的歷史時代，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的民族問題與民族運動具有怎樣的具體特點？

可是盧森堡關於這一點竟絲毫沒有說到：民族問題在該歷史時代中的俄國是怎樣擺

着，俄國在這方面具有怎樣的特點，對這些問題之分析，在她那裏是連影子都找不出來的！

人們告訴我們，說民族問題在巴爾幹，與在愛爾蘭不同；又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的具體條件之下，曾怎樣的估計了波蘭與捷克的民族運動（整頁引證馬克思的話）；又說恩格斯會怎樣的估計了瑞士森林區反對奧地利的鬥爭以及一三一五年莫加登之役（整頁摘引恩格斯底話與考茨基對於這一點的評註），說拉沙爾曾認為十六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是反動的，等等。

這些意見與引證，固然沒有什麼新奇，可是，無論如何，讀者如果一再回想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及拉沙爾曾經是怎樣的分析各個國度底具體歷史問題的，那是很有興味的。你熟讀一下從馬克思與恩格斯那裏摘來的這些教訓人們的引證，你就能更明顯地看到，盧森堡使自己陷於何等可笑的地步。她銳利而憤激地宣傳，必需要對各個時代、各個國度的民族問題作具體歷史的分析；但她沒有絲毫企圖去規定：二十世紀初期的俄羅斯是處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怎樣的歷史階段，這一國度內的民族問題有怎樣的特點。盧森堡舉了些例子，來說明別人怎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分析問題，這恰像故意以此強調，人們如何往往用好意去鋪設地獄；用許多忠言去掩飾他們自己之不願或不會在實際上利用這些忠言。

森舉一件有教訓意義的對照。盧森堡在反對波蘭獨立口號時，曾引證她的一八九三年著作，這本書證明，「波蘭工業發展」很迅速，並且其工廠製造品推銷於俄國。不消說，從這裏關於民族自決問題不應得出什麼結論，這只證明了舊式貴族的波蘭之消滅，等等。而盧森堡却總是悄悄地作出這樣的結論，說，在那些使俄國和波蘭合併的各因素中，現代資本主義關係純粹經濟因素，在現在已經佔着優勢了。

我們的盧森堡又談到自主問題——雖然她的文章標題一般「民族問題與自主」——開始來證明波蘭王國有特殊權利要求自主（請看一九一三年『啓蒙雜誌』第十二期）。盧森堡爲要證實波蘭有自主之權利起見，顯然根據經濟的、政治的、生活的與社會的標誌，說明俄國底國家制度，乃是那些構成「亞洲專制政體」這個概念之特徵之總和。

大家都知道，這樣的國家制度，當家長制制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特徵及商品經濟和階級分化底微小發展在該國底經濟上佔着優勢的時候，是極其鞏固的。如果在國家制度具有顯著地資本主義以前的性質這樣的國度裏，存在着具有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民族分界的地區，那末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越迅速，則它與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制度之間的矛盾越厲害，而先進區域之脫離整體越發可信——這個區域不是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聯系，而是由於「亞洲專制政體」的聯系，而與整體聯系着的。

這樣，盧森堡甚至關於俄國政權（對資產階級的波蘭而言）底社會結構的問題，都不能自圓其說，而關於俄國民族運動底具體歷史特點的問題，甚至沒有提出。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當論列一下。

(全集，第十七卷，四三一—四三四頁)

## 二 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之分

割、殖民地壓迫及民族自決權

## 社會主義原則與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戰爭

——摘錄「社會主義與戰爭」——

### 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態度

社會主義者從來就非難各國人民之間的戰爭，說它是野蠻的和獸性的事情。但是，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在原則上却與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底態度不同。我們與第一種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我們懂得，戰爭是與國內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聯繫着的，在於我們懂得，若不消滅階級，若不建立社會主義，就不能消滅戰爭；在我們完全承認國內戰爭的合法性、進步性和必要性，就是說，我們完全承認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奴隸反對奴隸主、農奴反對地主、僱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等戰爭之合法性、進步性和必要性。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並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我們承認必須從馬克思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把每個戰爭給以個別的、歷史的研究。雖然一切悲慘、殘酷、災難及痛苦，都是與戰爭不可避免地有關的，但是歷史上一再有

過這樣的戰爭，這種戰爭是進步的，即給人類之發展帶來了益處，幫助破壞了特別有害的和反動的體制（如君主專制和農奴制），幫助破壞了歐洲最野蠻的暴君專制（如土耳其的和俄國的暴君專制）。所以，要考察目前這次戰爭之歷史特點。

### 近代戰爭之歷史類型

法國大革命曾開闢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從這個時候起到巴黎公社止，就是從一七八九年起到一八七一年止，資產階級進步性的、民族解放性的戰爭，曾是戰爭底類型之一。換一句話說，這些戰爭底主要內容和歷史意義，曾是推翻君主專制與封建主義，破壞這種制度，推翻異族的壓迫。所以，這些都是進步性的戰爭；因此，一切忠實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以及一切社會主義者，在這樣的戰爭之下，總是同情那會協助推翻或破壞封建主義、君主專制和異族壓迫最危險基礎的國度（即資產階級）之勝利的。例如，在法國的革命戰爭中，曾有法國人強奪和侵略他人土地的成份，但是，這絲毫沒有改變這些戰爭底基本的歷史意義，因為，這些戰爭曾經破壞了和搞垮了整個舊的、農奴制的歐洲之封建主義和絕對君主專制。在普法戰爭中，雖然德國強奪了法國，但是這沒有改變這一戰爭底基本的歷史意義，因為，這一戰爭把成千萬的德國人民從封建割據和兩個暴君——俄國沙皇和拿破崙第三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



## 進攻戰與防禦戰之區別

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年這一時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蹟和革命的回憶。在推翻封建主義、君主專制和異族壓迫以前，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發展。在談到「防禦戰」（就對這樣時代之戰爭之關係而言）之合法性時，社會主義者從來總是指這些目的而言的，這些目的可歸結爲反對中世紀制度和農奴制度之革命。社會主義者總是把「防禦戰爭」了解爲這個意義上的正義戰爭（李卜克內西有一次這樣說過）。祇有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者曾經承認而且現在還承認「保護祖國」或「防禦戰」之合法性、進步性和正義性。比方說，假使明天摩洛哥宣戰反對法國，印度宣戰反對英國，波斯或中國宣戰反對俄羅斯等等，那就不論誰先開始攻擊，這種戰爭將都是「正義的」、「防禦的」戰爭；而一切社會主義者將都同情被壓迫的、附屬的和不平等的國家去反對壓迫的、奴隸主的和掠奪的「大」列強之勝利。

請設想一下：一個有一百個奴隸的奴隸主，與另一個有二百奴隸的奴隸主，爲着比較「公正的」重分奴隸而進行戰爭。很明顯的，把「防禦戰」或「保護祖國」的概念，應用於這種場合，乃是歷史的作僞，而且在實踐上簡單地只是狡猾的奴隸主們對平民、城市小民市和無知人們之欺騙。目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在這次奴隸主們中間爲鞏固和

加強奴隸制的戰爭中正是用「民族」思想和「保衛祖國」的概念這樣來欺騙人民的。

### 目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差不多人人都承認目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但是，大部份都曲解了這種概念，不是只把這個概念應用於一方面，就是楔入這種可能性，即：使這次戰爭有着資產階級進步的、民族解放的意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之最高階段，這個階段祇是在二十世紀才達到的。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形成民族國家，就不能推翻封建主義；但是資本主義在舊的民族國家裏面已經感覺太狹隘了。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如此集中的程度，以致整個工業部門爲新迪加、託拉斯和百萬富翁資本家之聯盟所獨佔了，差不多整個地球已被這些「資本巨頭們」所瓜分了，其形式或是殖民地，或是用幾條財政剝削之線索把別國束縛起來。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現在被壟斷之趨向所代替了，被強奪投資地和強奪原料輸出地等等趨向所代替了。當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鬥爭時，它曾是民族之解放者；然而，現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却變成了民族之大壓迫者了。資本主義由進步的變成反動的了。資本主義把生產力發展到如斯的程度，以致不是人類面臨着過渡到社會主義，便是數年或甚至數十年還要經歷各「大」列強的武裝鬥爭，力謀用殖民地、壟斷、特權和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等等，來入工地保存資本主義。

### 最大的奴隸主們之間爲着保存和鞏固奴隸制的戰爭

爲着明瞭帝國主義之意義，我們引證所謂各「大」列強瓜分世界的精確數字如下：

### 大奴隸佔有國對世界之瓜分

「大強國」	殖		民		地		宗 主 國		總 計	
	平方公里	居民口數	平方公里	居民口數	平方公里	居民口數	平方公里	居民口數		
英格蘭	三三五	三五·九	三三五	三九·五	〇·三	四六·五	三·八	四四·〇		
俄羅斯	一七〇	一五·九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二	三·八	一六·四		
法蘭西	〇·九	六〇	一〇·六	五五·五	〇·五	三九·九	二·一	四三·一		
德意志	—	—	二·九	二二·三	〇·五	六四·九	—	七三·二		
日本	—	—	〇·三	一九·二	〇·四	五三·〇	〇·七	七二·二		
美國	—	—	〇·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九·七	一〇六·七		
「大」強國	四〇·四	二七三·八	五五·〇	五三三·四	一九·五	四七三·二	八·五	九六〇·六		

從表上看出：大半在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年曾領導別國而為自由而鬥爭的民族，現在，在一八七六年以後，在高度發展和「過份成熟」的資本主義之基礎上，竟變成了地球上大多數人口和民族之壓迫者與奴役者。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四年止，六「大」強國強奪了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說，強奪了比整個歐洲還大兩倍半的區域！六個強國奴役着五萬萬以上（五萬萬二千三百萬）的殖民地人口。「大」強國的每個居民，平均有其殖民地的五個居民。大家都知道：殖民地是用火和劍強奪來的，在殖民地裏，最野蠻地對待居民，用成千成萬的方式剝削他們（如像輸出資本，租借地，在出賣商品時的欺騙，服從「統治」民族的政權等等）。英、法資產階級欺騙着人民，說，這次戰爭是爲了人民自由和爲了比利時自由而進行的，而實際上它們是爲着保存他們所過度掠奪的殖民地而進行的。假使英國人和法國人能同德國帝國主義者「公平」地分割他

非大強國之殖民地、比利時、荷蘭……等)	九 九	四 五
三個「半殖民地」國（中國、土耳其、波斯）	一四 五	三六 二
總計	一〇五 九	一三六 七
其他各國	二八 〇	六九 九
全地球（除掉南北極地區）	一三三 九	一三六 七

（本表數目全以百萬爲單位）

們自己的殖民地，那末德國帝國主義馬上就退出比利時等地了。目前形勢的特質，就在於，在這次戰爭中，殖民地之命運決定於大陸上的戰爭。從資產階級的正義和民族自由（或是民族生存權）的觀點來看，德國也許無條件地有反對英、法的權利，因為它被「少給」殖民地了，它的敵人比它壓迫着無比更多的民族，而它的同盟國——奧國之被壓迫的斯拉夫人，無疑地享有比在帝俄這個真正的「各民族的監牢」更大的自由。但是德國自己不是爲了解放各民族而戰的，而是爲了壓迫各民族而戰的。幫助比較少而壯的強盜（德國），去掠奪比較老而肥的強盜，這不是社會主義者所應做的事情。社會主義者應該利用強盜們相互間的鬥爭，以便統通推翻它們。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社會主義者首先要認真告訴人民，即指出，這次戰爭在三種意義上都是奴隸主們謀鞏固奴隸制的戰爭。第一，這次戰爭是爲着用比較「公平的」瓜分和以後比較「友誼地」剝削殖民地的辦法，以鞏固殖民地的奴隸制；第二，這個戰爭是爲着在最「大」的強國內鞏固對異民族的壓迫，因爲，無論奧國也好，無論俄國也好（俄國比奧國更多和更壞），只是靠這種壓迫來維持，而用戰爭來加緊這種壓迫的；第三，這個戰爭是爲着鞏固和延長僱傭奴隸制，因爲，無產階級在戰爭中被分裂和被鎮壓，而資本家却在戰爭中贏利了，發財了，他們激起民族偏見，加強政治上的反動，在一切甚致最自由的和共和的國度裏，這種反動也抬頭了。

## 「戰爭是政策用另一種」（即暴力）「手段之繼續」。

這句名言，是屬於軍事問題上最深刻的作者之一——克勞什維茨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正當地認為這一原則是對於每一特定戰爭意義之觀點之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從這一觀點來觀察各種戰爭的。

請將這一觀點，用於現今的戰爭。你們聽罷，在數十年來，差不多半世紀來，英、法、德、意、奧、俄諸國政府及統治階級，都進行了掠奪殖民地、壓迫異民族、鎮壓工人運動的政策。正是這樣的政策，也只有這樣的政策，在現今的戰爭中繼續着。特別是在奧國及俄國，不論平時或戰時的政策，都是在於奴役各民族，而不是在於解放各民族。相反的，在中國、波斯、印度以及其他附屬國，我們看到，則是最近幾十年來數千萬數萬萬人對民族生活覺醒並要把他們從反動的各「大」強國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政策。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的戰爭，現在可以成爲資產階級進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戰爭。只要各「大」強國及其內部基本階級底政策在現今戰爭中之繼續這一觀點，把現今

○ 這句話是列寧從克勞什維茨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所寫的「論戰爭」一書中引來的。

譯者

的戰爭觀察一下，就足以立即看到下列意見之明顯的反歷史性、說謊性與虛偽性，這種意見，認為：在當前戰爭中「保衛祖國」的思想，似乎是正當的。

### 比利時的例子

三角（現在四角）協約國底社會沙文主義者（俄國是普列哈諾夫之徒），最愛引證比利時的例子。可是這個例子，是反對他們的。德國帝國主義者，像那些在需要的時候撕碎一切條約與義務的交戰國所隨時隨地實行的那樣，無恥地破壞了比利時的中立。假定說，一切關心於遵守國際條約的國家，都向德國宣戰，提出解放與報償比利時的要求。在這種場合下，社會主義者底同情，自然是在德國的敵人方面。可是事情恰恰在於，三角（及四角）協約國之進行戰爭，不是爲了比利時，這是衆所週知的，只有作偽者才抹殺這點的。英國在搶奪德國底殖民地土耳其其，俄國在搶奪加里西亞與土耳其其，法國要想取得阿爾薩斯、羅倫，甚至萊茵河左岸；跟意大利訂立了分贓的條約（阿爾巴尼亞，小亞細亞）；跟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也正在進行着分贓的買賣。在現今各國政府底現今戰爭之基礎上，除幫助窒殺奧大利與土耳其等等而外，再不能用別的方法幫助比利時！在這兒與「保衛祖國」有什麼關係呢？帝國主義戰爭之特點，在歷史上已經過了時的反動資產階級的政府之間爲着壓迫別的民族而進行的戰爭之特點，正在這兒。誰擁護參

加當前的戰爭，那誰就是維護帝國主義對於民族的壓迫。誰主張利用政府的現在困難，爲社會革命而鬥爭，那誰就是真正堅持一切民族的真正自由，這種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實現的。

### 俄羅斯爲什麼而戰？

在俄國，最新類型的資本帝國主義，在沙皇制度對於波斯、滿洲、蒙古的政策上，完全表露了自己，可是一般的說，在俄國，佔居優勢的還是軍事的和封建的帝國主義。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度像俄國這樣地壓迫國內居民之大多數：大俄羅斯人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四三，就是說還不到一半，而一切其餘的人口，當作異族人，沒有什麼權利。在俄羅斯一萬萬七千萬人口中，約一萬萬人左右是被壓迫的，沒有權利的。沙皇政府之進行戰爭，是爲了奪佔加里西亞與最後地勒死烏克蘭人之自由，是爲了奪佔阿美尼亞、君士坦丁堡等等。沙皇政府把戰爭看作轉移對於國內不滿情緒增長的注意，並鎮壓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之一種手段。現時在俄國，兩個大俄羅斯人中，就有兩個以至三個沒有權利的「異族人」；沙皇政府圖謀經過戰爭來增加被俄國所壓迫的民族之數量，鞏固對它們的壓迫，因之，也就是破壞大俄羅斯人自己爭取自由的鬥爭。壓迫與掠奪異民族的可能，鞏固了經濟的停滯，因爲代替生產力之發展，其收入的來源往往是對於「異族人」的半封建的



剝削。這樣，在俄國方面，戰爭特別表現出加倍的反動性與反解放的性質。

### 什麼是社會沙文主義

社會沙文主義<sup>①</sup>就是在當前戰爭中擁護「保衛祖國」的思想。從這一思想接着就引伸出，在戰爭時期，放棄階級鬥爭，投票贊成軍事借款等等。事實上，社會沙文主義者執行着反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因為事實上，他們所堅持的不是與異民族壓迫作鬥爭的意義上的「保衛祖國」，而是這些或那些「大」強國掠奪殖民地和壓迫別國人民的「權利」。社會沙文主義者重複資產階級對於人民的欺騙，說這次戰爭好像是爲着保衛自由與民族生存而進行的，因而他們就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以反對無產階級了。凡辯護與粉飾交戰強國集團之一底政府與資產階級的，以及凡承認一切交戰強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有「保衛祖國」同樣權利的（如考茨基之流），都屬於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沙

① 沙文主義大意指帝國主義性的、擁護壓迫別的民族、保護本國帝國主義統治階級利益的那種國家主義。社會沙文主義是指帶上「社會主義」虛偽掩飾而實質上是和上面所說一樣的那種主張。這一名詞，中文翻譯極不統一，有的譯「社會大國主義」，有的譯「社會狹隘（或狹義）愛國主義」，有的譯「社會民族侵略主義」，有的譯「社會國家主義」。因中文沒有確實名詞可以翻譯，所以轉音譯爲「社會沙文主義」。

文主義，在事實上乃是保護「本國」（或一般地說任何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特權、優越地位、掠奪與暴行，所以它完全叛賣了一切社會主義的信念以及巴塞爾（瑞士）的一個城市——譯者）國際社會主義大會的決議。

### 巴塞爾宣言

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所一致通過的關於戰爭的宣言，正是指於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英國與德國（及他們的現在同盟者）之間的戰爭而言的，宣言直接地聲稱，任何人民的利益都是不能辯護在列強帝國主義掠奪政策的基礎上「爲着資本來利潤與皇朝利益」而進行的這種戰爭。宣言直接地宣稱，戰爭「對於政府」（一切政府，沒有例外）是危險的，指出它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懼怕，並以最充分的確定性，指出了一八七一年公社（即巴黎公社——譯者）與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即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譯者）的例子，就是說指出了革命與國內戰爭的例子。這樣，巴塞爾宣言正是爲着當前戰爭，規定了工人在國際範圍內反對本國政府的革命鬥爭之策略，無產階級革命之策略。巴塞爾宣言，重複了斯杜特加爾特（德國城市名）決議之辭句，即，在戰爭到來的場合，社會主義者應當利用戰爭所造成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以「加速資本主義之傾覆」，就是說，利用戰爭所造成的政府之困難與羣衆之義憤，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沙文主義者之政策，他們從資產階級解放性的觀點對戰爭之辯護，他們對「保衛祖國」之允許，對借款之投票，加入內閣等等，都是對於社會主義之直接叛變，這種叛變，像我們在下面所看到的，可用歐洲大多數黨內機會主義及民族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之勝利來說明。

### 論民族自決權

在當前戰爭中，資產階級對於人民的最流行的欺騙，就是以「民族解放」的思想來掩蓋戰爭的掠奪目的。英國人允諾爲比利時爭自由，德國人允諾給波蘭以自由等等。事實上，像我們所看到的，這是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之壓迫者爲着鞏固與擴大這種壓迫而進行的戰爭。

社會主義者，如不進行反對任何民族壓迫的鬥爭，就不能達到自己的偉大的目的。所以，他們應當無條件地要求壓迫國度（特別是所謂「大的」強國）的社會民主黨承認並堅持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在這字的政治意義上說），即政治分立權。大國或擁有殖民地的民族底社會主義者，如不堅持這種權利，就是沙文主義者。

這種權利的堅持，不僅不鼓舞小的國家之組成，而且相反的，却是引向更有利於羣衆的和更適合於經濟發展的最大國家及國家聯盟之更自由的、無恐懼的、因而更廣大的、

### 普遍的組成

被壓迫民族底社會主義者，在本身方面，應當無條件地爲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底工人之完全（包括組織上的）統一而鬥爭。一個民族與別個民族之法權上的分立（鮑威爾及林納爾底所謂「民族文化自主」）的觀念乃是反動的觀念。

帝國主義乃是區區少數「大」國日益加厲地壓迫全世界民族的時代；所以，如不承認民族自決權，那末，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是不可能的。「壓迫別的民族之民族，也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如果容忍「自己的」民族對其他民族之小小暴行，那就不能成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 與殖民地問題上的機會主義作鬥爭

——摘錄「斯圖嘉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一文——

本年八月間在斯圖嘉所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大會<sup>①</sup>，其特色爲人數之非常衆多與代表之圓滿性。世界五大洲都派有代表，總數達八八六名。除了無產階級鬥爭底國際統一性之巨大示威以外，大會在確定社會主義政黨之策略上會起了卓越的作用。大會關於一整列的問題（這些問題迄今以前僅是在個別社會主義政黨之內部來解決的）會作了一般的決議。社會主義之團結而爲一個國際的力量，在問題數目之這種增加上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些問題在各國都要求有同樣的原則上的決定。

我們在下邊登載了斯圖嘉決議案之全文。現在我們簡短地來講講這些決議案中之一個，爲的指出大會上的一些主要爭論點和論戰之性質。

① 這個大會舉行於一九〇七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代表團爲列寧、盧那查爾斯基、李特維洛夫等，列寧會加入大會主席團。

殖民地問題已不是第一次佔據國際大會了。以前歷次國際大會對殖民地問題之決定，總是在於不可改變地責斥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政策，說是掠奪與暴行之政策。這次大會殖民地問題專門委員會之成份中，竟以荷蘭人汪·柯爾<sup>○</sup>為首的機會主義的分子佔了上風。決議草案內曾寫有這樣的辭句，說大會在原則上是不責斥任何殖民地政策的，因為殖民地政策在社會主義政體之下可以起文明的作用。該委員會的少數人（德國列德堡、波蘭和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及其他好多人）曾竭力反對這種思想之提出。把這個問題會提交大會，兩派勢均力敵，以致以前所未見的熱情燃起了鬥爭。

機會主義者團結在汪·柯爾的周圍。伯恩斯坦<sup>◎</sup>和達維特<sup>◎</sup>以德國代表團多數人的  
<sup>○</sup>汪·柯爾為荷蘭社會民主黨人，最右的機會主義者之一。在第二國際內被視為殖民地問題專家。汪·柯爾辯護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之掠奪，斷言說，殖民地人民還沒有成熟到可以獨立的程度。

<sup>◎</sup>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修正主義之父。從九十年代初起即出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反對工人之革命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伯恩斯坦乃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底領袖和理論家之一，宣傳對資產階級的階級和平及資本主義和平長成爲社會主義之理論。

<sup>◎</sup>達維特（生於一八六三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之信徒。他對馬克思對農民土地問題之觀點從事機會主義的修改，證明小農經營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不僅不會破產，而且會大大繁榮的。

名義發言，主張承認「社會主義的殖民地政策」，抨擊急進派<sup>①</sup>，說他們否認是沒有結果的，說他們不懂改良之意義，說他們沒有實踐的殖民地綱領，等等。其中考茨基反對他們，他曾迫不得已請求大會表示反對德國代表團之多數人。他公正地指出，根本談不到對改良鬥爭之否認：在決議案之未引起任何爭論的其餘部份中，十二分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所談的是，我們應否對現今資產階級掠奪和暴行之政制有所讓步。現在的殖民地政策應在大會審議之列，而這種政策是以對野蠻人之直接的奴役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在殖民地裏事實上是實行奴隸制，對土人施以空前未聞的凌辱與暴行，用推廣酒精和梅毒的方法使他們「文明」。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主義者却將要說可以在原則上承認殖民地政策的遁辭！這是直接的改取了資產階級的觀點。這是說在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服從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這在現在特別驕傲地抬起頭來了）上作了一個堅決的步驟。

殖民地專門委員會底提案，在大會上曾以二八票對一〇八票及一〇票棄權（瑞士）而被否決了。我們要指出，在斯圖嘉投票時，第一次各國獲得了各不相同的票數，從二〇票（大國，俄國在內）起到二票（盧森堡）止。不進行殖民地政策或遭受殖民地政策

① 這裏所謂急進派，是指大會上會積極出而反對資本家底強盜般的殖民地政策及社會主義者對它支持的人而言的。

痛苦的小國，其總和則超出於那些甚至使無產階級都稍感侵略熱情的國家以上。

這次對殖民地問題的投票有着很重要的意義。第一，向資產階級的誘惑投降的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在這裏特別明瞭地揭穿了自己；第二，歐洲工人運動底一個否定的特點在這裏顯示出來了，這種特點對無產階級底事業可以帶來不少的危害，因而值得予以嚴肅的注意。馬克思曾一再指出西斯蒙狄<sup>○</sup>的一句格言，這句格言有着巨大的意義。古代的無產者——這句格言說——是靠社會生活的，而現代的社會則是靠無產者生活着。

不是勞動者的無產者階級，是不能推翻剝削者的。只有供養全社會的無產者階級，才能有力量舉行社會革命。所以，廣泛的殖民地政策竟達到這種地步，即：歐洲的無產者竟部份地陷於這種情況，以致全社會不是用他的勞動來供養的，而是差不多用被奴役的殖民地土人之勞動來供養的。例如英國資產階級從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數千萬和數萬萬居民身上所榨取的收入，要多於從英國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在這種條件之下，在某些國度裏便造成了某一國無產階級感染了殖民地沙文主義底物質的、經濟的基礎。自然，這也許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但是却應當明白地認清禍害，瞭解它的原因，以便善於把各

○ 西斯蒙狄（一七七三——一八四二），瑞士的一個經濟學者和歷史家，資本主義制度底最初的批評者之一，不過他是從小業主（資本主義使他們破產了）的觀點來批評資本主義的。



國底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以與這種機會主義作鬥爭。這一鬥爭不可避免地要達到勝利，因為「享有特權的」國度，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數中，只佔一小部分吧了。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日

（全集，第十七卷，七八—八〇頁）

## 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愛心

現在口講、談論、高喊民族、祖國的人是怎樣的多啊！英國自由主義的和急進主義的部長們，法國大量的『先進的』政論家們（他們是跟反動派底政論家們完全一致的），俄國衆多的官方的、立憲民主派的及進步的（直到若干民粹派的和『馬克思主義』的）文人們，——都在以威千的調子歌誦『祖國』底自由與獨立，民族獨立原則之偉大。在這兒，劍子手尼古拉·羅曼諾夫或黑人和印度居民拷問者之卑鄙的歌誦者是在什末地方告終，因低能或因毫無節操而『隨波逐流』的卑劣的庸人是從什末地方開始，這是不能加以分析的。何況分析這一點是並不重要的。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種極廣泛、極深遠的思想潮流，其根源是跟大國地主資本家老爺們之利益非常牢固地聯繫在一起的。爲了宣傳對這些階級有利的思想，一年要耗費數千萬乃至數萬萬：磨子是不小的，到處可以取得水，從被說服的沙文主義者孟什柯夫起，到機會主義的或毫無氣節的沙文主義者，到

普列漢諾夫○和馬斯諾夫、魯班諾維赤和斯米爾諾夫、克羅包特金和布爾柴夫○止。

我們大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正在試圖確定自己對這個思想潮流的態度。我們——歐洲極東和大部亞洲這個大國民族底代表們，不能忘記民族問題之鉅大意義；——特別是在這樣的國度裏，這個國度很公平地可以叫作『人民底監獄』；——在這樣的時候，那時正是在歐洲極東和亞洲資本主義喚醒着許多『新』的大的和小的民族走向生活和覺悟；在這樣的時機，那時沙皇君主政體把成百萬的大俄羅斯人和『異族人』壓在槍桿子下面，以便依照貴族階級和克赤可夫們與克列斯托尼可夫們、多爾哥魯可夫們、古特列

○ 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爲第二國際有名的理論家之一，俄國頭一個社會民主組織之創立人。在俄國傳播馬克思學說上曾有很大的作用。但後來在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鬥爭中，他支持孟塞維克，而成了孟塞維主義之領袖之一。從一九一四年起，成了『保衛』派，主張『保衛祖國』，即保衛沙俄。一九一七年積極反對布爾塞維克，不相信無產階級有勝利之可能，並反對十月革命。

○ 馬斯諾夫和斯米爾諾夫爲有名的孟塞維克；魯班諾維赤爲社會革命黨領袖之一，克羅包特金爲無政府主義之有名理論家，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改取沙文主義立場。布爾柴夫爲自由主義者，在大戰期間變爲『保衛派』；十月革命後僑居國外，發行君主主義的報紙。

○ 古赤可夫、克列斯托尼可夫、多爾哥魯可夫、古特列爾、羅蒂車夫等都是俄國工商業資本和資本主義土地佔有之大代表者，他們都是擁護俄國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底利益的。

爾們、羅蒂車夫們◎底聯合會議之利益，解決許多民族問題。

民族自豪的感覺，對於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不相關的？自然，不是的！我們愛自己的語文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更致力於使它的勞動羣衆（即其人民的十分之九）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底覺悟的生活。我們看見和感覺到最傷心的是，沙皇的劊子手、貴族及資本家，給我們大好的祖國施以何等的暴力、壓榨和凌辱。我們引以自豪的是，這些暴力在我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中間引起了反抗，而這些人中間會出了拉吉歇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的革命家——拉自諾青茨◎；我們引以自豪的是，大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建立了羣衆底強大的革命政黨；我們引以自豪的是，大俄羅斯的農夫在這時候開始變成爲民主主義者，開始拋棄神父們和地主們

◎ 拉吉歇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俄國有名的作家，在喀切林娜二世時即高聲疾呼反對農奴制，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一書中描寫了農奴制之慘酷，喀切林娜下令把這本書燒毀了，拉氏以此被判死刑，以後改以苦役代替。

◎ 十二月黨人爲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尼古拉一世登極時起義之組織者。他們希望宣佈憲法，限制沙皇政權之專橫，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宣佈共和。他們大半爲先進的貴族軍官，感染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他們組織了秘密團體，在兵士中間進行工作，且在若干部隊裏享有很大的影響。起義之企圖會被武力壓服，五個十二月黨人被絞死，其餘罰做苦工或充軍到西北利亞。

◎ 拉自諾青茨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作家、小學教師、小公務員）。

了。

我們記得，半個世紀以前，大俄羅斯的民主主義者車爾內歇夫斯基<sup>○</sup>，將自己的生命獻給革命事業，他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隸底民族，自上到下，都是奴隸。』公開的和掩飾的奴隸——大俄羅斯人（在對沙皇君主政體的關係上是奴隸）不愛回憶這些話。可是，依我們看，這却是真正愛祖國的話，這愛是由於大俄羅斯居民羣衆缺乏革命性而受傷的愛。那時候是沒有革命性的。現在它還少，但是已經有了。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因為大俄羅斯民族也創造了革命的階級，也證明了他能够給人類以爲自由及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之偉大模範，而不僅只是大屠殺、絞頭架子、拷刑所、大飢荒和在神父們、沙皇們、地主們及資本家們前面大屈服而已。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正因爲這樣，我們特別憎恨自己的奴隸的過去（那時地主貴族們把農夫們引到戰爭裏去，爲着窒死匈牙利、波蘭、波斯、中國底自由）和自己的奴隸的現在，這時，這些地主們，由資本家扶助，把我們引入戰爭，爲的窒死波蘭

○ 車爾內歇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俄國的大革命家、大學者、大著作家。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的好多觀點已接近於馬克思主義了。一八六二年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捕，囚在堡壘內，然後被判十四年苦役，永遠充軍西北利亞。一八八三年帶病回來。他對俄國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革命運動有很大的影響。馬克思稱他爲『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列寧對他極爲尊敬，說他是一個人、思想家及革命家。

和烏克蘭，爲的錢壓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爲的加強污辱我們大俄羅斯民族尊嚴的羅曼諾夫們、波布林斯基們、普利斯克維亦們○那些強盜幫。誰也沒有罪過。假如他生下來就是奴隸；但是奴隸而不儘沒有求自己的自由之志向，而且辯護及粉飾自己的奴隸地位（例如將壓榨波蘭、烏克蘭等等稱爲『保衛大俄羅斯人底祖國』），這樣的奴隸乃是引起憤怒、鄙視、憎惡這些正當感覺的僕婢。

『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自己也是不能自由的。』——十九世紀澈底的民主派底最偉大的代表者而成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說過。我們——大俄羅斯的工人，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無論如何想要一個自由的和獨立的、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驕傲的大俄羅斯，它對鄰國的關係是建築在人類平等的原則上，而不是建築在使大民族墮落的農奴主特權的原則上。正因爲我們想要它，我們所以說，在二十世紀，在歐洲（雖然是極東部的歐洲），『保衛祖國』不能有別的方法，只有用一切革命的手段，與自己祖國的君主政體、地主及資本家即我們祖國底最壞的敵人作鬥爭；——大俄羅斯人不能有別的方法『保衛祖國』，除非在一切戰爭中希望沙皇主義失敗，因爲

○ 羅曼諾夫爲俄國最後一個專制君主（在位從一八九五年起到一九一七年止），爲二月革命所推翻，一八一八年被槍決。波布林斯基，伯爵、大地主、大糖廠廠主，堅持俄國邊疆俄羅斯化。

這對於大俄羅斯十分之九的居民是最小的損傷，因為沙皇主義不僅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壓迫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腐化、墮落、污辱、媮化他們，叫他們壓迫別的民族，教他們用虛偽的、好像是愛國的語句，以掩飾自己的恥辱。

也許有人反駁我們說，除沙皇主義以外，在它的庇護之下，另一種歷史的力量，大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已經發生和鞏固了，它正在幹着進步的工作，在經濟上使廣袤地區集中化，並把它們團結起來。不過這種反駁不是辯護，而是更有力地責難我們的沙文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這種沙文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可以叫做沙皇·普利什克維赤式的社會主義者（如像馬克思把拉薩爾派○稱做普魯士國王式的社會主義者一樣）。甚至假定，歷史是以前有利於大俄羅斯的大國的資本主義而反對一○一個小民族來解決問題的。這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之全部歷史乃是暴力和掠奪之歷史，血污之歷史。我們並不是主張必係小民族的人；我們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絕對地贊成中央集權制，而反對聯邦關係○之庸

○ 拉薩爾（一八二五—一八六四）為德國工人運動底大活動者。起初他以馬克思底學  
 生自命，但事實上他的觀點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拉薩爾宣傳資本主義  
 之和平的長成爲社會主義，以代替工人底革命鬥爭和革命組織，主張由工人辦生產會社，此  
 種會社可由普魯士政府予以貸款和監督。拉薩爾曾與當時社暴的反動者——總理俾士多吊勝  
 子。一八六三年，拉薩爾成立「德國總工會」——德國頭一個群眾性的工人組織。以後該會  
 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合併。拉薩爾代表着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趨向。

人理想。然而甚至在這種場合之下，第一，幫助羅曼諾夫·波布林斯基·普利什克維赤去絞殺烏克蘭等。這並不是我們的事情，並不是民主主義者（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者了）的事情。俾士麥<sup>①</sup>依他自己的、地主貴族式的方法做了進步的歷史的事業，但是如果根據這個理由便想辯護對俾士麥的社會主義的幫助，那末這種「馬克思主義者」也許是好的！並且俾士麥曾幫助了經濟的發展，把受其他民族所壓迫的分散的德國人統一起來。而大俄羅斯底經濟繁榮和迅速發展，則要求把國家從大俄羅斯人對其他民族的暴行之下解放出來——我們的真正俄羅斯的僞俾士麥們底崇拜者却忘記了這個差別。第二，如果歷史是以有利於大俄羅斯的大國的資本主義而解決問題的，那末由此可說，資本主義所

① 聯邦即幾個國家或地區根據條約而成立之聯盟，它們在其內部行政上是獨立的，但有共同的最高政權，單一的最高代表機關和共同的軍隊。在舊俄資本主義之下，聯邦口號會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力謀保持和鞏固民族的獨立性，因而俄國社會民主黨會是反對聯邦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聯邦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蘇維埃聯邦乃是根據民族完全平等和聯合自願性而走向各自自由民族勞動者完全統一的道路上的過渡形式之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即是這種蘇維埃聯邦之榜樣。

② 俾士麥（一八一五—一八八九）為十九世紀下半年普魯士政府、以後又為全德政府之頭子。他把德國各小國在普魯士周圍聯合起來，而成立了德意志帝國。俾士麥千方百計鞏固和堅持君主政權，曾是工人運動底兇惡敵人，頒佈了反對社會主義者的「例外法」。俾士麥曾為德國殖民地政策發慮者之一。



產生的共產主義革命底主要發動機——大俄羅斯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作用亦將愈大。而爲了無產階級底革命，則須要以最圓滿的民族平等和友愛之精神來長期的教育工人。因之，從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底利益之觀點看來，則須要在最堅決、最澈底、最勇敢、最革命的堅持一切被大俄羅斯人所壓迫的民族之完全平等和自決權之意義上來長期的教育羣衆。大俄羅斯人底（不是按農奴所理解的）民族自尊心之利益，是跟大俄羅斯的（及一切別的）無產者之社會主義利益符合一致的。馬克思是我們的模範，他在英國住了十幾年，一半成了英國人，他爲了英國工人社會主義運動之利益，曾要求愛爾蘭之自由與民族獨立。

我們的家生的社會主義的沙文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等等，在我們所考察的後面的和假定的這個場合，不僅成了自己的祖國，自由的和民主主義的大俄羅斯之叛徒，而且成了俄羅斯一切民族之社會主義友愛即社會主義事業之叛徒。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全集，十八卷，八〇——八三頁）

##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壓迫之加強

——摘錄「論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

現在所造成的整個國際形勢，其基礎就是帝國主義底經濟關係。自整個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底這一新的、最高的與最後的階段，已經完全被規定了。自然，你們都曉得，帝國主義最特別的特徵，最主要的特徵，就在於資本達到了絕大的規模。代替自由競爭，而出現了巨大規模的獨佔。微少數目的資本家有時可以把整個的產業部門集中在他們手裏；這些產業部門都是落到那些不少具有國際性的聯合公司、卡特爾、新迪加、托辣斯之手中了。因此，不僅個別國家中的整個產業部門，而且全世界的整個產業部門，在財政關係上，在財產權關係上、部份地在生產關係上，都被獨佔主義者所奪去了。於是一種極小數目的大銀行、財政大王、財政巨頭底前所未有的統治，就在這種基礎上發展起來。這些大銀行、財政大王、財政貴族，在事實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國也轉化成

爲財政帝國了。舉例來說，在大戰以前，像法國李西○這樣決非革命者的作家，也公開承認這一點了。

當整個地球不但在大資本家奪佔各種原料來源和生產手段的意義上、而且在殖民地預先分割已經完結的意義上已被瓜分完畢的時候，少數資本家底這種統治已經達到了充分的發展。在四十年以前，屬於六個資本主義強國的殖民地，其人口不過二萬萬五千萬人。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殖民地的人口便約有六萬萬了，如果把當時已經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計算在內，那末，被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國度用殖民地依賴性手段所壓迫的人口，便有一個整數——十萬萬人了。但是，我們知道，除了直接的國家的、法權的依賴性以外，殖民地的依賴性，還須以一連串的財政上和經濟上的依賴關係爲前提，還須以一連串的戰爭爲前提。這種戰爭，人們並不把它看作戰爭，因爲當那些用最精良的殺人武器所武裝起來的歐美帝國主義軍隊屠殺殖民地國家手無寸鐵的和毫無防禦的居民時，這種戰爭常常變成一種大屠殺。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就是不可避免地由對全地球之這種分割中，由資本主義獨佔之這種統治中，由區區少數大銀行——一國只有兩家、三家、四家、至多七八家——之這種萬能中而長成的。這一戰爭之發生是爲了重新分割全世

○ 李西 (Lysis) 是法國作家列泰爾的筆名，他是反對法國國會的反動組織之頭子。

界。這一戰爭之進行，是爲了區區大國集團中那一集團——獲得掠奪、絞殺和剝削全地球的可能和權利。你們知道，這次戰爭是以有利於英國集團而解決了這一問題。這次戰爭的結果，我們看到，一切資本主義的矛盾更無比地尖銳化了。戰爭一下子把地球上大約兩萬萬五千萬人口拋棄於等於殖民地地位的境地。戰爭拋棄了俄國，其人口約一萬萬三千萬，它拋棄了奧匈、德國、保加利亞，三國人口不下一萬萬二千萬。這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裏，其中一部份如德國是屬於最先進、最開化、最文化、在技術上立於現代進步水平的國度。戰爭用凡爾賽條約的辦法，以這些條件強加於它們，即先進的民族竟陷於殖民地依存性、貧困、飢餓、破產、無權無利之境地，因爲它們在好多代被條約所束縛，並被條約置於沒有一個文明民族曾經遇過的這種條件之下。你們看到世界的圖景是這樣的：在大戰以後，不下十二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一下子遭受殖民地的壓榨，遭受殘暴的資本主義之剝削，這種資本主義曾以愛好和平自誇，而且在五十年以前它有若干權利以此自誇，當時地球尚未分割，當時獨佔還未佔統治地位，當時資本主義可以比較和平地發展，而沒有巨大的軍事衝突。

現在，在這個和平時代以後，我們看到了壓榨之奇蹟般的尖銳化，我們看到了向那比以前更壞的殖民地壓榨與軍事壓榨之返回。凡爾賽條約把德國及整列的戰敗國置於經濟生存之物質的不可能之條件下，置於完全無權無利和屈辱之條件下。

那些民族享受了這呢？爲了答覆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回憶一下，美國——只有它

一國完全因戰爭而贏了，它完全由有大批債務的國度而轉化爲大家都向他負債的國度了，——的人口不多於一萬萬；日本——它也贏了很多，它立於歐美衝突以外，而侵佔了巨大的亞洲大陸——的人口爲五千萬；英國——在這兩國之後它贏的最多——其人口有五千萬；要是加上人口不多的中立國——在戰爭期間它們致富了——我們便得一個整數——二萬萬五千萬。

帝國主義戰爭後所形成的世界圖景，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活生生地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及被戰敗而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殘守原有地位、但却陷入於對美國經濟依賴地位、而在戰爭期間則陷入於軍事依賴地位的國度，因爲戰爭包括了全世界，它不許有一個國家能真正保持中立。最後，我們看到，還有不過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那些不消說只是上層分子、只是資本家享受了瓜分世界利益之國度裏。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世界的全部人口。我願給你們提醒這幅世界之圖景，因爲那引向革命的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帝國主義底一切基本矛盾，那引向與第二國際作殘酷鬥爭的工人運動中的一切基本矛盾（即主席所說過的**基本矛盾**）——一切這些都和世界人口之完全瓜分聯系在一起的。

##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提綱——

### 一 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與被壓迫民族底解放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在各先進國裏，資本底發展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底範圍，以獨佔代替了競爭，而造成了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所以，在西歐和美國，放在日程上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爲推翻資本主義的政府，爲剝奪資產階級而進行革命的鬥爭。帝國主義就推動羣衆去進行這樣的革命鬥爭，因爲帝國主義大大地加劇階級的矛盾，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使羣衆地位趨於惡化；在經濟方面，是托拉斯和物價昂貴；在政治方面，是軍國主義底增長，戰爭底累起，反動勢力底加強，民族壓迫和殖民地掠奪之鞏固和擴大。勝利的社會主義必需要實行完全的民主制，因此不但要實行各民族底完全的平權，並須實現各被壓迫民族底自決權，即自由的政治的分立權。社會主義的政黨若是不以自己在目前、在革命時期、在革命勝利之後的

一切實際行動，來證明牠們將解放被奴役的民族，證明牠們將基於自由的聯合建立對這些民族的關係（而如果没有分立底自由，則自由聯合是一句騙人的話），那末，這樣的政黨就是背叛了社會主義。

當然，民主制亦是一種國家底形式，牠應當隨着國家底消滅而消滅，但是這祇有從澈底勝利了的和穩固了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完全的共產主義時，才能達到。

## 二 社會主義革命與爭取民主制的鬥爭

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的行動，不是一個戰線上的一次搏鬥，而是各種激烈的階級衝突底整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即在經濟和政治底一切問題上的一長列的搏鬥，這些搏鬥祇有用剝奪資產階級的辦法才能完成。若以為爭取民主制的鬥爭，會使無產階級離開社會主義革命，或是蒙蔽、模糊社會主義革命等等，那是一個根本的錯誤。反之，像勝利的社會主義不實現完全的民主制，是不可能的一樣，無產階級若不為民主制而作全面的、澈底的和革命的鬥爭，則牠就不能準備自己去戰勝資產階級。

但是，若從民主綱領中除去一條，例如關於民族自決這一條，藉口說，在帝國主義之下，這一條似乎『不能實現』，或是『幻想』，那末，這同樣是一種錯誤。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底範圍以內是不能實現的，此種論斷，可有兩種了解法：一種是在絕

對的、經濟的意思上，一種是在有條件的、政治的意義上。

在第一種場合中，這個論斷在理論上是根本錯誤的。第一，在資本主義之下，如勞動貨幣或消滅危機等等，在這個意思上講來是不能實現的。但從此便說，民族自決同樣是不能實現的，這是完全不對的。第二，甚至一九〇五年挪威與瑞典分離<sup>①</sup>這一個例子，已足以推翻民族自決在這個意思上『不能實現』的論斷。第三，假使德意志和英吉利（舉例來說）今天或明天稍為變更一下政治上與戰略上的相互關係，則波蘭、印度等新國家之成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若是有人否認這一點，是很可笑的。第四，財政資本在其向外擴張的趨向中『自由地』購買和收買最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政府及任何一國、甚至『獨立』國底被選舉的官吏。財政資本底統治，像一般資本底統治一樣，用政治民主領域內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加以消除的；而民族自決是完全和獨特地屬於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財政資本底這種統治絲毫不能消滅政治民主底意義：政治民主乃是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之更自由的、更廣泛的、更明顯的形式。因此，凡認為在資本主義之下，政治民主底要求之一在經濟意思是『不能實現』的，這些論斷，可歸結為在理論上不正確地確定了資本主義和一般政治民主之間的一般的和基本的關係。

① 關於挪威之脫離瑞典的詳情可參看『論民族自決權』一文。『列寧全集』，第十七卷，四五〇—四五五頁。



在第二種場合中，這個論斷是不完滿和不確切的。因為在帝國主義之下，不僅是民族自決權，而且是政治民主之一切根本要求，只能不完全地、殘缺地『實現』，並且這是少見的例外情形（例如一九〇五年挪威之脫離瑞典）。一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所提出的即刻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資本主義之下，如果沒有多次的革命，也是『不能實現』的。然而並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社會民主黨要拒絕爲這一切要求而進行刻不容緩的和最堅決的鬥爭（拒絕這種鬥爭祇有利於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罷了）。恰恰相反，社會民主黨必須要以革命的手段，而不是用改良主義的方法，去提出和實行這一切要求；不要爲資產階級合法性底範圍所限制，而要打破這些範圍；不要以國會中的發言和口頭上的抗議爲滿足，而要吸引羣衆去作積極的行動，把每次爭取根本的民主要求的鬥爭，擴大和加劇起來，一直到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直接進攻爲止，就是說，一直到剝奪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主義革命爲止。社會主義革命，不僅由於大罷工或街頭遊行示威、或飢民騷動、或軍隊暴動、或殖民地叛亂可以爆發起來，而且由於某一政治的危機，如特別福斯事件①，或查伯恩恩事件②之類，或因被壓迫民族分立問題而舉行的國民公決等等，

① 特別福斯是法國總參謀部的一個軍官，於一八九四年被控爲奸細。他是猶太人，因此，反動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便掀起反對特別福斯運動，力謀對他判罪，其實他是沒有罪的。法國有名的社會主義者佐列士和著名的作家佐拉都替特別福斯辯護。法國在這一時期會展開了廣大的辯論性的擁護特別福斯的運動。

亦可以爆發。

在帝國主義之下，民族壓迫底加厲，並不是使社會民主黨放棄爲民族分立自由而作的『烏托邦的』（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鬥爭，正是相反，這種民族壓迫底加厲，而是使社會民主黨加緊利用也是在這個基礎上面所發生的衝突，作爲羣衆行動底導火線，作爲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底導火線。

### 三 民族自決權底意義及其對聯邦制的關係

民族自決權只是意味着政治意思上的獨立權，政治上自由脫離壓迫民族的一種權利。具體說來，政治民主底此種要求，意味着有爲分立和要分立的民族用國民公決的方法來解決分立問題而進行鼓動之完全自由。因此，此種要求並不是等於分立、分散、成立小國家的要求。牠祇是意味着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澈底表現。一個國家底民主制度，愈近於分立底充分自由，則在實際上欲求分立的趨向，亦愈少而愈弱，因爲無論從經濟進步的觀點上來看或從羣衆底利益上來看，大國家佔到便宜，這是毫無疑義的，

97

◎ 查伯恩事件——即一九一三年末查伯恩城（愛爾薩斯省）居民與駐紮該地的德國部隊之間所發生的衝突，起因係德國軍官欺壓法國和平居民。

而且這些便宜是隨資本主義底發展而日益增進的。承認自決並不是等於承認聯邦制之爲一種原則。可以堅決反對這個原則而贊成民主的集中制，但把聯邦制當作爲達到完全的民主的集中制的唯一道路時，則與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聯邦制之爲愈。馬克思是個主張集中制的人，他正從這個觀點出發，甚至寧願愛爾蘭和英吉利結爲聯邦，而不願愛爾蘭受英人暴力的支配。

社會主義底目的，不但是要消滅人類之分散爲各小國及各民族底一切孤立性，不但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起來，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起來。正是爲要達到這一個目的，一方面，我們應向羣衆解釋，倫諾爾和鮑威爾所提倡的所謂『民族文化自主』的思想是反動的；另一方面，我們應當要求解放被壓迫民族，這不是在一般的浮泛的空話上，不是在毫無內容的宣言上，不是把這個問題『延擱』到社會主義時代，而是在明確規定的政綱上，這一政綱要特別顧及壓迫民族中社會黨人之虛僞和懼怯。人類祇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方能達到階級底消滅；同樣地，人類祇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就是被壓迫民族分立底自由）的過渡時代，方能達到各民族底不可避免的融合。

#### 四 民族自決問題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提法

不僅民族自決這一個要求，而且我們民主的最低綱領底一切條文，在以前，還在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時候，就已經由小資產階級所提出來了。而且小資產階級至今還烏托邦式地提出這一切條文，他們看不見民主制下的階級鬥爭及階級鬥爭底加劇，相信「和平的」資本主義。欺騙人民的和考茨基主義者所擁護的在帝國主義之下可以實現平等民族之和平聯合的烏托邦，正是這樣的。社會民主黨底綱領，與這種市儈的機會主義的烏托邦完全相反，牠應當提出民族之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這個區分，把牠當作帝國主義之下基本的、最重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區分。

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不能只限於用些一般的、千篇一律的、爲各個和平主義的資產者所重複的空話去反對併吞和贊成一般民族底平權。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所特別「不高興的」問題，即基於民族壓迫的那種國家底境界問題，不能緘默無言。無產階級不能不反對那種強迫被壓迫民族保留於某國版圖以內的辦法，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不能不爲自決權而鬥爭。無產階級應當要求，被「自己的」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上分立底自由。否則，無產階級底國際主義祇是一種空話；而壓迫民族底工人與被壓迫民族底工人之間，即不能有相互的信任，也不能有階級的團結；而改良主義的和考茨基主義的擁護民族自決的人，他們不談到被「自己的民族」所壓制而強迫保留在「自己的」國家內的那些民族，他們的假面具，還是沒有被揭破。

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底社會主義者，應特別堅持和實行那種壓迫民族底工人和被壓迫民族底工人間之完全的、絕對的統一，組織上的統一也在內。沒有這種統一，則在資

產階級底一切詭計、叛變和欺騙之下，就不能堅持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及其與別國無產階級底階級的團結一致。因為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經常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為欺騙工人的東西；在對內政策上他們利用這些口號，去與統治民族底資產階級作反動的妥協（如在奧國和俄國的波蘭人，與反動勢力勾結，去壓迫猶太人和烏克蘭人）；在對外政策上，他們力謀與相互競爭的帝國主義列強之一實行勾結，為的實現他們自己的掠奪目的（如巴爾幹半島各小國底政策等等，就是如此）。

爭取民族自由，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在某種條件之下，會被其他另一個「大」強國所利用，以遂其同樣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情形，很少能逼迫社會民主黨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這猶之乎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的口號以達其政治欺騙和財政掠奪之目的（如拉丁族諸國中就是如此）這種情形，不能逼迫社會民主黨放棄自己的共和主義是一個樣子的○。

○不消說，若以為從民族自決權中，似乎會得出「保衛祖國」的結論，而遂駁斥民族自決權，那末這是完全可笑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常拿每個民主要求（如民主的共和主義）和每個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主張，去為「保衛祖國」作辯護，這也是不值一駁的。馬克思主義在某些戰爭中，如在法蘭西大革命底戰爭中或在歐洲加里巴德的戰爭中，得出承認保衛祖國的結論，而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得出否認保衛祖國的結論，其方法是分析每一個別戰爭之具體歷史的特性，而絕對不是根據什麼「一般的原則」，也不是根據綱領底某一條。（列寧原註）

## 五 民族問題中之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

馬克思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同，他認為一切的毫無例外的民主要求，不是絕對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眾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之歷史表現。這些要求，在某種環境之下，其中沒有一條不能充當而且的確充當了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在這一關係上，從政治民主底要求中拿出一個要求，即民族自決的要求，而與其餘的要求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是根本錯誤的。在實際行動上，無產階級祇有把自己的為一切民主要求——共和國的要求也在內，——而作的鬥爭，去服從自己的為推翻資產階級而作的革命鬥爭，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另一方面，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者相反，後者『在社會革命的名義之下』否認了『民族問題，前者首先鑒於各先進國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利益，把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底根本原則——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提到了第一位。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正是從德國工人革命運動的利益之觀點，要求德國勝利的民主制宣佈並實現被德國人所壓迫的各民族底自由。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正是從英國工人革命鬥爭之觀點，要求愛爾蘭之脫離英吉利，並且他還補充道：『那怕在愛爾蘭脫離之後會弄成聯邦』。祇有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馬克思才以國際主義的精神真正教育了英國的工人。祇有這樣，馬克思才

能把這個歷史任務之革命解決與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對立起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已經過了五十年了，一直到現在還不會實現愛爾蘭的「改良」。祇有這樣，馬克思才能與資本底擁護者（他們呼喊民族分立底自由是烏托邦和不可實現的，說，不但經濟的集中，而且政治的集中都是進步的）相對峙，而堅持（不是用帝國主義的方法）這種集中的進步性，堅持不基於暴力而基於各國無產階級自由聯合的民族的接近。只有這樣，馬克思才能在民族問題之解決方面，也拿羣衆之革命行動，與那種口頭上的和往往是假仁假義的承認民族平權和民族自決的態度，對立起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及由牠所揭露出來的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假面具底「奧古王馬廐」，顯然地證實了馬克思這種政策底正確，這種政策應為先進各國之模範，因為現在每個先進國都是壓迫其他民族的○。

○ 人們——如最近德國的沙文主義者連亦在「Die Glocke」——「警鐘」，「論自決的空談」一文。——編者註）第八期和第九期上，——往往藉口說：馬克思對某些民族（如在一八四八年對捷克人）底民族運動持否定態度，證明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看來，沒有承認民族自決之必要。但是，這是不對的，因為在一八四八年，曾有歷史的和政治的根據，把民族分為「反動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馬克思斥責前者而擁護後者，這是對的。自決權是民主底要求之一，它自然應當服從民主底一般利益。在一八四八年和以後諸年，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與沙皇制度作鬥爭。（列寧原註）

## 六 在民族自決關係上的三個國家類型

在這一關係上，應當辨別三個主要的國家類型：

第一，是西歐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國。在這裏，資產階級進步的民族運動，早已完結了。這些「大」民族中之每個民族，都在壓迫着殖民地和本國內的異民族。在這裏統治民族底無產階級底任務，正如十九世紀英國無產階級對愛爾蘭的任務一樣。

○ 在有些留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六年戰爭以外的小國家，如荷蘭與瑞士，資產階級極力利用「民族自決」的口號，以袒護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行動。這就是推動這些國家社會民主黨去否認自決的動機之一人們以不正確的理由去擁護正確的政策：即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否認「保衛祖國」。結果在理論上曲解了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上表現了一種特殊的小民族的偏狹性，忘記了被「大強國」民族所奴役的各民族之數萬萬居民。郭泰同志在「帝國主義、戰爭和社會民主黨」這本很出色的小冊子中，不正確地否認了民族自決底原則，但當他要求荷屬印度即刻要有「政治的和民族的獨立」，並揭破荷蘭的機會主義者——不肯提出這樣的要求和不肯爲這個要求而鬥爭的機會主義者的時候，却正確地應用了這個原則。

（列寧原註）



第二，是歐洲東部：奧大利，巴爾幹，尤其是俄羅斯。在這裏，恰恰在二十世紀，特別發展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和加劇了民族鬥爭。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本國資產階級民主改造方面以及在幫助其他各國社會主義革命方面的任務，如果不堅持民族自決權，那是不能執行的。把壓迫民族底工人與被壓迫民族底工人之階級鬥爭融合起來，這個任務在這裏特別困難而特別重要。

第三，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波斯、土耳其以及一切殖民地，總共有十萬萬的居民。在這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一部份還剛才開始，一部份還未完成，社會主義者不但應當要求無條件地、無代價地和刻不容緩地解放殖民地，——而這個要求在其政治的表現上無非就是承認自決權；社會主義者應當最堅決地援助這些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最革命的分，幫助他們的起義——而在發生革命戰爭的時候就幫助他們的革命戰爭——去反對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列強。

## 七 社會沙文主義與民族自決

帝國主義時代和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六年的戰爭，特別提出了在各先進國內反對沙文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任務。在社會沙文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中間，關於民族自決的問題有兩種主要的色彩；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把

「保衛祖國」這個概念應用於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以此來粉飾這樣的戰爭。

一方面，我們看到資產階級底很露骨的奴僕，他們藉口帝國主義和政治集中是進步的一點，贊成併吞，並否認那似乎是烏托邦的、幻想的、小資產階級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民族自決權。屬於這類的人，在德國有孔諾夫、巴烏斯<sup>⊖</sup>和極端的機會主義者，在英國有一部份費邊派<sup>⊖</sup>和工聯底領袖，在俄國有機會主義者：謝可夫斯基，李勃曼，尤克維赤<sup>⊖</sup>等等。

他方面，我們看到考茨基主義者，屬於這類的也有萬德威、倫諾德<sup>⊖</sup>以及英、法等

⊖ 孔諾夫爲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者，會極力主張社會主義者參加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巴烏斯在九十年代由俄國僑居德國，在社會民主黨內工作。自俄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次大會上分裂後，他支持孟塞維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成爲極端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德國資產階級的走狗。

⊖ 費邊社於一八八四年成立於英國，加入者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代表，自稱爲社會主義者，事實上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反對革命。

⊖ 謝可夫斯基爲有名的孟塞維克取消派；李勃曼亦加入取消派；尤克維赤爲烏克蘭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民族主義者。

⊖ 萬德威，比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第二國際國際社會局主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爲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頭一個加入資產階級內閣之人。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之擁護者，革命的工人運動之兇惡敵人。倫諾德，第二國際領袖之一，法國社會黨右派頭子，主張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之人。

國的許多和平主義者。他們主張與前一類人實行統一，而在實際上是和前一類人完全一致的，因為他們的擁護自決權是純粹口頭上的和假仁假義的：他們認為要求政治分立底自由是『過分的』要求（『Zu viel Verlangt』；Kautsky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Neue Zeit』上所寫的話①），他們不堅持壓迫民族底社會主義者有採取革命策略之必要，而是恰恰相反，他們蒙蔽他們的革命義務，為他們的機會主義作辯護，使他們容易欺騙民衆，對於用暴力強迫不完全平等的民族歸併於自己版圖內的那個國家底境界問題，恰恰加以避開，以及其他等等。

這兩種人同樣都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已經完全不能了解馬克思用愛爾蘭的例子所說的那種策略之理論的意義和實際的切要性，這樣也就是拍賣馬克思主義。

至於局部地講到併吞一事，那末這個問題，因為戰爭的緣故而特別迫切了。但是什麼叫做併吞呢？對於併吞的抗議，或者是歸結到承認民族自決，或者是基於辯護 *status quo* ②和仇視一切暴力、甚至仇視革命暴力的那種和平主義的辭句，這是容易相信的事。這樣的辭句是根本虛偽的，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

① 這是指考茨基在德文雜誌『Neue Zeit』（『新時代』）上所發表的論文：『再論我們的幻想』。

② 現狀（在國際關係上）。

## 八 無產階級在最近將來的具體任務

社會主義革命是能够在最近的將來開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在無產階級面前便放着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奪取政權、剝奪銀行和實行其他各種專政辦法。資產階級——特別是費邊派和考茨基主義者這類的智識界——在這樣的時機，對革命強加以有限的民主的目的，以便設法去分散和阻止革命。如果一切純粹民主的要求，在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向資產階級政權基礎實行衝鋒的條件之下，能在某種意思上充當革命底障礙物，那末，宣佈和實現一切被壓迫民族自由（即牠們的民族自決權）之必要，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將是很迫切的，這正如牠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或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底勝利，是一樣迫切的。

然而，到社會主義革命底開始，有可能還要經過五年、十年或十年以上。此時列在日程上的任務，就是本着這樣的精神來對羣衆作革命的敎育，即使社會主義的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不能隸屬於工人政黨，使他們不能得到如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那樣的勝利。社會主義者應當向羣衆解釋：英國社會主義者不要求殖民地、愛爾蘭有分立之自由，——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求殖民地、愛爾薩斯人、丹麥人、波蘭人有分立之自由，不把直接革命的宣傳和革命的羣衆行動推廣到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方面去，不利用

像查伯恩一類的事件，在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中間作最廣大的非法宣傳，舉行街頭的遊行示威和革命的羣衆發動，——俄國社會主義者不要求芬蘭、波蘭、烏克蘭等有分立之自由，以及其他等等，——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底行動，正像沙文主義者底行動，正像渾身血污的帝國主義君主制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走狗底行動。

## 九 俄國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及

### 第二國際對於民族自決所持的態度

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間關於自決問題的意見分歧，還在一九〇三年的代表大會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黨綱，並不願波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底抗議，而將第九條，即承認民族自決權的一條，包括於該黨綱中。從此以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人，再沒有一次用自己黨底名義來重新提議取消我們黨綱內的第九條，或提議用什麼其他的公式來代替這一條。

在俄國，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即一萬萬以上的人口，是屬於被壓迫民族的，——在俄國，這些民族多半居住於邊疆，——在俄國，這些民族中間有一部份民族底文化程度是比大俄羅斯人更高些，——在俄國，政治制度特別具有野蠻的和中世紀的性質，——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俄國，承認被沙皇制

度所壓迫的各民族有與俄國自由分立之權，這爲了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任務，是社會民主黨所絕對應盡的義務。一九一二年正月所恢復的我們的黨，於一九一三年通過了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批准民族自決權，並且正是用上述的具體的意義來說明牠。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六年，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在資產階級以及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中間（魯班諾維赤、普列漢諾夫、『我們的事業』〇等等）之猖獗，更加鼓舞我們去堅持這個要求，並承認凡否認這個要求的人，實際上就是贊助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和沙皇制度。我們的黨申明，牠對於這種反對自決權的言論，絕對不負任何的責任。

波蘭社會民主黨對於民族問題的立場底最新公式（波蘭『社會民主黨』在齊美瓦德大會〇上的宣言），包含有下列的意思：

〇『我們的事業』爲孟瑟維克的雜誌，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合法出版，曾表現極端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之觀點。

〇國際社會主義會議，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九—十二日在瑞士齊美瓦德城舉行，故名。該會議曾發表告歐洲無產者宣言，號召爲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而鬥爭。但該會議未接受列寧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及成立第三國際的口號，因而也沒有具體指出真正革命的退出戰爭的道路。在這次會議上，列寧曾組織了齊美瓦德的左派，參加者爲一部份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該派要求爲社會主義革命、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成立第三國際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這個宣言申斥德國政府和其他政府，這些政府把「波蘭地區」看作是行將開始的補償賭博中之擔保品，「剝奪波蘭人民自己解決自己命運的可能性」。波蘭社會民主黨堅決地莊嚴地抗議，反對重新劃分區域，並將完整的國家撕成幾塊……。」牠責斥那些把「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獻給荷根楚倫王朝○的社會主義者……。牠相信：只有參加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底這種日益逼近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作的鬥爭，「才能毀掉民族壓迫底枷鎖和消滅異邦統治底一切形式，保證波蘭人民得以在各民族底聯合中平等一員的資格有全面自由發展之可能」。該宣言承認戰爭「對於波蘭人」，是「雙重的兄弟殘殺的」戰爭（「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彙刊」第二期，第一五頁，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號；俄文譯本見「國際與戰爭文集」，第九七頁）。

這些議論，實質上與承認民族自決權沒有任何的區別，不過它比第二國際大多數的黨綱和決議案，其政治措辭還更浮泛，還更模糊。凡企圖把這些意思表現於確切的政治措辭中和確定它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之適用性，或僅僅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之適用性，這將更明顯地表示出：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否認民族自決，是錯誤的。

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社會黨大會承認民族自決的決議，應當根據上述的那些提綱補

① 荷根楚倫王朝為威爾二世所屬之一族，後者為德國皇帝，在位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止。

充如下各點：(一)指出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這個要求之特別迫切性；(二)指出政治民主底一切要求——這個要求也在內——之政治上的有條件性及其階級的內容；(三)指出有把壓迫民族底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被壓迫民族底社會民主主義者之具體任務加以區別之必要；(四)指出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對自決的不徹底的、純粹口頭上的、因而按其政治意義說來是虛偽的承認；(五)指出有些社會民主黨人，尤其是大國民族（大俄羅斯人、英美人、德人、法人、意人、日人等等）底有些社會民主黨人，不堅持被『自己的』民族所壓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立之自由，他們事實上和沙文主義者相同；(六)指出爲這個要求而作的鬥爭——像爲政治民主之一切根本要求而作的鬥爭一樣，——必需使之服從爲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和爲實現社會主義而作的直接的革命的羣衆鬥爭。

如果把有些小民族底觀點，尤其是波蘭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反對用波蘭資產階級之欺騙人民的民族主義口號的鬥爭，使他們達到了不正確地否認民族自決的地步）底觀點搬到『國際』中來，那末，這就是一個理論上的錯誤，是拿蒲魯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上就是對大國民族底最危險的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予以不自覺的支持。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



附言 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三號剛才出版的“Neue Zeit”<sup>①</sup>上，考茨基本着耶穌的容忍精神，公開與最卑鄙的德國沙文主義底代表奧斯特利茨求和，他駁斥哈布斯布王朝的奧大利有被壓迫民族分立之自由，而承認俄國的波蘭有這樣的自由，以表示其對奧登堡<sup>②</sup>和威廉第二效犬馬之勞。這是考茨基主義自己揭破自己的再好不過的事實！

一九一六年三月

（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七——四八頁）

① “Neue Zeit”（新時代）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學術機關刊物，係考茨基於一八八三年所辦。

② 奧登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德軍總司令，從一九二五年起為德國總統。

## 論帝國主義時代

### 民族解放戰爭的可能性及其勝利條件

——節錄：「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

在尤尼烏斯○底錯誤論點當中，其第一個見於「國際社」○提綱第五條：「……在這

○尤尼烏斯係盧森堡的筆名。

○「國際社」係於帝國主義戰爭諸年所形成的一群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導者爲露莎·盧森堡、加爾·李卜克內西、F·梅林、K·蔡特金等。該社進行非法的革命工作，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曾出版「國際」雜誌（僅一期），後又改名爲「斯巴達克」，因此該社以後亦改名爲「斯巴達克社」。該社並進行鬥爭以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和中派主義。但由於在綱領策略問題上以及在組織問題上該社及其領袖還不能最後放棄社會民主黨的見解，所以，其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派之批評和組織上的鬥爭會充滿着不徹底性和動搖。該社未曾一下子在組織上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決裂，而曾加入中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在該黨內保存了組織上的獨立性。布爾塞維克在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鬥爭中盡力支持他們，但同時堅決地批評他們的半孟塞維克的錯誤。

在德國革命最初數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斯巴達克派曾積極參加革命鬥爭。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該派與獨立黨最後分裂，而與德國若干其他革命的組織一同組成了共產黨。

個脫離的帝國主義時代(紀元)，再不能有任何民族的戰爭了。民族利益只是用作欺騙的工具，以便交出勞動人民大眾爲其死敵——帝國主義服務罷了。」……第五條(它是以此個論點結束的)的開頭是評述當前的大戰，說它是帝國主義的大戰。有可能，這種對一般民族戰爭之否認，不是一時疏忽，便是在強調當前大戰是帝國主義大戰而不是民族戰爭這個完全正確的思想時的一股偶然熱情。但是因爲相反的情形亦有可能，因爲各種不同的社會民主黨人，由於誤將當前大戰認做民族戰爭而得出否認任何民族戰爭之錯誤結論，所以，對這個錯誤不能不說幾句。

尤尼烏斯是完全正確的，他強調「帝國主義環境」在當前大戰中的決定影響，他說在塞爾維亞的背後是站着俄國，在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背後是站着俄國的帝國主義，並謂比如荷蘭之參加戰爭也是帝國主義的參加，因爲：第一，它是爲了保護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是帝國主義聯盟之一的同盟者。這對於當前戰爭是不容爭辯的。而且在這裏，尤尼烏斯特別強調這樣一點，即對於他首先最重要的是與「民族戰爭之怪物」作鬥爭，「這種怪物在今日是在支配着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因之，不能不承認他的這種議論也是正確的，是完全適當的。

錯誤只是在於對於這一真理之誇大，對馬克思主義的要求乃具體的要求這一點之放棄，把對當前戰爭之估計搬到帝國主義時代一切可能的戰爭上去，忘記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擁護「再不能有民族戰爭了」這一命題的唯一論據，乃是：世界已被一撮

「大」帝國主義強國相互瓜分了，因此，任何戰爭，即使它在開頭是民族戰爭，最後也要轉變為帝國主義戰爭，因為它總要牽動帝國主義列強或聯盟之一的利益的。

這一論據之不正確是一目了然的。顯然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之基本論點，就在於自然和社會中的一切側面都是有條件的和可動的，那在某些條件之下不能變為自己對立性的現象連一個都是沒有的。民族戰爭可以轉變為帝國主義的戰爭，反之，帝國主義的戰爭亦可以轉變為民族戰爭。舉一個例子：法國大革命前的戰爭，本是作為民族的戰爭而開始的，而且曾經是如此的。這些戰爭都是革命的；因為它們之進行都是為了保護大革命，反對反革命的君主政體之聯合。但是當拿破崙創建了法蘭西帝國、奴役歐洲一整列的早已結成的、大的、富有生氣的民族國家的時候，法蘭西的民族戰爭便成了帝國主義的戰爭，而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又產生了一些以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為目標的民族解放戰爭。

只有詭辯者才會根據一個可以轉變為別一個的理由，抹殺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戰爭間的差別。辯證法不止一次會用作——在希臘哲學史上——走上詭辯術的橋樑。不過，我們依舊是辯證法者，我們用以與詭辯術作鬥爭的手段，不是否認一般任何轉變之可能性，而是在特定的轉變之環境中和其發展中對它加以具體的分析。

至於當前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會轉變為民族戰爭一點，這是高度不可信的，因為無產階級乃是代表向前發展的一個階級，它在客觀上力謀把當前的帝

國主義戰爭轉變爲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其次還因爲兩個聯盟底力量相差並不大，而且國際金融資本到處建立了反動的資產階級。但是却不能宣佈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要是歐洲無產階級忽然陷於軟弱無力至二十年之久；要是當前的大戰是以拿破崙之類的勝利和對好多富有生氣的民族國家之奴役而告終；要是歐洲以外的（尤其是日本和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再能維持二十年，例如由於日美戰爭，沒有過渡到社會主義，那時在歐洲偉大的民族戰爭也許是有可能的。這將是歐洲倒退數十年的發展。這是不可信的。但是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爲把全世界史想像作一帆風順而整整齊齊地向前進行，不會有時巨大的向後跳躍，那是不辯證法的，不科學的，理論上不正確的。

再則，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方面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信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國、土耳其、波斯）生活着十萬萬多的人，即全地球人口的一半以上。在這些地方，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已經很強大，便是日在增長着和成熟着。任何戰爭都是政策之用別種手段之繼續。殖民地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不可避免地將爲其民族解放政策之繼續。這樣的戰爭可以引導到今日「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但亦可以不至如此，這要看好多情況而定的。

舉一個例子：英國和法國，爲了殖民地，打了七年的仗，即都進行了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不論在奴隸制度的基礎上，也不論在原始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更不論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之現代基礎上都是可能的）。法國被戰敗了，而喪失了其殖民地的一

部份。在幾年以後，便開始了北美各州反對英國一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法國和西班牙（當時兩國本身都繼續握有今日美國的一部份），因仇視英國之故，即因爲了保護自己的帝國主義利益之故，跟起義反對英國的各州締結了友好條約。當時法軍跟美軍在一起共同打英國人。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帝國主義的競爭乃是一個從屬的、沒有嚴重意義的因素——與我們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戰爭（在奧塞戰爭中，民族因素跟決定一切的帝國主義的競爭相比較，是沒有嚴重意義的）所見的，適爲相反。由此可見，死板地應用帝國主義一概念，從它得出民族戰爭是『不可能』的結論，那是如何的妄誕。例如，波斯、印度及中國聯合起來，以反對某些帝國主義強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完全可能的和可信的，因爲這種戰爭是從這些國度底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至於這種戰爭之轉變爲今日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帝國主義戰爭，這將依好多好多具體情況而定，如果想保證這些情況之必然到來，那是可笑的。

第三，甚至在歐洲，也不能認爲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戰爭是不可能的。『帝國主義時代』曾使現今的戰爭成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它不可避免地還會產生（在社會主義尙未來到以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已使現今帝國主義列強的政策成爲澈頭澈尾帝國主義的政策，但是這一『時代』絲毫不排除比如小國（假如被吞併的或民族上被壓迫的）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之民族戰爭，同樣，它也絲毫不排除歐洲東部大規模的民族運動。例如，尤尼烏斯對奧國是判斷得很健全的，他不僅只是估計到了『經濟的』方面，而且也估計到

了特殊政治的方面，特別指出了「奧國底內部的毫無生氣」，承認「哈布斯堡君主政體不是資產階級國家底政治組織，而只是幾個社會寄生物徒黨之聯系薄弱的新迪加」而已，並承認「奧匈帝國之取消，在歷史上只是土耳其崩潰之繼續，同時也是歷史發展過程之要求」。若干巴爾幹國家和俄國所處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大」強國於當前戰爭中精疲力盡的條件下或在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之下，民族戰爭，甚至勝利的民族戰爭是完全可能的。帝國主義列強底干涉，在實踐上，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之下都能實現的，這是一方面。而別一方面，如果有人「冒昧地」說，小國反對「大國」的戰爭是無希望的，那末我們須要指出，無希望的戰爭也是一種戰爭；其次，「大國」內部的某種現象——例如革命之開始——亦可以使「無希望」的戰爭成爲很有希望的戰爭。

我們對於彷彿「再不會有民族戰爭了」這個論點之不正確性所以詳細地駁斥了一番，這不僅因爲該論點在理論上顯然是錯誤的。要是在這樣的時候，即創立第三國際只有在非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之基礎上才有可能的時候，「左派」却表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毫不關心，那自然是十分可悲的。而且因爲在實踐政治關係上這個錯誤是有害的：人們從它當中可以得出宣傳「解除武裝」的謬論，因爲除了反動戰爭以外，彷彿任何戰爭都不會再有了；人們還可以從它當中得出更荒謬和直接反動的對民族運動漠不關心的結論。當歐洲「大」民族即壓迫大量弱小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其人員以彷彿學者的姿態宣稱「再不會有民族戰爭了」的時候，這種漠不關心便變成沙文主義了。反對帝國

主義列強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和可信的，而且它們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革命的，雖然爲了這些民族戰爭之勝利，自然，或者要有被壓迫國度巨大數量居民（在我們所舉的例子——印度和中國，則是數萬萬居民）之共同努力，或者要有國際形勢諸條件（例如帝國主義列強因其精疲力盡，因其戰爭，因其敵對……等，以致無力實行干涉）之特殊順利的配合，或者要有某一大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之同時起義（最後舉出的這個情況，從對無產階級勝利所願望和有利的觀點看來，乃是第一個）。

然而要指出的，就是非難尤尼烏斯，說她對民族運動，漠不關心，那是不公平的。她至少指出，社會民主黨黨團對於喀麥隆一個土人領袖因「叛國」（顯然是因在戰爭爆發時企圖舉義）而處死一事，緘默不言，乃是該黨團的罪惡之一；同時，在另一個地方（特別是對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的列根、林赤等惡徒而說的），她強調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她十二分確定地說：「社會主義承認每個民族都有獨立與自由權，都有獨立處理自己命運之權」；國際社會主義承認自由、獨立、平等的民族之權利，只有它才能建立這樣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實現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底這個口號——作者公正地說——像一切其餘的口號一樣，不是用作對現存東西之辯護，而是用作道路之指示人，用作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革新的、積極的政策之刺激物。」（七七及七八頁）因之，誰以爲一切左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陷入於對馬克思主義底狹小的和滑稽的解釋，如若干荷蘭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人所作者，而否認甚至在社會主義之下有民族自決權，那就大錯而特錯



了。關於這個錯誤底特別是荷蘭和波蘭的來源，我們在別處還要說到的。

尤尼烏斯底另一個錯誤的議論，是跟保衛祖國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帝國主義戰爭期間的一個根本問題。尤尼烏斯曾使我們要抱這種信念，即：我們的黨對這個問題給了唯一正確的提法；無產階級，在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中，鑒於它的強盜的、奴隸佔有的、反動的性質，鑒於以爭取社會主義的內戰與它對立（並力謀把它轉變為內戰）之可能與必要，反對保衛祖國。尤尼烏斯一方面很甘脆地揭露了這次戰爭之帝國主義性質，以別於民族戰爭；別一方面，却陷於極端奇妙的錯誤之中，企圖把民族綱領牽強附會，應用於當前的、非民族的、戰爭！這是幾乎不可置信的，但却是事實。

官方的社會民主黨人，如列根派及考茨主義者之流，給資產階級（他們極力喊叫外國的『侵犯』，以便欺騙民衆；隱瞞戰爭之帝國主義性質）效勞，特別熱心地重覆這個『侵犯』的理由。考茨基現在勸說天真而容易信從的人們（經過俄國的。C. 斯別克達多爾），使他們相信，他從一九一四年底起就轉向反對派了。考茨基現在還繼續在引證這個『理由』！在竭力駁斥這個理由時，尤尼烏斯舉了一些最有教訓的歷史例子，以便證明『侵犯和階級鬥爭在資產階級歷史上不是矛盾，如像官方的傳說所宣佈者，而是一個乃是別個之手段和表現』。例子：法國的布爾奔會招來外國侵犯以反對雅柯賓派，一八七一年資產者會招來外國侵犯以反對巴黎公社。馬克思在『法國的內戰』一書中寫道：

「那舊社會還能作到的高度的英雄主義的高漲，乃是民族戰爭，這種民族戰爭

現在竟成了政府底純粹的詐騙技倆，把階級鬥爭推向更遲的時間，便是這一詐騙技倆之唯一目的。當階級鬥爭爆發而成爲內戰火焰的時候，這種詐騙技倆也就煙消雲散了。」

「法國大革命——尤尼烏斯引證一七九三年的例子說——乃是一切時代之典型例子。」從這一切之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因之，一世紀來的經驗證明，不是戒嚴狀態，而是鼓舞民衆自尊心、英雄主義、及道德力量的獻身的級階鬥爭，才是最好的防衛國家，最好的保衛國家，以反對外敵。」

尤尼烏斯底實際的結論是：「是的，在歷史的大危機時期，社會民主黨人務須防衛自己的國家。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底重罪，正是在於它在自己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宣言裏邊曾莊嚴地宣佈：「在危險之際，我們不能對我們的祖國坐視不救」，而在同一個時期，該團却食言了。它在最大危險之際，把祖國坐視不救。因爲在這個時期它對祖國的頭一個責任，便是：向祖國指出當前帝國主義戰爭底真正內幕，毀壞愛國主義的和外交的謠言網，這個網把這種侵犯祖國之事包住了；高聲而明白地宣稱，在這個戰爭中，勝利和失敗對於德國人民同樣都是滅亡，極力抵抗用戒嚴狀態的手段來絞死祖國；宣佈有立刻武裝人民和允許人民解決戰爭及和平問題之必要；堅決要求人民代表機關在全部戰爭期間不間斷的開會，以便保證人民代表機關對政府之用心的監督及人民對人民代表機關之用心的監督；要求立刻廢止一切政治上的權利限制，因爲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有效

地保護自己的國家；最後，以一八四八年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底奮的眞正民族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底綱領：單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國的口號，去與帝國主義的戰爭綱領——朝向保存奧大利和土耳其，即朝向保存歐洲和德國反動勢力的綱領對立起來。這就是在全國面前應當插起的一面大旗，這個大旗乃是眞正民族的旗子，眞正解放的旗子，它是跟德國底優良傳統和無產階級底國際主義的階級政策底優良傳統一致的。』……『這樣，祖國利益與無產階級國際團結一致之間的嚴重分歧，那鼓舞我們的國會議員們以「沉重的心」站在帝國主義戰爭方面的悲劇式的衝突，乃是一種純粹的幻想，是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虛構。反之，國家利益與無產階級國際之階級利益之間，在戰爭時期及在和平時期存在着圓滿的協和；戰爭與和平都要求最有力的發展階級鬥爭，最堅決的堅持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

尤尼烏斯就是這樣立論的。其立論之錯誤是一目了然的，假使我們的沙皇制度的公開的和隱蔽的走狗——普列漢諾夫和赤痕克里老爺們，也許甚至馬爾托夫和赤赫才老爺們，幸災樂禍地抓住尤尼烏斯的話，不是考慮理論的眞理，而是考慮掙脫出來，消滅痕跡，攪亂工人的耳目，那末我們就不得不更詳細地來究明尤尼烏斯錯誤之理論來源。

她提議以民族的綱領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對立起來』。他向先進的階級提議要把面轉向過去，不是轉向將來！在一七九三和一八四八年，在法國和德國，以及在全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會客觀地列在日程上。與這個客觀的歷史的情況相適應的是當時民主

主義的「真正民族」的、即民族資產階級的綱領，在一七九三年，資產階級和平民底最革命的分·子曾實行了這種民主主義，而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曾以一切先進的民主主義之名義宣佈了這種民主主義。那時在客觀上是以革命民主的戰爭，民族解放的戰爭對抗封建王朝戰爭的。時代之歷史任務之內容，就是這樣的。

現在對歐洲先進的、最大的國家，客觀的形勢是不同的了。向前的發展——假定不是指可能的、暫時的倒退幾步而言的話——，只有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只有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才行。從向前發展的觀點看來，從先進階級的觀點看來，在客觀上只有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即首先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取政權的國內戰爭，沒有它便不能有嚴重的前進運動的戰爭；其次，只有以一定的、特殊的條件下保護社會主義國家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可能的戰爭，才能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戰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之戰爭對立起來。因此，那些準備採取有條件保衛祖國即在俄國勝利革命和共和國勝利之條件下保衛祖國的觀點的布爾塞維克，他們雖忠於布爾塞維主義之字母，而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為被捲入歐洲先進國底帝國主義戰爭之俄國仍是在共和國的形式上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

尤尼烏斯說，階級鬥爭乃是反對侵略的最好手段，他只是應用了馬克思的辯證法之一半，在正確的路上走了一步，現在又離開這條路了。馬克思的辯證法要求對每一特殊的歷史局面要作具體的分析。說階級鬥爭是反對侵略的最好手段，這對推翻封建制度的

資產階級說或對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說，都是對的。正因為這對於任何階級的壓迫都是對的，所以這就太一般了，因而對一定的特殊的場合就不够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也是階級鬥爭的形式之一，只有階級鬥爭的這個形式才可拯救歐洲（全歐洲，不是一國）於侵略危險之下。「大日耳曼共和國」，即使它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存在的話，也是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

尤尼烏斯曾詳細地研究了對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和正確口號：反對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但她却害怕澈底說出全部真理，而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向後轉到『民族戰爭』的幻想上去了。要是不是從理論的方面、而是從純粹實踐的方面考察一下問題，那末尤尼烏斯的錯誤也是很明白的。德國底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一切階級，直到農民止，都是擁護戰爭的（在俄國，大概也是這樣——至少富裕的和中等的農民之多數及很大一部份的貧農，顯然都是處在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底迷惑之下的）。資產階級會充分武裝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宣佈共和國、常設國會、民選軍官（『人民之武裝』）等綱領，那在實踐上就是說『宣佈』革命（具有不正確的革命綱領！）尤尼烏斯在這裏說，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革命會列在日程上，它是隱藏在戰爭懷內，從戰爭中長成。應該以革命階級之名義『宣佈』這一點，澈底而大胆地指出該階級的綱領：社會主義，它在戰爭時代，沒有反對起反動的、犯罪的、注定人民遭受空前災難的資產階級的內戰是不可能的。應

該想出有系統的、澈底的、實踐的、在革命危機底任何發展速度下絕對可以實現的行動，這種行動是循着日益成熟的革命之路線進行的。這種行動在我黨底決議案中已經指出了，這就是：一、投票反對信用借款；二、斷絕『國內和平』；三、成立非法的組織；四、兵士聯誼；五、支持羣衆之一切革命的活動。一切這些步驟之成功勢必要引導到國內戰爭。

偉大的歷史綱領之宣佈，無疑地，曾有巨大的意義；只是不是舊的和對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過了時的德國民族的綱領，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綱領罷了。你們有產者，是爲了掠奪而打仗的；我們，一切作戰國底工人，向你們宣佈戰爭，宣佈爲社會主義的戰爭，——這就是未曾叛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如列根們、達維德們、考茨基們、普列漢諾夫們、蓋德們、撒巴們等，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在國會裏應當發表的演說之內容。

就外表看來，二重的錯誤想法可以引起尤尼烏斯的錯誤。不庸置疑的，尤尼烏斯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堅決地擁護革命策略的；普列漢諾夫老爺們對於尤尼烏斯底『保衛』主義之任何幸災樂禍，都不能排除這個事實的。對於這種可能的和或有的毀謗，須要立即而直接地予以答覆。

① 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二四頁『俄國社會民主黨國外分部代表會議』一文。

但是，第一，尤尼烏斯未曾從害怕分裂、害怕徹底說出革命口號<sup>○</sup>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甚至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環境」之下解放出來。這是一種錯誤的懼怕，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將來應當而且現在就應當解脫這種懼怕。他們與社會沙文主義者作鬥爭的行程，便可達到這一點。而他們正在革命地、堅定地、誠懇地與自己的社會沙文主義者鬥爭着，他們與馬爾托夫和赤赫才老爺們底巨大的、原則上的、根本的區別就在這裏，馬爾托夫和赤赫才老爺們一隻手（斯科別列夫式）打着歡迎「各國李卜克內西」的旗子，一隻手却親切地擁抱着赤痕克里和別特索夫們！第二，就外表看來，尤尼烏斯願意實行一種孟塞維克的「階段論」之類的東西，願意開始實行一種革命的綱領，但須具有「最方便的」、「最通俗的」、小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結局。這是一種「智勝歷史」、智勝庸人的計劃之類的東西。據說，沒有一個人是會反對對真正祖國之最優良的保衛

○ 尤尼烏斯對於「勝利好呢或是失敗好？」這個問題的議論中也有同樣的錯誤。她的結論是：兩者同樣都是不好的（破產、軍備之增加等等）。這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之觀點，而是和平主義的小有產者之觀點。要是說到無產階級底「革命干涉」——尤尼烏斯和「國際」——到底提綱都說到這一點，雖然，可惜說得太一般了——的話，那就務須從別的觀點來提出問題：一、能否沒有失敗之危險而可以進行「革命的干涉」？二、能否沒有同樣的危險，而可以拷打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干涉？三、我們是否從未說過而且現在也沒有說反動戰爭底歷史經驗，謂失敗可以促進革命階級之事業？（列寧原註）

的：而真實的祖國即是大日耳曼共和國，最優良的保衛即是民警、常設國會等等。據說，這樣的一個綱領一旦被採取，它本身便會達到下一階段：社會主義革命。

大概是這樣的議論曾自覺地或半自覺地規定了尤尼烏斯底策略。不用說，它們是錯誤的。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中令人感覺到是一個孤獨者，他沒有非法組織上的同志，此種非法組織會習慣於想出澈底革命的口號，並以這些口號的精神來教育羣衆。不過這樣的缺點——忘記這一點，那是極不正確的——並不是尤尼烏斯底個人的缺點，而是德國一切左派軟弱之結果，因為左派四面爲考茨基主義者的虛偽、學究氣味，對機會主義者的友誼之卑污的網所籠罩着。尤尼烏斯底同道者，不顧其孤獨生活，竟能着手印刷非法的傳單，並與考茨基主義作戰。他們是能循着正確的道路前進的。

一九一六年八月

（全集，第十九卷，一七六——一九〇頁）



# 一九一六年的愛爾蘭起義

——摘錄「關於民族自決辯論底總結」——

我們的提綱<sup>①</sup>是在這次起義以前寫的。這次起義應該作為審查理論觀點的材料。反對民族自決的人們底觀點，得出這樣底結論：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小民族，其活力已經用盡了，牠們不能起反帝國主義的任何作用了，贊助他們的純粹民族的願望，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了，等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底經驗，對這些

① 一九一六年的愛爾蘭起義，是因戰爭期間民族矛盾與壓迫之一般尖銳而發生的，同時也是與奴役愛爾蘭的英國長期鬥爭之繼續。起義於四月二十四日開始於愛爾蘭主要城市都柏林，到五月十日被壓服。據大概的計算，在都柏林曾傷亡了一千二百人。領導起義的是民主主義的新芬黨，該黨之基本要求則為愛爾蘭共和國之獨立。這次起義，雖未捲入全國，但却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在成功時可以轉化為廣大農民群眾反對英國統治、尤其是反對握有愛爾蘭土地的英國地主之鬥爭。

② 即是指「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這個提綱」，參看本書九三——一二頁。

### 結論給與了事實上的駁斥。

戰爭對於西歐各民族，對於整個帝國主義成了危機時代。每一危機都拋騰騰見，擲破外殼，掃除舊跡，揭露了更深刻的彈機與力量。從被壓迫民族底運動看來，危機究竟揭露了什麼呢？在殖民地裏，有一系列起義的企圖，當然，壓迫民族在軍事檢查的協助之下，會極力設法隱瞞這些企圖。然而大家都知道，英國人在新嘉坡殘暴地制裁了自已的印度軍隊底起義；在法屬安南曾有起義底企圖（參看「我們的話」）；德屬喀羅隆（參看尤尼烏斯底小冊子<sup>⊙</sup>），也是一樣；在歐洲，一方面有愛爾蘭的起義，「愛好自由的」英國人用屠殺手段鎮壓了這個起義；英國人未敢叫愛爾蘭人來實行普遍兵役制。另一方面，奧國政府把捷克國會的議員以「叛逆罪」而處以死刑，並以同樣「罪狀」把捷克的兵一團一團地槍決了。

這種舉例當然是極不完全的。可是這些舉例可以證明：因帝國主義底危機，民族起義底火焰無論在殖民地，無論在歐洲都爆發起來了；民族的同情心與仇視心，不顧殘酷的威嚇及壓制手段而表現出來了。但須知帝國主義底危機還遠未達到其發展底最高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強大勢力，其基礎還沒有被破壞（戰爭「到精疲力竭」時，可以弄到這

⊙ 參看列寧「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一文：見本書一一三——一二七頁。

種地步，可是現在還沒有到這地步）；帝國主義列強內部的無產階級運動，還很軟弱。要是戰爭達到完全精疲力竭，或者至少在一個強國內，資產階級政權因受無產階級鬥爭的打擊而搖蕩起來，如像一九〇五年沙皇制度底政權那樣，那時候將怎樣呢？

一九一六年五月九號，齊美瓦德派（有幾個左派也在其內）底機關報，Bernier Tagblatt 因愛爾蘭起義事件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歌兒唱完了」，投稿者署名 K. R. 〇。他把愛爾蘭起義不多不少地宣佈為「盲動」，因為據他說，「愛爾蘭問題是一個土地問題」，農民因改良而安心了，現在民族主義運動乃是「純粹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運動，它的聲勢雖然浩大，但在社會上擁護它的却並不多」。

這種根據其教條主義和學究主義所作的奇怪的估計是和俄國民族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苦里塞爾（「言論」報一〇二期，一九一六年四月廿八「十五」）底估計一致的，這是無足驚奇的；苦里塞爾也把這次起義稱為「都柏林的盲動」。

俗話說，「惡中有善」；許多同志都不了解，他們否認「民族自決」，輕視小民族底民族運動，那是陷入於怎樣的泥坑了，現在他們受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代表底估計與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底估計之這種「偶然」符合底影響，大概會醒悟起來罷。

只有當起義的企圖除了一組陰謀者或瘋子之外再沒有顯露絲毫別的東西、也沒有在羣衆中引起任何同情心的時候，才可稱之爲『盲動』（在這兩個字底科學的意思上講）。愛爾蘭的民族運動，有了長久的歷史，它經歷了各個不同的階段和各種階級利益底結合，它表現於旅居美國的羣衆的愛爾蘭民族代表大會（Vorwärts）<sup>①</sup>一九一六年三月廿號）（這次大會主張愛爾蘭底獨立），並表現於一部份城市小資產階級及一部份工人底巷戰，這些巷戰是經過長期的羣衆鼓動，遊行示威，封閉報館等等之後才爆發起來的。誰要是把這樣的起義叫做盲動，那他或者就是最可惡的反動派，或者就是永遠不能想像社會革命是一種活的現象的教條主義者。

因爲，如果認爲沒有殖民地及歐洲弱小民族底起義，沒有帶着自己一切成見的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底革命的爆發，沒有那些不覺悟的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羣衆反對地主、教會、帝制和民族等壓迫的運動，而可以發生社會革命，——如果這樣想，那就是說拒絕社會革命。一批軍隊排在一箇地方，喊道：『我們贊成社會主義』，而另一批軍隊則排在另一個地方，喊道：『我們贊成帝國主義』，大概這就是所謂社會革命！只有從這種學究氣味的可笑觀點出發，才可以罵愛爾蘭起義是『盲動』。

誰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那他是永遠等不到它的。他便是口頭上的革命家，不

解真正的革命爲何物。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牠是由人民中一切不滿意的階級、團體及分子底一系列的戰鬥所組成的。其中有帶有最野蠻成見、帶有最模糊最虛玄的鬥爭目標的羣衆，有領得日本津貼的小集團，有投機家，有冒險家等等。在客觀上，羣衆運動破壞了沙皇制，替民主制掃清了道路，因此，覺悟的工人領導了這個運動。

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不是一切和每一被壓迫的及不滿意的人們底羣衆鬥爭底爆發。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和落後的工人，都必然會參加這種鬥爭的——沒有這種參加，就不能有羣衆的鬥爭，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他們也必然會把自己的成見、自己的反動幻想、自己的弱點及錯誤，帶到運動裏面來。可是客觀上他們將是向資本進攻，而革命之覺悟的先鋒隊，先進的無產階級，則會表現出這種各式各樣的、五光十色的、複雜而表面上分散的羣衆鬥爭底客觀真理，而能夠統一和指揮鬥爭，奪取政權，奪取銀行，剝奪大家所怨恨的（雖然怨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辣斯，並實現其他專政的辦法，這些辦法綜合起來，就是資產階級底顛覆與社會主義底勝利；而社會主義底勝利並不是一下子就將「清除」小資產階級的渣滓的。

波蘭的提綱上說：社會民主黨「應當利用青年的殖民地資產階級反對歐洲帝國主

◎ 係指波蘭社會民主黨邊疆理事會機關報「工人報」所載的「關於帝國主義和民族壓迫提綱」而言。

義的鬥爭，來使歐洲底革命危機劇烈起來」（着重點是起草人自己加的）。

在這種關係上，把歐洲同殖民地對立，是最不容許的，這一點還不明白嗎？在歐洲，凡被壓迫民族底鬥爭能夠達到起義和巷戰、能夠達到破壞軍隊鐵的紀律和戒嚴狀況的，這種鬥爭比遙遠的殖民地裏日益發展的起義要更無比有力地加劇「歐洲底革命危機」。愛爾蘭起義給予英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權之同等力量之打擊，其政治意義比亞洲或非洲的起義要大百倍。

法國沙文主義派的報紙不久以前傳出消息說，比利時非法的雜誌「自由比利時」已出了八十期了。自然，法國沙文主義派的報紙，常常是造謠的，可是這個消息却近乎實情。沙文主義的與考茨基主義者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兩年的戰爭以來沒有創辦自由的刊物，而奴顏婢膝地忍受軍事檢查底束縛（只有左派急進分子不經檢查而出版了各種小冊子和宣言，這是他們的光榮），——而被壓迫的文明的民族，則創辦了革命反抗底機關報，來回答空前猖獗的軍事壓迫！歷史底辯證律是這樣的：弱小民族乃是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一個獨立因素，牠們是幫助反帝國主義的真正力量即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登上舞台的酵母之一、桿狀菌之一。

各國總參謀部在這次戰爭中都縝密地極力利用其敵人營壘中的每一民族運動和革命運動，德國人利用愛爾蘭的起義，法國人利用捷克人的運動等等。在他們看來這是完全對的。如果不利用敵入底最小的弱點，不抓住一切機會，那就不能嚴肅地對付嚴肅的戰

爭，尤其不能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在這裏或那裏，某個火藥庫會以怎樣的力量「爆炸」起來？要是在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偉大的解放戰爭中，我們不善於利用每一民衆運動，來反對帝國主義底個別災難，以加劇與擴大危機，那我們就是很壞的革命家。如果我們一方面再三申明，說我們「反對」每一民族壓迫，而另一方面却把被壓迫民族某些階級中最活動、最有智識的一部份人反對壓迫者的英勇起義叫做「盲動」，那我們就把自己降低到像考茨基主義者一樣的愚蠢的地步了。

愛爾蘭人之不幸，就在於他們舉義不得其時——其時歐洲無產階級之起義還沒有成熟。資本主義不是組織得這樣協調的，以致起義底各個泉源，不受挫折和失敗，而可以自行立刻匯合的。反之，正是起義底時間參差，種類不一，地點不同，才保證總運動底廣度與深度；羣衆只有從不合時宜的、部分的、散漫的、因而受了挫折的革命運動底經驗中，才獲得經驗，受到學習，集合力量，看出自己的真正的領袖——社會主義的無產者，並藉此準備總的攻擊，正如各個罷工，城市的和全國的遊行示威，軍隊的譁變，農民的發動等等，準備了一九〇五年的總攻擊一樣。

一九一六年十月

（全集，第十九卷，二六七——二七一頁）

## 要求民族自決是爲了民族之接近

——摘錄「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滑稽解釋」及「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

假定我們要求自己的政府，叫它從殖民地滾蛋——換言之，不是用鼓動的叫喊，而是用確切的政治的用語說，叫它允許殖民地有分立之充分自由，有真正的民族自決權，——假定我們自己剛一取得政權，就一定要實行這個權利，允許這種自由，那末我們向現在的政府要求這一點，並且當我們自己做了政府時我們就實行這一點，並不是爲了「介紹」分立，而是爲了促進和加速各民族之民主的接近與融合。我們竭力要與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們認爲實行這一點乃是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利益，因爲不如此，則歐洲的社會主義將是不鞏固的。我們力謀對於這種比我們更落後和更受壓迫的民族予以「大公無私的文化的幫助」，用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底精當的用語說，即幫助他們轉向使用機器，轉向使勞動容易，轉向民主，轉向社會主義。

要是我們要求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及一切毫無例外的被壓迫的和不平等的民

⊖ 這是指革命的一部份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而言的，他們在個別問題上，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雖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但他們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仍佔據革命的立場。



·擁有分立之自由，那並不是因為我們擁護他們之分立，而只是因為我們贊成自由的、自願的接近和融合，而不贊成暴力的接近和融合。只是因為如此而已！

在這一關係上，我們看到蒙古或埃及的農民和工人與波蘭或芬蘭的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波蘭或芬蘭的農民和工人是高度發展的人，是政治上比大俄羅斯人更有經驗、經濟上更有準備的人等等，因此他們一定會很快地說服自己的人民（他們現在因大俄羅斯人所演的劊子手的角色而正當地仇恨大俄羅斯人的），說把這種仇恨擴張於社會主義的工人和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是不合理的，說經濟的打算，正像國際主義和民主主義之本能與意識一樣，要求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一切民族更迅速的接近和融合。因為波蘭人和芬蘭人都是高度文化的人，所以，他們大概會很快地信服這種立論之正確，而波蘭和芬蘭之分立，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後，是不會很久的。文化非常落後的菲拉赫人、蒙古人、波斯人，會分立較長的時期，但是我們像已經說過的，可用大公無私的文化幫助，盡力縮短這個時間。

在我們對波蘭人和對蒙古人的關係上是沒有別的任何差別的，也是不能有別的任何差別的。在宣傳民族分立自由及我們將來做了政府所堅決實行這種自由，與宣傳民族接近和融合兩者之間，是沒有也不能有任何「矛盾」的。

一九一六年十月

## 民族問題決議案草案

——決議案起草委員會通過——

民族壓迫底政策乃是專制政體和君主政體底遺產，地主、資本家及小資產階級〔爲了鞏固〕，爲了保護，他們的階級特權和離開各民族的工人，都是支持這一政策的。現代帝國主義加強了征服弱小民族的願望，它是加劇民族壓迫之一個新的因素。

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排除民族壓迫可以做到的話，那末這只有在澈底民主的共

①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四月二十九日）在全俄黨的代表會議上，斯大林報告民族問題，畢達柯夫（一九三七年爲蘇聯叛國案中主角之一）爲副報告人。斯大林會擁護列寧所寫的這個「民族問題決議案草案」，這個草案曾經決議案起草委員會並經代表會議所通過。畢達柯夫則另外宣讀了一個決議案草案，這個草案是以「左派共產主義」的精神寫成的（否認民族自決權），並由民族問題「特別小組」所通過。

經決議案起草委員會研究之結果，列寧在這個草案上作了若干辭句上的修正，即用「」括弧所指出者。標題和副標題係斯大林所加。在原稿上面某人批爲斯大林所起草，以致以後這個草案被誤爲斯大林所起草。

和國的國家制度（和管理）之下才有可能，因為這種國家制度可以保證一切民族與語言之完全平等（「強迫國語之廢止」）。

○應該承認，加入「國家」（俄國）的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立和成立獨立國家之權。否認這種權利和不採取保障實行這一權利的辦法，便等於支持侵略或兼併之政策。只有「無產階級底這種政策承認」（無產階級之承認）民族分立權，才可以保證各民族工人底充分的團結，並促進各民族底真正民主的接近。

現今芬蘭與臨時政府之間所產的「現代」衝突，特別明瞭地表明，對自由分立權之否認便「達到」（引導）到「沙皇主義手法之恢復」（沙皇主義政策之直接繼續）○。

絕不允許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跟某一民族在某一時期分立適合的問題，混為一談。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在每一場合之下完全獨立地、從全社會發展之利益和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之利益上，解決後邊這個問題。

黨要求要實行廣泛的區域自治，廢止從上而下的監視，廢止強迫的國語，並根據當地居民自身考慮經濟的和生活習慣的條件、居民之民族成份等，確定實行自治和自治區

○一九一七年芬蘭會向俄國臨時政府允許自己實行廣泛的自治，但俄國臨時政府藉口芬蘭與俄羅斯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只能由而且應當由芬蘭議會和俄國立憲會議所解決，而拒絕了芬蘭的這個要求。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列寧與這個衝突相聯系會寫了一篇「芬蘭與俄羅斯」論文，其中指斥俄國臨時政府在民族問題上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 城底圖

無產階級政黨堅決地駁斥所謂「民族文化自治」，即將教育事業等從國家管理權中取出而轉交給一種民族國會去處理。這個計劃⊙是用人工方法，把住在一個地方甚至在同一個企業內作工的工人，按照屬於某一「民族文化」的情形，拆散開來，即加強「工人」與個別民族資產階級文化之聯系，而「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就在於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之國際主義的文化。

黨要求要把宣佈某一民族任何特權及任何違犯少數民族權利無效的基本法，包括在憲法以內。

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俄國一切民族底工人融合在統一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的、職業的、合作社的及教育的等等組織以內。只有各民族工人之這種融合在統一的組織裏面，才可使無產階級跟國際資本和跟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進行勝利的鬥爭。

一九一七年五月

（『列寧文選』第二十一卷，五一——五三頁）

⊙ 斯大林把「這個計劃」幾個字改爲「民族文化自治」；代表會辯所通過的決議案曾採取了這個修改。



二

蘇維埃政權與民族問題

## 論俄國共產黨綱與民族問題

——摘錄「論黨綱」，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在俄共第八次大會上的報告——

關於民族問題<sup>○</sup>，也可說是如此。在這個問題上，布哈林同志也是把願望當作了現實。他說，是不應當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民族云者，即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放在一起之謂。我們——無產者，將要承認什末被輕視的資產階級底自決權嗎！這是與任何東西都不相符合的！不，請原諒，這是和實際存在的情形相符合的。假如你拋棄了這一點，其結果就是幻想了。你援引民族內部所發生的分化過程，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分離的過程。但是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這種分化究竟是怎樣進行的。

譬如拿德國作例子。它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就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說，它是在美國以上的。在好多的關係上，在技術和生產的關係上，在政治的

<sup>○</sup> 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民族問題曾與黨綱相聯系而加以討論。黨綱報告人爲列寧和布哈林。

關係上，它是低於美國的，但在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之關係上，在獨佔資本主義之轉化為國家獨佔資本主義之關係上，德國是高出於美國的。可以說，它是一個模範吧。可是德國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德國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是否分化了呢？沒有！只是關於幾個大城市的消息說，其中大多數工人是反對謝德曼派○的。可是怎麼會如此呢？是因為斯巴達克團和德國三倍可咀咒的孟塞維克獨立黨人○聯盟的原故，這種獨立黨人把一切攪亂起來，並想使蘇維埃制度和立法會議結婚！德國本身的情形，正是如此，可是德國還是一個先進國家呀！

布哈林同志說：『我們要民族自決權有什末用處呢？』我應當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夏天提議取消最低限度綱領而只留下最高限度綱領時我非難他的話，再重覆一遍。那時我回答說：『在交戰時不要奉承，在交戰後再來稱讚！』當我們奪取政權的時候，我們要

○謝德曼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之背叛的反革命的一部份。在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之前，該派領袖謝德曼會領導了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起義時期，成萬的德國工人，由政府下令槍決了。在謝德曼派協助之下，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亦被害了。

○獨立黨人指「德國獨立社會黨」黨員。這個中派產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其時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爲的自己控制革命化的工人群眾，防止他們投到革命方面去。在一九一八年革命時及其後，該派所進行的政策，很少與謝德曼之政策有所區別。根據右翼（考茨基、希法亭等）之要求，一九二二年獨立社會黨又併入社會民主黨隊伍，但加入該黨的多數工人則轉入共產黨了。



稍微等一下，才能這樣做。我們已經奪得了政權，並且稍稍等了一下，現在我也同意這樣做了。我們已經完全踏入社會主義建設了，已經擊退威脅我們的第一次襲擊了，——現在恰好是時候。關於民族自決權，亦可說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說：「我願意只承認勞動階級底自決權<sup>⊖</sup>」。就是說：你願意承認的，是除了俄國以外，在現實上在任何一个國家都還沒有辦到的東西。這是很可笑的。

你再看一下芬蘭吧：它是一個民主的、比我們發展較高、文化較高的國度。在芬蘭，正在演進着一種無產階級分離出來、分化出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比在我們這兒進行得更特殊得多更痛苦得多。芬人會體驗了德國底專政，現在又在體驗着協約國底專政，並由於我們會承認了民族自決權，芬蘭底分化過程要比較容易些了。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着一個場面，那時我在斯莫爾尼宮不得不將一件文書<sup>⊖</sup>遞給芬蘭資產階級底代表斯文胡福特（Svinhufvud）——這個字譯成俄文就是「豬頭三」的意思——，這個傢伙會演

⊖ 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布哈林會反對將民族自決的要求列在黨綱裏邊，而主張只有工人運動不發達的國度才可以提出這個要求。他提議用這個口號：「每個民族勞動階級自決」。布哈林是保持他的舊的錯誤觀點，這個觀點是與盧森堡的觀點一致的，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他就是堅持這個觀點的。

⊖ 係指將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關於承認芬蘭獨立的決定交給芬蘭白軍政府頭子斯文胡福特一事而言。

過創子手的角色。他很親熱地拉着我的手，我們說了一些客套話。那是多麼令人難受呀！但是，這是應當做的，因為當時這種資產階級會欺騙人民，欺騙勞動羣衆，他們說：莫斯科的人是沙文主義者，是大俄羅斯人，他們想要殺死芬蘭人。所以，這是應當做的。

難道在昨天對於巴斯基爾共和國<sup>⊖</sup>不是同樣的做法嗎？當時布哈林同志說：「對某些人是可以承認這種自決權的」，我那時甚至就記下了，他的這個名單裏面已有荷登托特人、布施人、印度人了。當我聽到這種一覽表的時候，我曾想，怎樣布哈林同志竟忘記了一件小事，忘記了巴斯基爾人呢？在俄國境內是沒有布施人的，關於荷登托特人，我也沒有聽說過他們要求建立自治共和國，然而，我們這兒却有巴斯基爾人，克爾基斯人及許多其他民族，而對於這些民族我們是不能拒絕承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拒絕生活在前俄羅斯帝國境內的任何一個民族。甚至假定說，巴斯基爾人已經推翻了剝削者，而我們曾經幫助他們做了這事。可是，這只有在革命已經完全成熟的地方，才有可能的。而且要慎重地做這件事，爲的不要以自己的干涉而阻礙了那我們應當加速的無產階級分化出來的過程本身。對於那些迄今還處在其教主影響下的民族，如像克爾基斯人、

⊖ 一九一九年三月中央蘇維埃政府與巴斯基爾共和國的協定簽字，根據這個協定，巴斯基爾改爲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現在巴斯基爾社會主義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加入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烏芷別克人這些民族，我們可以做些什末呢？在我們俄國，人民會有了和牧師多年相處的經驗，所以他們才幫助我們推翻了這些傢伙。但是你們曉得，關於婚姻的法令，還是執行得如何之不好呀。我們能否走到這些烏芷別克人面前，向他們說：『我們要推翻你們的剝削者』？我們是不能這樣做的，因為他們是完全全處在他們的教主底支配之下的。在這樣的場合下，就必須等待一下特定民族底發展，等待一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分子底分化，這種分化過程是必不可免的。

布哈林同志却不願意等待。他焦躁地說：『什末理由呢？我們自己已經推翻了資產階級，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及無產階級專政，什末理由我們還要這樣做呢？』這些話儼如一篇激昂的號召，其中包含有對我們的道路之指示，可是假如我們在綱領裏面僅僅宣佈這一點，那末其結果就不是綱領，而只是一個宣言了。我們可以宣佈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對資產階級之完全輕視，這是對他們值得一千倍的；但是，在綱領上，必須以絕對的精確性寫明真正存在的東西，那時我們的綱領才是無可非難的了。

我們是站在嚴格地階級的觀點之上的。我們在綱領上所寫的東西，乃是對於自從我們關於一般民族自決權所寫的那個時代以後實際上所發生的事情之承認。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共和國。自從無產階級共和國出現了以後，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共和國所出現的那種程度上，我們才能够寫出我們在這裏所寫的東西。『依照蘇維埃式樣所組織的各國家之聯邦式的聯合』。所謂蘇維埃式樣還不是像在俄國所存在的那樣的蘇維埃，但蘇維

埃式樣已成了國際的式樣了。我們只能這樣的說。再向前走，再向前多走一步，再多走頭髮寬的一步，那就錯誤了，因而，對綱領也不適合的了。

我們說：應考慮到某一民族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之途上，及從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之途上是處在怎樣的階段上。這是絕對正確的。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這裏沒有必要特別提出荷登托特人及布施人來。絕大多數人，大概地球上全體人口十分之九，也許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合乎這個評定的，因為所有國度都是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這是一條完全不可避免的道路。再多的話，就不能說了，因為那就不正確了，因為那就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了。拋棄民族自決權，而代以勞動者自決權，那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這樣的提法是沒有考慮到民族內部的分化是以怎樣的困難，怎樣的曲折途徑進展的。在德國，這種分化的進展是與我國不同的：在某些方面它進展得更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却採取了比較緩慢的和流血的道路。在我國，這樣奇怪的思想，如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是沒有被一個政黨所接受的。我們是應當和這些民族並肩生活的。現在謝德曼們關於我們說道，我們想征服德國。這當然是要笑死人的，是胡說八道。不過，資產階級有他們自己的利益，有他們自己的報紙，它們幾萬萬份幾萬萬份地向全世界喊叫這種荒謬論調，而威爾遜<sup>①</sup>爲

① 威爾遜曾是帝國主義戰爭時的美國總統，以反對戰爭出名，雖然在他任總統時美國

他自己的利益，也是支持這種論調的。他們說：布爾塞維克有強大的軍隊，他們想用征服的辦法把自己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移植於德國，德國最優秀的人們——斯巴達克團團員——告訴我們，人們正在煽動德國工人來反對共產主義者，他們說：『看呵！在布爾塞維克那邊，情形是多末糟糕呀！』我們不能說，我們是非常之好的。於是他們就想用這樣的論據來影響羣衆，說，無產階級革命在德國也是意味着紊亂不堪，如在俄國一樣。我們的混亂狀態乃是我們的長年痼疾。我們在創立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當中，是要和絕大的困難做鬥爭的。只要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即使一部份德國工人一天處在這種怪物底影響之下：『布爾塞維克想用暴力建立他們的制度』，則『勞動者自決權』這個公式便一天不能緩和形勢。我們應當這樣地來進行工作，就是使德國社會叛徒們不能說，布爾塞維克想要強迫實行他們的普遍的制度；照他們說來，這種制度是可以放在紅軍的槍刺上運到柏林去的。從否認民族自決權原則之觀點看來，的確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我們的綱領，不應當說勞動者自決權，因為那是不正確的。它應當說真正存在的東西。如果各民族都是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及從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各個不同的階段上，那我們綱領上的這個論點就是絕對正確的了，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經有過很多的曲折。每一個民族都應當得到自決權，這就促進了勞動者自決權。在芬蘭，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分離的過程，進展得特別地明顯、有力、深刻。在該

國，無論如何，一切情形的演進，將不同於我國。假如我們說，我們不承認任何芬蘭民族，而只承認勞動羣衆，那就是一個最空洞的東西。不承認實際存在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它本身將要強迫我們承認它的。在各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底分離是循着各種不同的道路進行的。在這種道路上，我們應十分慎重地行動。對於各種不同的民族，尤其須要慎重，因爲最糟糕的莫過於對一個民族的不信任了。在波蘭人那裏正在進行着無產階級底自決。茲引關於華沙工人代表蘇維埃成立的最近的數字於下：波蘭社會叛徒三三三人，共產主義者二九七人。這表明，按照我們的革命的日曆來計算，在該國，十月已經不遠了。這不是一九一七年的八月，也不是一九一七年的九月。但是，第一，至今還沒有頒佈要使所有國度都應當按照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日曆來生活的法令；而且即使頒佈了，人家也還不會執行的。第二，目前的事情是這樣的：就是波蘭大多數比我國更先進、文化程度比我國更高的工人，現在還都是站在社會國防主義底觀點上，社會愛國主義底觀點上。所以，必須等待一下。在這種情形下，不應當說勞動羣衆底自決。我們應當宣傳這種分化。我們正在這樣做着，但是絲毫不庸懷疑的，即現在不承認波蘭民族之自決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目了然的。波蘭的無產階級運動是循着我們的運動所走的道路前進的，是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前進的，但其走法與我們俄國不同。在波蘭，人們正在威嚇工人說，莫斯科人，那曾經永遠壓迫波蘭人的大俄羅斯人，都想把他們自己的用共產主義美名所掩蓋下的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運到波蘭來。共產主義是不能藉暴力打入進去的。

當我們向波羅共產黨人中間最好的一個同志說：「你們要用不同的方式來幹吧」，他回答我說：『不，我們要幹同樣的事，可是要幹得比你們更好些。』我對於這種論據，是絕對沒有任何話來反駁的。應當給他們一個機會去執行他們謙遜的願望——建立一個比我們更好的蘇維埃政權。不能不估計到一件事實，就是在他們那兒道路的進展有些特殊，而且我們不能說：『打倒民族自決權！我們只允許勞動羣衆有自決權！』這種自決走着很複雜、很困難的途徑。除了俄國以外，任何地方都還沒有這種自決，而且在預先考察其他各國底一切發展階段時，絲毫不要由莫斯科發號施令。這個建議之所以在原則上不能接受，其原因就在於此。

## 蘇維埃共和國尊重獨立民族之權利

——摘錄「關於黨綱報告的結論」，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在俄共第八次大會上——

當皮達柯夫同志講話的時候，我很驚奇，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討論綱領呢？還是兩個組織局之爭論？當皮達柯夫同志說，烏克蘭共產黨員是按照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指示而行動的時候，我真不明白，他是用什麼語調說話的。是一種惋惜的語調嗎？我不懷疑皮達柯夫同志是這樣的，但是他發言的意思却是這樣的：在莫斯科既然有一個很好的中央委員會，那末所有這些自決有什麼用處呢？這是一種小孩子的觀點。烏克蘭是和俄國被一些特殊條件所分離開來了，該處的民族運動沒有很深地打下根基。當它稍微有一些表現的時候，德國人就把它摧毀了。這是一件事實，但是一件例外的事實。甚

○皮達柯夫在俄共第八次大會上認為綱領上關於民族問題的一條是需要的，因此，他反對「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也反對「勞動階級自決」這個口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諸年間，他支持與布哈林相同的那些觀點，並支持波爾社會民主黨人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見地。



至於在該地的語言也是這樣的情形，即不大清楚：烏克蘭究竟是不是羣衆的語言？其他各民族底勞動羣衆都充滿了對大俄羅斯人的不信任，把他們看作一種放高利貸的和壓迫的民族。這是事實。一個芬蘭代表告訴我，在仇恨大俄羅斯人的芬蘭資產階級中間，可以聽見這樣的呼聲：『德國人是一隻大野獸，協約國也是一隻大野獸，我們還是寧可要布爾塞維克罷。』這就是我們在民族問題上面戰勝芬蘭資產階級的一個巨大的勝利。這絲毫沒有妨害我們爲了這一目的而選擇適當的手段，把他們當做階級的敵人，跟他們作鬥爭。在其沙皇制度曾經壓迫芬蘭的國土內所成立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應當宣佈，它是尊重獨立民族之權利的。我們曾經和存在了一個短時期的紅色芬蘭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向他們做了若干領土上的讓步，爲了這件事，我聽到了不少純粹沙文主義的責難，譬如說：『那兒有極好的捕魚場，而你們竟把那些地方送給人了。』這是這樣的一種責難，關於這種責難我曾經說過：『揭開有些共產黨人底面目，你就可以發現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底本色』。

我以爲，這個關於芬蘭的例子，正如關於巴斯基爾人的例子一樣，表明在民族問題上是不能這樣的推論的，說：無論如何需要經濟的統一。當然，這是需要的！但是我們應當用宣傳，鼓動、自願聯盟來努力獲得這種統一。巴斯基爾人是不信任大俄羅斯人的，因爲大俄羅斯人底文化是比較高的，他們曾經利用這種比較高的文化來掠奪巴斯基爾人。因此，在這些偏僻的地方，大俄羅斯人這個名字，對於巴斯基爾人就是『壓迫者』。

「騙子」的意思。必須要顧及到這一點，必須要 and 這做鬥爭。但是這却是一件長期的事情。你是不能用任何命令剷除這種情形的。在這件事上，我們應當要很慎重才是。在像大俄羅斯人這樣的民族方面，慎重尤其是特別需要的，這個民族曾經引起了所有其他民族對自己的切骨的憎恨，只有現在我們才學會了糾正這種情形，而且做得不好。譬如，在教育人民委員部裏面或在其周圍，我們有些共產黨員，他們說：「我們有了統一的學校，所以，除俄語外，不敢用其他的語言講課」。據我看來，這樣的共產黨員就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這種人埋伏在我們中間的很多，我們要和這種人作鬥爭。

這就是爲什末我們應當向其他各民族說明，我們是澈底的國際主義者，並努力追求一切民族工人和農民自願聯盟的原因。這絲毫不排斥戰爭。戰爭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它是由帝國主義之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如果我們和威爾遜遜進行戰爭，而威爾遜遜把一個小民族變爲他的工具，那末我們就說，我們要和這個工具作鬥爭的。我們從來沒有說過與此相反的意見。我們從來沒有說過，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可以沒有武裝力量而存在。在某些條件下，戰爭是一種必然性。可是現在在自決的問題上事情之本質是在於，各個民族都走着一條同樣的歷史道路，但是都有着極度多樣性的曲折和小徑，而文化較高的民族所走的，顯然不同於文化較低的民族所走的。芬蘭走的是一條路。德國走的又是另外一條路。皮達柯夫同志說，我們需要統一，那是千倍正確的。但是要用宣傳、用黨的影響、用建立統一的職工會的辦法來爲這種統一而鬥爭。可是，在這裏是不能用千篇一律

的公式來行動的。現在你試試把它應用到德國去看！我們曾取得了職工會運動，可是德國的同志們却說：『在我們國內，所有職工會裏面都有着這樣的黃色的領袖，所以，我們的口號是：「取消職工會」。』我們向他們說：『你們有民族的特點，你們做的是完全對的。』假如我們把這一點刪去，或用其他方式來規定這一點，那我們就等於把民族問題從我們的綱領中刪去了。如果真有沒有民族特點的人，那是可以這樣做的。可是那樣的人是不存在的，而我們是決不能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

（全集，第二四卷，一五四——一五六頁）

## 俄國共產黨綱在民族關係方面的條文

——摘錄「俄共黨綱草案」——

在民族問題上，取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其政策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地宣佈民族平等（這在帝國主義之下是不能實行的）不同的，這個政策就是在一切民族工農力謀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不屈不撓地真正實行他們的接近與融合。這一目的之實行，就需要殖民地及其他處於被壓迫及不平等地位的民族要完全解放，允許他們有分立自由，作為保證，以便使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各民族勞動羣衆的不信任及被壓迫民族對壓迫民族工人的憤怒，能完完全全地消散，而代以自覺而自願的聯合。那些曾經在資本主義下做過壓迫者的民族，其工人方面在對被壓迫民族之民族感覺上，需要特別慎重（例如，大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方面對猶太人，韃靼人方面對巴斯基爾人等

○ 俄共第七次大會會規定修改黨綱，並委託特別委員會起草綱領草案。綱領草案之基本部分為列寧所寫，列寧的一切說法會完全採入委員會所提交大會的綱領草案以內。綱領草案曾被俄共第八次大會（一九一九年）所考究和通過。

等），不僅需要協助事實上的平等，而且需要協助以前壓迫民族勞動羣衆語言、文學之發展，以便排除資本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不信任與隔閡痕跡。

一九一九年初

（全集，第二四卷，九六頁）

## 建立一切民族勞動者之社會主義的聯合（紀錄）

——摘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五日在全俄海軍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

講到民族問題——列寧說——，應指出俄羅斯民族之特別斑雜的成份。在俄羅斯，大俄羅斯人僅百分之四〇左右，而其餘的多數則屬於其他民族。在沙皇主義之下，對於其他民族的民族壓榨，就其殘酷性和妄誕性說來是空前未有的，這種壓榨在不平等的民族中間會積蓄了對君主的強烈仇恨。這種對那些曾經甚至禁止使用本土語言並注定人民大眾目不識丁的人們之仇恨，轉嫁到一切大俄羅斯人的身上了，這是毫不驚奇的。人們以為，大俄羅斯人作為享有特權的民族，想為自己保持那尼古拉二世和克倫斯基為他們所神聖保持的優越權。

人們告訴我們，俄羅斯被割裂而分成了各個共和國，但我們是用不着害怕這一點的。不論有幾個獨立的共和國，但我們是不懼怕這的。對我們所重要的，並不是國界在什末地方，而是能保持一切民族勞動者間之聯合，以便與任何民族之資產階級作鬥爭。

要是芬蘭資產階級購買德國人的武器，以便用以反對自己的工人，那我們便向芬蘭

工人建議，要與俄羅斯勞動者聯合起來。讓資產階級去搞那卑劣的可憐的吵嘴和爲國界的生意經吧，一切國度與一切民族底工人不要因爲這個污穢的原故而離散。

我們現在——我使用一句不好聽的話——正在「征服」芬蘭，但並不像國際強盜——資本家所作的那樣。我們是用這種辦法來征服的，即：允許芬蘭有與我們或與別國聯合生活的充分自由，並保障對一切民族底勞動者予以充分支持，以反對一切國度底資產階級。這種聯合不是根據於條約，而是根據於被剝削者之間反對剝削者之團結一致。

現在我們看到了烏克蘭的民族運動，我們並說：我們是絕對地贊成烏克蘭人民底充分而無限的自由。我們應當毀壞那舊的、血污的過去，那時資本家壓迫者之俄羅斯是充當屠殺其他人民的劊子手的。我們正在掃除這種過去，我們是要用盡一切手段來掃除這種過去的。

我們告訴烏克蘭人：你們是烏克蘭人，你們可以隨所欲爲的建立你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向烏克蘭的工人伸出兄弟的手，告訴他們：我們將與你們在一起共同反對你們的和我們的資產階級。只有一切國度勞動者之社會主義聯合才能剷除民族角逐與紛爭之一切原因。

## 勞動和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草案(節錄)①

立憲會議決定：

(一)

一、俄羅斯被宣佈爲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以及地方的全部政權，概歸這些蘇維埃。

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各自由民族底自由聯合底基礎上，而爲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之聯邦。

(二)

(略)

①「勞動與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草案，曾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由全俄中央執委會一致批准。一月十八日該宣言以全俄中央執委會名義提交立憲會議，但後者以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佔多數，他們竟拒絕討論。宣言最後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全俄第三次蘇維埃大會所通過。這裏只選了宣言草案之一部份。



(三)

一、立憲會議表示不屈不撓的決心要把人類從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鐵爪之下解救出來，而此種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在日下空前未有的罪惡的戰爭中，使全地球滿染血腥；因此，立憲會議完全贊同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政策：撕毀秘密條約，和現時相互交戰的軍隊中的工農舉行最廣大的聯歡，並且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以革命的辦法，根據民族底自由的自決來達到各民族間不割地不賠款的民主和平。

二、立憲會議爲着同樣的目的，堅持完全斷絕資產階級文明之野蠻政策，此種政策在奴役亞洲、一般殖民地及弱小國家數萬萬勞動人民底基礎上造成了少數被精選的民族中剝削者之幸福。

三、立憲會議歡迎人民委員會之政策：宣佈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美尼亞有民族自決之自由。

(略)

(四)

(略)

同時，立憲會議力謀造成俄羅斯各民族勞動階級底真正自由的和自願的、因而也就是更親密和更鞏固的聯合；立憲會議認爲自己在這一方面的任務，是只限於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之基本原則，至於每個民族底工農是否願意並且以何種理由參加聯邦

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則由各民族底工農在其自己的全權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採取獨立的決定。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五日）

（全集，第二十二卷，一七四——一七八頁）

## 對烏克蘭人民的宣言

並附致烏克蘭「拉達」的「哀的美敦」要求

從工人和勞動者、被剝削羣衆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的統一與兄弟般聯合之利益出發，從革命的民主主義之機關——蘇維埃，特別是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之許多決定對這些原則之承認出發，俄羅斯社會主義政府——人民委員會再一次確認被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產階級所壓迫的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直到這些民族與俄國分立之權。

○ 烏克蘭「拉達」乃小資產階級政黨及民族主義組織之代表會議，於二月革命後由貝特魯拉和溫尼慶柯所成立，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成爲烏克蘭資產階級最高政權機關。烏克蘭資產階級和「拉達」曾實行了烏克蘭與俄羅斯分離之政策。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立即承認烏克蘭的分立權，但要求「拉達」不要允許反革命的哥薩克軍隊經過頓河至白軍卡立亭將軍那兒去，因卡立亭曾掀起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拉達」拒絕了滿足這種要求，會動手解除布爾塞維克部隊之武裝。因此之故，蘇俄人民委員會迫不得已發表了這個「對烏克蘭人民的宣言」，並向「拉達」提出「哀的美敦」，不許作曖昧的答覆，並在其不履行時即斷絕關係。一九一八年初「拉達」曾被烏克蘭起義的工農所推翻，在烏克蘭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因此，我們——人民委員會，承認人民的烏克蘭共和國，其與俄羅斯完全分立之權或與俄羅斯共和國訂立相互間聯邦的及其類似的相互關係的條約之權。

凡有關烏克蘭人民民族權利和民族獨立的一切，我們——人民委員會，都是立即毫無限制地和絕對地承認的。

從限制芬蘭人民民族權利和民族獨立的意義說來，我們未曾採取過一個步驟，以反對芬蘭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現在我們也沒有採取任何步驟，以限制已經加入或願意加入俄羅斯共和國的民族當中任何民族之民族獨立。

我們非難「拉達」，認為它用民族的辭句作掩護，以進行曖昧的資產階級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拉達」不承認烏克蘭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一點上早已表現出來了（其中如「拉達」拒絕根據烏克蘭蘇維埃之要求立即召集烏克蘭蘇維埃邊疆大會）。這種曖昧的政策，使我們不能承認「拉達」為烏克蘭共和國勞動與被剝削羣衆底全權代表者，這種政策在最近竟使「拉達」採取了這些步驟，這種步驟意味着成立協定之任何可能性之消滅。

這些步驟如下：

第一是瓦解前線。「拉達」正以單方面的命令從前線調動和撤回烏克蘭部隊，這樣便在經兩個共和國政府之有組織的協定實行劃分界線以前，破壞了統一的總的戰線。

第二，「拉達」動手解除了駐在烏克蘭的蘇維埃軍隊之武裝。

第三，「拉達」正在支持立憲民主黨卡立亭的陰謀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拉

達」顯係虛偽地援引「頓河和庫班」的彷彿自治的權利，並以此掩護卡立亭的反革命的出動（這些出動是與巨大多數勞動的哥薩克人之利益和要求相反的），它允許軍隊經過自己的地區投向卡立亭，却拒絕允許軍隊經過自己的地區去反對卡立亭。

「拉達」走上了這條空前未有的叛變革命的道路，走上了既支持俄羅斯人民底民族獨立底兇惡敵人、又支持蘇維埃政權底兇惡敵人、支持勞動與被剝削羣衆底兇惡敵人——立憲民主黨人和卡立亭們之道路，它迫使我們不得已毫不動搖地向它宣戰，即使它會是完全在形式上被承認的和不可爭辯的最高國家政權之機關，獨立的資產階級的烏克蘭共和國之機關。

現在鑒於一切上述的情況，人民委員會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共和國人民之前面，特向「拉達」提出以下的問題：

- 一、「拉達」願否担任義務，放棄瓦解總戰線之企圖？
- 二、「拉達」願否担任義務，未得最高統帥之同意，不許任何部隊開至頓河、烏拉爾或其他地方？
- 三、「拉達」願否担任義務，在革命軍隊與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卡立亭的暴動作鬥爭中對革命軍隊予以協助？
- 四、「拉達」願否担任義務，停止自己的一切解除烏克蘭蘇維埃軍隊和工人紅衛隊武裝之企圖，並立即將武器交還原來的部隊？

在四八小時以內沒有收到對這些問題之滿意的答覆，則人民委員會將認為「拉達」是處於進行反對俄羅斯和烏克蘭蘇維埃政權的公開戰爭之狀態中。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全集，第二二卷，一三一——一三三頁）

## 爲戰勝鄧尼金給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一封信

同志們！四個月以前，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底，爲戰勝柯爾恰克起見，我曾給了工人和農民的一封信。

現在爲戰勝鄧尼金起見，我將這封信完全重寫出來，給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

紅色軍隊已經佔領了基輔、波爾達發、哈爾科夫，並勝利地向羅斯托夫前進。在烏克蘭，正在沸騰着反鄧尼金的起義。必須要集合一切力量，以便澈底粉碎那企圖恢復

○ 柯爾恰克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爲俄國黑海艦隊司令。二月革命後，被迫辭職出國。十月革命後，經英人和俄國反革命者的提議，在哈爾濱，從事團結白黨武力；一九一八年秋至西比利亞鄂木斯克，成立反革命政府。後由紅軍擊敗被俘，一九二〇年二月在伊爾庫茨克被槍決。

○ 鄧尼金也是帝俄的軍官，白黨運動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九一九年初使頓河軍隊歸他指揮，並利用協約國之支持，一九一九年夏開始進攻莫斯科，會逐漸佔領全部烏克蘭，十月間進佔奧勒爾。但紅軍在這裏給了鄧尼金以斷然的失敗，接着又以許多有力的打擊殲滅了他的軍隊。

地主資本家政權的鄧尼金軍隊。必須要消滅鄧尼金，以便保證自己避免再受侵犯之微小可能。

俄國的一切工人和農民，根據柯爾恰克征服西比利亞及在地主資本家壓榨的長久歲月以後被紅軍解放西比利亞的經驗，得出了一些教訓，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是應該熟識這些教訓的。

在烏克蘭，鄧尼金底統治，乃是這樣的一種嚴重體驗，宛如柯爾恰克統治之在西比利亞一樣。不庸置疑的，這種嚴重體驗之教訓，使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正如烏拉爾和西比利亞的工人和農民一樣——更清楚地了解了蘇維埃政權之任務和更堅定地擁護它。

在大俄羅斯，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已經完全全地被消滅了。在烏克蘭，應該同樣的辦理。烏克蘭工人和農民底蘇維埃政權應當鞏固地主土地佔有制之完全消滅，應當鞏固烏克蘭工人和農民從任何地主壓榨和地主本身下之完全解放。

這個任務和一系列的任務，曾經同樣擺在、而且現在也同樣擺在大俄羅斯和烏克蘭勞動羣衆之前，除這個任務和一系列的其他任務外，還有烏克蘭蘇維埃政權之特殊任務。這些特殊任務之一，在現在都值得非常的注意。這就是民族問題或這樣一個問題，即：使烏克蘭將成爲一個單獨的和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結成聯盟呢，還是使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而成爲一個統一的蘇



維埃共和國？一切布爾塞維克，一切自覺的工人和農民，都應當仔細地想一想這個問題。

烏克蘭之獨立，曾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全俄中央執委會和俄羅斯布爾塞維克共產黨所承認。因此，很明顯的和完全公認的，只有烏克蘭工人和農民自己才能在全烏克蘭蘇維埃大會上解決這個問題，而且現在正在解決着這個問題，即：將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還是使烏克蘭成爲自主的和獨立的共和國，而且，在後邊這個場合之下，在這個共和國和俄羅斯之間應建立怎樣的聯邦的聯系？

從勞動者利益的觀點看來，應當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從勞動者謀使勞動從資本羈絆之下完全解放出來的鬥爭之成就之觀點看來，應當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勞動底利益要求各國、各民族勞動者之間有最圓滿的信任、最密切的聯盟。擁護地主和資本家的人，資產階級，竭力離開工人，加強民族的紛爭與仇視，爲的削弱工人，爲的鞏固資本之政權。

資本是一種國際的力量。爲了戰勝這種力量，需要工人之國際聯合，需要工人之國際親密關係。

我們是民族仇視底敵人，是民族紛爭底敵人，是民族孤立底敵人。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力謀世界一切民族工農之親密聯盟與充分融合，而成爲一個統一的全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勞動者不應該忘記，資本主義把民族劃分爲區區少數壓迫的、強大的（帝國

主義的)、平等的、享有特權的民族，與大多數被壓迫的、附庸的及半附庸的、不平等的民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最罪惡的和極反動的戰爭更其加強了這一劃分，加劇了因此而產生的怨憤與仇恨。不平等的與附庸的民族之對強大與壓迫民族之義憤和不信任，比如烏克蘭這種民族之對大俄羅斯這種民族，是數世紀以來積蓄下來的。

我們所願望的是各民族之自願聯合——即不許一個民族對別個民族有任何暴力的這種聯合，——即基於充分信任、對親密統一有明白意識、完全自願同意的這種聯合。這種聯合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要達到這種聯合，就得有巨大的耐心和慎重，以便不要損壞事情，以便不要引起不信任，以便使數世紀來地主和資本家之壓榨、私有財產及爲分割和再分割私有財產而來的仇視所遺留下來的不信任，能够泯滅。

因此，我們在不屈不撓地致力於各民族之統一、無情地追究那離開各民族之一切事情時，就得對民族不信任之殘餘十分慎重、十分耐心、十分讓步。但對於在使勞動從資本羈絆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中有關勞動基本利益的一切，是不能退讓的，不能容忍的。至於怎樣規定現在國界的問題，暫時——因爲我們正致力於完全消滅國界——不是一個基本的問題，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可以等待一下，而且應當等待一下，因爲廣大農民和小業主羣衆的民族的不信任，往往非常牢固地保持着，如果性急，那就要加強它，換言之，就要危害完全而最後的統一事業的。

俄國工農革命底經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經驗，其兩年反對國際和俄國資本案

侵犯底勝利鬥爭之經驗，非常清楚地表明，資本家曾經做到了暫時玩弄波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芬蘭農民及小業主之對大俄羅斯人的不信任，做到了暫時在這種不信任之基礎上挑撥他們與我們之間的不和。經驗表明，這種不信任正在泯滅着，只是消失得很緩慢罷了。曾經長久做壓迫民族的大俄羅斯人表現得愈慎重和耐心，則這種不信任消失得愈好。我們正是以承認波蘭、拉特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芬蘭等國之獨立，來緩慢地、但不屈不撓地取得最落後的、最受資本家所欺騙和壓抑的鄰近小國勞動羣衆之信任的。我們正是經過這個途徑，最可靠地把他們從「其」民族資本家底影響之下救出來，最可靠地把他們引向完全的信任，引向未來的統一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

只要烏克蘭一天沒有從鄧尼金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則在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前，它的政府便是全烏克蘭革命委員會。在這個革命委員會內，烏克蘭鬥爭派○共產主義者，作爲政府委員，與烏克蘭布爾塞維克共產主義者一同工作。鬥爭派與布爾塞維克大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堅持烏克蘭底無條件的獨立。布爾塞維克不是爲了這一點

○前烏克蘭社會革命黨左派被稱爲鬥爭派。在一九一九年初烏克蘭蘇維埃政府第二次成立後，鬥爭派會加入該政府，但抱着動搖立場，而傾向於烏克蘭與蘇維埃俄羅斯之完全民族分立方面。一九一九年夏季鬥爭派改名爲鬥爭派共產主義者黨；一九二〇年三月其中大部份經重新登記，加入烏克蘭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鬥爭派中可觀的數目，反映着富農的與蘇維埃俄羅斯無產階級專政分立的願望，他們會浸透着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偏向。

造成分歧與離散，在這一點上他們沒有看到無產階級親睦工作之任何障礙。要是在反對資本羈絆的鬥爭中，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是統一的，那末爲了民族邊界的問題，爲了各國間聯邦聯系或別種聯系的問題，共產黨人不應分歧。在布爾塞維克中間有擁護烏克蘭完全獨立的，有擁護多少密切的聯邦聯系的，有擁護烏克蘭與俄羅斯完全合併的。爲了這個問題，是不允許有分歧的。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將來要解決這些問題的。

要是大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主張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則烏克蘭人就容易懷疑他：說他不是根據無產者在反資本鬥爭中的統一的觀點，而是根據舊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底偏見，帝國主義底偏見，來擁護這種政策的。這種不信任是自然而然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和正當的，因爲數世紀來大俄羅斯人在地主和資本案底壓榨之下給自己貢獻了可恥的和污穢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之偏見。

要是烏克蘭共產黨人主張烏克蘭絕對的國家獨立，則可以懷疑他：說他不是從烏克蘭工人和農民在其反資本羈絆鬥爭中的臨時利益之觀點來擁護這種政策的，而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小業主的民族偏見來擁護這種政策的。因爲經驗千百次地告訴我們，各國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一切波蘭的、拉特維亞的、立陶宛的僞社會主義者、喬治亞的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如何把自己裝飾爲無產階級底同情者，其唯一目的，是在用欺騙方法實行與「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妥協，以反對革命工人的政

策。這，我們從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的克倫斯基主義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來，這，我們在一切國度內都可以看出來的。

這樣，大俄羅斯共產黨人與烏克蘭共產黨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是很容易的。怎樣與這種不信任作鬥爭呢？怎樣克服這種不信任而取得相互信任呢？

達到這一點的最好手段，則是共同工作，以便在反對各國地主與資本家的鬥爭中，在反對他們恢復自己萬能政權的企圖之鬥爭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這樣的共同鬥爭，在實際上明白地表明，在對於國家獨立或國界的問題作任何解決時，大俄羅斯工人和烏克蘭工人都一定需要密切的軍事的和經濟的聯盟，因為不然的話，則「協約國」○底資本家們，即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日、意聯盟之資本家們，便要各個壓服和絞死我們的。我們反對柯爾恰克和鄧尼金（這些資本家們就是給柯、鄧供給金錢與武器的）的鬥爭的例子就明白地指明了這種危險。

誰破壞了大俄羅斯和烏克蘭工人和農民之統一與密切聯合，那他就是幫助了各國的柯爾恰克們、鄧尼金們、資本家們、強盜們。

因此，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應當以極大的嚴格性追究自己中間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 英、法、俄三國之聯盟，稱爲協約國。該聯盟發生於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一期，用專門條約正式成立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意國、比利時、日本等國，也都加入協約國。這個聯盟之目的在反對德國及其同盟者（奧匈、土耳其）。

之微小表現，因為這種表現，一般說來乃是對共產主義之叛變，它們帶有莫大的危害，把我們與烏克蘭的同志離開開來，因之，它們是利於鄧尼金和鄧尼金主義的。

因此，在與烏克蘭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和門爭派發生爭執，而這種爭執是有關於烏克蘭國家獨立、其與俄羅斯聯盟形式、一般民族問題時，則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是應該讓步的。我們大家——不論大俄羅斯的共產黨人、或烏克蘭的共產黨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共產黨人，對於無產階級鬥爭之基本的、根源的、對一切民族相同的諸問題，對無產階級專政、不許與資產階級妥協、不許分散那保護我們反對鄧尼金的力量之諸問題，是不能讓步的和不能容忍的。

戰勝鄧尼金，把他消滅，使這種侵犯不能再重演——這就是大俄羅斯和烏克蘭工人和農民之基本利益。這一鬥爭是長期的和艱苦的，因為全世界的資本家們都在幫助鄧尼金，而且將來都要幫助各種各樣的鄧尼金的。

在這個長期而艱苦的鬥爭中，我們大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人，應當以極密切的聯盟攜手前進，因為我們各自為政，那一定是不能應付的。不論烏克蘭與俄羅斯之疆界如何，不論兩國國家的相互關係之形式如何，這並不是那末重要的，在這一點上是可以而且應當讓步的，在這一點上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作試驗的，工農的事業，戰勝資本主義的事業並不會因此而斷送的。

但是，倘若我們不善於保持自己相互間的密切聯盟，反對鄧尼金的聯盟，反對我國

及各國資本家與富農的聯盟，那末勞動之事業一定要斷送多年的，這意思就是說，那時資本家們是能夠壓服和絞死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俄羅斯的。

各國的資產階級及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即贊成與資產階級聯合以反對工人的『妥協派』的政黨，都竭力離散各民族的工人，激起工人的不信任，破壞工人的密切的國際聯合和國際兄弟關係。倘如資產階級做到這一點，那工人的事業就遭受失敗了。讓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共產黨人，做到以耐心的、不屈的、頑強的共同工作去戰勝一切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的奸計、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的偏見，而向全世界勞動者作一個各民族工農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消滅地主資本家剝削、爭取全世界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中真正牢固聯合之榜樣吧。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全集，第二四卷，六五五——六六〇頁）

## 給土耳其斯坦的共產黨員同志們

同志們！請允許我不是以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資格，而是以一個黨員的資格，寫信給你們。

與土耳其斯坦各民族建立正確的關係，現在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有着巨大的、全世界歷史的意義。

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對於弱小的、迄今受壓迫的各民族之關係，對於整個亞洲和對於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對於十萬萬人，將有實踐的意義。

我特請你們對這個問題加以特別的注意，——竭力用模範例子，用行動，建立對土耳其斯坦各民族的同志的關係；——用行動向他們證明我們根絕大俄羅斯帝國主義一切痕跡，以便與全世界的及以英國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作熱誠鬥爭的誠摯願望；——以莫大的信任對待我們的土耳其斯坦委員會，並嚴格遵守該委員會正是在這種精神上以全俄中央執委會名義所頒佈的指示。

狗彘答覆這封信，並告知你們對事情的態度，那我就感謝不盡了。



## 共產主義的敬禮！

V · 烏利揚諾夫（列寧）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全集，第二四卷，五三一頁）

⊖ 一九一九年領導人員在土耳其斯坦在民族問題上會犯了重大的錯誤，蘇俄中央執委會曾派遣了一個由五個人組成的委員會，前往糾正。

## 格阿才培疆、喬治亞、阿美尼亞、達 格斯坦及山嶽共和國的共產黨員同志們。

在熱烈地向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致敬禮的時候，我希望，它們的密切聯盟能造成一個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未曾見過的、而且在資產階級制度之下不可能有的民族和平之模範。

可是，不論高加索各民族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民族和平如何重要，但保持和發展作爲轉到社會主義去的蘇維埃政權，尤其無比地重要。這是一個困難的任務，然而却是一個完全可以完成的任務。爲着順利地解決這個任務，最重要的事情，則是外高加索的共產黨人要懂得他們的情況之特點，他們共和國的情況之特點，以區別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底情況與條件，要懂得他們不應抄襲我們——策略、而應依據具體條件之差別深思熟慮地改變這些策略之必要性。

○ 這封信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即在改取新經濟政策時期寫的。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沒有得到任何地方政治的和軍事的援助。相反地，它反對協約國底武裝侵犯及其封鎖的鬥爭，已經有數年之久了。

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却有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方面的政治的和在大的限度內的軍事的援助。這是一個基本的不同點。

第二、現在，不須害怕協約國方面的侵犯及其對於喬治亞、阿才培羅、阿美尼亞、達格斯坦和山嶽白軍的軍事援助了。協約國已在俄羅斯「燒了手了」，這迫使它們大概在某若干時間內要更加謹慎的。

第三、高加索各共和國，都是比俄羅斯更加屬於農民國的國度。

第四、俄羅斯在經濟上曾經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各國被隔斷，在可觀的程度上也現在也依然如此；而高加索則能更迅速地更容易地調整與資本主義西方的「共居」和商品交換。

差別還不只是這些。但是這些差別，已足以使人看出有採取不同的策略之必要了。對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對於農民，要更加靈活、謹慎、讓步些。必須用各種方法有力地、迅速地通過租讓和商品交換的政策，在經濟上利用資本主義的西方。石油、錳、煤（提克伐爾車里煤礦）、銅——這還遠不是巨大礦藏之完全的列舉。這裏有着廣泛開展租讓政策以及對外國商品交換的充分的可能。

應該廣泛地、堅定地、靈活地、周密地去做這一點；並用一切方法，利用這一點去

改善工人和農民底狀況，吸收知識分子參加經濟建設。應該利用對意大利、美國及其他國度的商品交換，用一切力量去發展這個富足的邊疆之生產力、白煤及灌溉。要盡力提高農業及畜牧，而灌溉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更緩慢的，更謹慎的，更有系統的轉到社會主義去，——這就是對於高加索各共和國——與蘇俄不同——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事情。這就是與我們的策略相區別而必須了解和善於實行的事情。

我們在世界資本主義上已經突破了第一個洞。洞已經穿成了。我們在反對白軍、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的兇猛的、超絕人寰的、困難而吃力的、極端劇烈的戰爭中，保持了自已。這些白軍、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曾得到了整個協約國的援助，得到了他們封鎖的援助，得到了他們軍事上的幫助。

高加索共產主義者同志們，你們不要去穿洞了，你們要善於利用對你們有利的一九二二年的國際形勢，更加謹慎地、更加有系統地去創造新的東西。在一九二一年，不論是歐洲和整個的世界，都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和整個世界了。不要抄襲我們的策略，而要獨立地深思造成這些策略底特點的原因，這些策略的條件以及這些策略的結果，在你們那裏不要應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經驗底字句，而要應用這種經驗底精神、真意、教訓。在經濟上應立即依靠於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換，而不要吝惜；讓他們去賺數千百萬的最貴重的礦產品吧。

必須立即致力於改善農民底狀況，舉辦大規模的電氣化及灌溉的工作。灌溉比其他一切都更迫切，而且比其他一切更能改變這個區域，使這個區域重新活躍起來，埋葬過去，鞏固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請原諒這封信底疏略的地方。爲了託米阿斯尼柯夫同志帶來，我會促地寫了這封信。我再一次向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致最好的敬禮和願望。

N·列寧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日於莫斯科

(全集，第二六卷，一九一——一九二頁)

## 蘇維埃政府對國內各民族和平政策

——摘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俄中央執委會和人民委員會向全俄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論共和國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

……凡作爲一個政治家，在正確或不正確地考慮時，稍微合理而細心地熟慮的，那他就得承認，我們對於我國境內各民族曾作了些讓步和犧牲，像我們這樣的政府，是沒有過的、而且是不能有的。我們會清楚地意識了、而且在大家之前這樣明確地說明和宣佈：說，舊的俄羅斯、沙皇主義的俄羅斯、軍閥的俄羅斯，其對住在俄國境內各民族之關係，曾是犯罪的；說，這種關係是不可允許的；說，這種關係曾引起了各被壓迫民族極正當的憤激抗議、義憤，像我們這樣的政府是沒有第二個的、而且是不能有第二個的。曾經這樣公開地承認這種情況、曾經進行這種宣傳，曾經宣傳反沙文主義、宣傳承認舊俄羅斯、沙皇主義的俄羅斯及克倫斯基的俄羅斯是犯罪的，曾經進行宣傳反對將其他民族強制併入俄國的，這種政府是沒有過第二個的、而且是不能有第二個的。這不是空話，這是一件簡單的政治上的事實，這件事實是人人所明白的，是完全不可爭辯的。只要在

何一個民族方面一天沒有把這些民族聯系起來而帝國主義地奴役他們、以反對我們的陰謀，只要這些民族一天不搭造絞死我們的橋樑，那我們將不怕採取種種方式的。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是革命者。有種種事實，這些事實不可駁斥地、不可爭辯地證明，在戰勝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俄羅斯，一個極小的、毫無軍備的民族，不論其如何弱小，都絕對地可以而且應當安心的，是，在我們這裏，在對他們的關係上，除了和平的意圖以外，再一無所有了，我們對於舊政府底舊政策之罪惡之宣傳是不會減弱的，而且我們不論如何，以巨大犧牲和讓步之代價，與一切前屬俄羅斯帝國而仍願與我們留在一起的民族保持和平的願望依舊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不論各方面對我們所散佈的咒詛是如何的厲害，但我們正在證明着這一點。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全俄工農代表會議的面前，在俄羅斯好多百萬工農羣衆的面前，我們說，我們將全力保護今後的和平，我們爲了堅持這種和平，不怕作很大的讓步和犧牲。

+ 但是有限度的，越過這種限度是不可以的。我們不許有嘲弄和平條約之事，不許有破壞我們的和平工作之企圖。我們不論如何是不允許這一點的，我們將像一個人一樣要堅持自己的生存的。

## 蘇維埃政府高舉着爲真正解放而戰的旗幟

——摘錄「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在勞動哥薩克第一次全俄大會上的演說」——

在列強征俄垮台以後，他們又試用了別的武器：在這些國家裏，資產階級有着數百年的經驗和好多別各種武器，而且他們可以變更他們的不可靠的武器。以前他們的兵士曾經鎮壓、絞殺了俄羅斯。現在他們將要在邊疆各國幫助之下來絞死俄羅斯了。

沙皇主義、地主、資本家曾經絞殺了一整列的邊疆民族——拉特維亞、芬蘭等等。他們在這些地方引起了對數世紀壓榨之仇恨。「大俄羅斯人」這個名詞，對於一切這些浸在血泊中的民族，竟成了一個最可恨的名詞。因此，協約國在用自己的兵士進行反布爾塞維克的鬥爭中垮台以後，便以小國作賭博；意圖以它們來絞死蘇維埃俄羅斯！

邱吉爾◎所進行的政策，是與尼古拉·羅曼諾夫所進行的政策一樣的，他願意打仗，而且正在打着，對於國會毫不理睬，——他自負地說，使十四個國家正在征俄——這是

◎邱吉爾是英國保守黨首領，有一個時期曾任陸相，後又任財相，十月革命後曾竭力鼓動封鎖和武裝干涉蘇維埃俄羅斯。



一九一九年的事——到九月間便要攻佔彼得格勒，到十二月間便要攻佔莫斯科了。牛皮吹的有點過分了。他是以下述一點作孤注一擲的，即在這些小國裏，到處是在仇視俄國。但他忘記了，在這些小國裏，尤登尼赤、柯爾恰克、鄧尼金都是什末人，人們都是設想得很清楚的。有過一個時候，那時他們距完全勝利僅差幾個星期了。在尤登尼赤進攻期間，當他距彼得格勒不遠的時候，英國最富的一家報紙「泰晤士報」上登載了一篇文章——我曾讀過這篇社論——勸說、命令芬蘭，要求：幫助尤登尼赤啊，全世界正在看着你們，你們救救全世界的自由、文明、文化——反對布爾塞維克吧。這是英國給芬蘭說的，整個芬蘭是在英國的錢袋裏，它負債累累，不敢作聲，因之，沒有英國，它在一星期之內就沒有麵包了。

這就是爲了使這些小國去反對布爾塞維克而作的懇求。但是這垮了兩次了，其所以垮的原因，是因爲布爾塞維克的和平政策是嚴正的，是被它的敵人所尊重的，它的敵人把它評作比其餘一切國度之和平政策更誠實的政策，是因爲一整列的國度自己告訴自己：不論我們如何仇恨那絞殺我們的大俄羅斯，但是我們知道，絞殺我們的是尤登尼赤、柯爾恰克、鄧尼金，而不是布爾塞維。前芬蘭白軍政府之頭子未曾忘記，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他如何親自從我的手裏接收了一個文件<sup>①</sup>，在這個文件裏面，我們曾絲毫不動

① 可參看本書本篇「論俄共黨綱與民族問題」一文。

搖地寫明，我們是無條件地承認芬蘭底獨立的。

那時這竟被認為是一種單純的姿態。人們以為，芬蘭工人之起義會迫使忘記這一點的。不，這樣的事情是不會忘記的，一定政黨底全部政策要證實這些事情的，何況芬蘭的資產階級政府，它甚至說：『讓我們熟慮吧：在俄皇壓榨的一百五十年間，我們仍然學會了一些東西。要是我們出而反對布爾塞維克，那就是說，我們幫助栽培尤登尼赤、柯爾恰克、鄧尼金了。而他們都是些什末人呢？難道我們不知道嗎？難道這不是那些會絞殺芬蘭、拉特維亞、波蘭、及其他一整列民族的沙皇將官嗎？難道我們將要幫助我們的這些敵人去反對布爾塞維克嗎？不，我們要等一等！』

他們不敢直接地說：他們是依靠於協約國的。他們不給我們以直接的幫助，他們是等待、拖延、寫照會、派代表、成立委員會、開會議，直到尤登尼赤、柯爾恰克、鄧尼金被粉碎、協約國在第二次戰役中被擊退為止。結果，我們成了戰勝者。

假定這些小國都是出而反對我們的，——人家給了他們數萬萬美元，給了他們精良的大砲、武器，他們有有作戰經驗的英國教官，——假使他們都是出而反對我們的，那絲毫不庸置疑，我們會遭受失敗的。這是每個人都深深懂得的。但是他們却沒有反對我們，因為他們承認，布爾塞維克是很誠實的。布爾塞維克說：他們承認任何民族之獨立，沙皇的俄羅斯曾是建築在對其他民族底壓迫之上的，布爾塞維克是從不贊成這種政策的，現在和將來也都不贊成這種政策的，布爾塞維克從不爲了壓迫他人而採取戰爭

的，——當布爾塞維克這樣說的時候，人家是相信他們的。關於這，我們不是從拉特維亞的或波蘭的布爾塞維克方面知道的，而是從波蘭的、拉特維亞的、烏克蘭的資產階級方面知道的。

布爾塞維克政策之國際意義，就在這裏。這不是在俄國地墓上的考驗，而是在國際地墓上的考驗。這是用火與劍的考驗，而不是用言詞的考驗。這是最後決戰中的考驗。帝國主義者懂得，他們是沒有自己的兵士的，只有集合了國際的力量，才可以絞死布爾塞維主義，因之，一切國際力量便被擊敗了。

什麼是帝國主義呢？這就是說，一撮最富的強國正在絞殺着全世界，它們知道，它們有着全世界的十五萬萬人，可以絞殺，這十五萬萬人都感覺到了什末是英國的文化、法國的文化、及美國的文明，——這就是說：好好掠奪吧。現在芬蘭四分之三已被美國億兆富翁所購買了。英法派到我們邊疆的小國來訓練它們軍隊的軍官，其作法正像俄國的惡劣貴族在被戰敗的國度裏一樣。他們都是以投機為能事的。芬蘭、波蘭、拉特維亞的工人餓的越厲害，則區區少數英、美、法的億兆富翁及其走狗在他們的身上發的財越多。這在全世界上都是如此的。

只有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才高舉了為真正解放而戰的大旗，全世界都是同情於它的。我們經過小國獲得了地球上一切民族之同情，這是以數萬萬數萬萬人計算的。他們現在是被壓迫和被蹂躪的，這是人口中最不發展的一部份，但是戰爭却啓發了他們。巨大

的民衆會被捲入在帝國主義戰爭之中了。英國從印度運出軍隊，爲的去與德國人打仗。法國徵集了百萬黑人入伍，爲的去與德國人打仗。把他們編成突擊隊，投入最危險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機關槍掃射他們，像刈草一樣。他們也學會了一點東西。正像沙皇時代俄國兵士說：要是死亡的話，那我們還是去反對地主吧，——同樣，他們說：要是死亡的話，那不是爲了幫助法國強盜去掠奪德國的資本家強盜，而是爲了從德、法資本家之下解放出來去死吧。在世界各國，連印度（在這裏有三萬萬英國僱農是被蹂躪的），都在覺醒着，革命運動一天天在增長着。他們大家都在望着一顆明星，都在望着蘇維埃共和國這顆明星，因爲他們知道，這個共和國爲了反對帝國主義而作了巨大的犧牲，它是能經得起艱苦考驗的。

（全集，第二五卷，五三——五五頁）



#### 四

被壓迫人民反帝國主義

的革命鬥爭與蘇聯和共產  
國際在這一鬥爭中的作用

## 亞洲的大風暴

——摘錄「馬克思學說之歷史命運」——

機會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讚美「社會和平」及在「民主制度」下沒有急風暴雨的必  
要，世界最偉大風暴的一個新源泉，就在亞洲湧現出來了。在俄國革命之後，隨着有土  
耳其、波斯、中國的革命。我們現在正生活在這些風暴及其「反映」於歐洲的時代。不  
管大中華民國（「文明的」豺狼現在正磨着牙齒想要吞噬它）之命運如何，但世界上任  
何力量都不能恢復亞洲的舊農奴制度了，都不能掃除亞洲和半亞洲各國人民羣衆之英勇  
的民主主義了。

歐洲反資本主義決鬥之長期拖延，曾使不注意羣衆鬥爭準備條件和發展條件的一些  
人們，達到失望和無政府主義的地步了。現在我們看到，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失望是多末  
短視和卑怯啊。

八萬萬人的亞洲，正捲入於那爭取歐洲人同一理想的鬥爭之中，從這一事實中所汲  
取的，應當不是失望，而是勇氣。

亞洲的革命，向我們顯示了自由主義底同樣的無氣節與卑劣，顯示了民主羣衆獨立性之同樣的特殊意義，顯示了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之同樣的明確分界。在歐洲和亞洲的經驗之後，誰要是還說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那末把他就應該放在鳥籠裏面，與澳洲的袋鼠一塊兒陳列起來。

隨亞洲之後，歐洲也開始動盪起來，只是不按亞洲方式來動盪罷了。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時期，永逝不返了。生活昂貴和托拉斯之壓榨，引起經濟鬥爭之空前的尖銳化，這甚至使被自由主義所最腐化的英國工人<sup>⊖</sup>，也被推動起來了。在我們眼中，甚至連「死硬的」資產階級貴族地主的國家——德國，也在成熟着一種政治的危機。狂熱的軍備競爭和帝國主義的政策，把現代歐洲造成這樣的「社會和平」，它頗像一個火藥桶了。一切資產階級政黨之解體與無產階級之成熟，正在不可阻撓地前進着。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世以來，全世界歷史上三個偉大時代<sup>⊖</sup>之每一個時代，都給它帶了新的證據與新的勝利。將要來到的歷史時代，還要給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學說——

⊖ 自由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力謀把比較爲數不多的上層熟練工人即所謂工人貴族引誘到自己方面來，其方法是用資產階級從剝削殖民地所得的超額利潤來收買他們。

⊖ 從馬克思的學說出世之時候起，到一九一三年止所經過的三個大歷史時代，包括下列諸時期：一、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二、從巴黎公社到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三、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到一九一三年。



帶來更大的勝利。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全集，第十六卷三三一—三三三頁)

## 俄羅斯各民族聯盟之國際意義

——摘錄「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

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閉幕時之結語」——

同志們，在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之時，應該充分公正地確定這次代表大會在國際革命歷史上、在人類歷史上所起的歷史作用。可以有不可爭辯的理由說，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揭開了全世界歷史底一個新紀元，現在在世界革命底條件之下，這次大會之全部意義日益開始被意識了。這次大會鞏固了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新的國家政權之組織，它對全世界、對各國勞動者標出了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標誌。

在我們俄羅斯，在對內政策方面，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俄國境內各民族之自由共和國聯邦之新的國家制度，現在被人人，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敵

○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根據斯大林的報告，曾通過了一個「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制」的決議案。其中說：「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俄羅斯各民族自願聯合之基礎上面，作為這些民族蘇維埃共和國之聯邦。」

人，都看得出，新的制度——蘇維埃政權，不是一種虛構，不是一種黨派的手法，而是生活本身發展之結果，是自發形成的世界革命之結果。請回憶一下吧，一切大革命總都是力謀徹底掃蕩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僅力謀奪取政治的權力，而且力謀從統治階級手中，從勞動者底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手中奪得國家之管理權，爲的給一切剝削和一切壓迫永遠設立下一個限度。一切大革命都是力謀破壞這種舊的剝削者的國家機關的，但是迄今以前這都是沒有做到徹底完成的。但是俄羅斯，由於其經濟的和政治的形勢之特點，現在却是頭一個達到了這個把國家管理移交勞動者本身手中之事。現在我們將在掃清了道路上的歷史渣滓的基址上建立一個光芒萬丈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廈，建立一個新的、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國家政權類型，這種政權經革命之意志根絕了一切剝削、暴力、及奴隸制。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在我們的對內政策方面新的社會主義的管理國家之原則給了些什末。同志們，你們回憶一下，不久以前資產階級的報紙曾經怎樣的大聲喊叫，說，我們正在毀壞着俄羅斯國家，我們不會管理，因之，一切民族——芬蘭、烏克蘭等等都離開我們了。資產階級的報紙幸災樂禍，差不多每天都報導這樣的『脫離』。同志們，我們比他們更好地懂得這一現象之基本原因，其根源是起於勞動羣衆對克倫斯基老爺們之流的妥協派帝國主義政府之不信任。我們默然無言，確信我們的正義的原則，我們自己的管理向一切勞動者比言詞更好地證明了我們的真實目的和志向。

我們是對的。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的思想在芬蘭、在烏克蘭已經勝利了，而且現在在頓河還勝利着，還在喚醒着勞動者底階級意識，正在把它們組織成爲堅固的聯盟。我們是沒有用外交家，沒有用帝國主義者所應用的舊方式來行動的，但是偉大的成績是一目了然的；革命勝利了，勝利者與我們聯合而成爲一個強大的革命的聯邦了。我們正在治理着，不是依照嚴酷的古羅馬法離散開來，而是由切身利益，階級意識之不斷鍊鍊把一切勞動者團結了起來。我們的聯盟，我們的新國家，比之於用造謠和鐵聯合而成爲對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人工的國家機構的暴力政權，要牢固得多。譬如，芬蘭的工人和農民剛一把政權奪在自己的手裏，他們就致書與我們，表現了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忠心，表現了歡迎的話，其中循着國際途徑與我們攜手同進的不可動搖的決心是彰明顯著的。這就是我們聯邦之基礎，我深深相信，各自由民族之各個不同的聯邦將都要日益團結在革命的俄羅斯周圍的。這種聯邦，不用造謠和鐵將要完全自願地生長的，它是不可摧毀的。我們自己所創造的這些法律，我們自己所創造的這個國家制度，便是這種聯邦不可摧毀之最好保證。

## 「各國無產者與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啊！」

——摘錄「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俄共莫斯科

組織支部書記會議上的演說」——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我會說，全世界分成了被壓迫民族與統治民族。被壓迫民族不下於地球上全部人口之百分之七〇。凡爾賽和約又給它們加上了一萬萬或一萬萬五千萬人。

確實，我們現在不僅是各國無產者底代表者，而且是各被壓迫人民底代表者。不久以前出版了共產國際底一個雜誌，標題為「東方人民」。共產國際對東方人民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各國無產者與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啊！」某同志曾問：「什末時候

○這裏是指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而言的。該報告見本書二一四頁。

○「東方人民」是個雜誌，為東方人民宣傳和行動委員會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巴庫所創。用俄語、土耳其語、波斯語、阿拉伯語印行。

執委會會下命令改換了這個口號？」我不能確切地記起這一點了。自然，從「共產黨宣言」的觀點看來，這是不對的，但是「共產黨宣言」是在完全另一種條件之下寫成的，從現時政治的觀點看來，這是對的。關係已經尖銳化了。整個德國正在沸騰着，整個亞洲正在沸騰着。你們已經讀到，革命運動在印度怎樣在形成着。在基也輔，對日本人極端仇視，對美國人也是一樣。德國對協約國之狂烈仇視，只有在考察德國工人對其資本家的仇視的時候，才會理解的；結果他們把俄羅斯看作地球上全體被壓迫人民羣衆之直接代表者；各民族已慣於把俄羅斯看作中心了。

（全集，第二五，卷五〇八——五〇九頁）

○「共產黨宣言」，係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於一八四七年，在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發表。「宣言」裏邊，以明確、扼要的形式解釋了共產主義者底種種觀點：什末是階級鬥爭，爲什末它是不可避免的，並指出這種階級鬥爭勢必要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之勝利。「宣言」明白地指出，爲什末資本主義制度中應起什末作用。「宣言」指出，怎樣移到工人手中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應起什末作用。「宣言」指出，怎樣巨大的歷史作用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無產階級乃是一切勞動羣衆之領導者、其組織者、新共產主義社會之創造者和建設者。「宣言」以下的幾句話結束：「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前面發抖吧。在這一革命中無產階級所失掉的只是自己的鎖鍊罷了。他們獲得的却是完整的世界。」並號召：「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吧！」「共產黨宣言」乃是行動之直接號召和指導，它給工人鬥爭立下了偉大的目標，提出了一定的行動綱領。它在組織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鬥爭上會起了而且現在還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 東方人民覺醒了

——摘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東方人民

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我很高興的，是我可以歡迎共產黨人同志們——東方回教徒組織代表之大會，並且可以關於現在俄國和全世界的形勢如何的問題，說幾句話。我的報告之題目是時局，我以為在這個問題上現在最主要的是東方各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關係和這些人民中間的革命運動。很明白的，東方各人民底這種革命運動，現在要能獲得順利的發展，那不能不與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鬥爭取得直接聯系，以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由於一系列的情況，——其中與俄國底落後性及其廣袤的幅員相聯系，以及與它乃是歐洲與亞洲、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境界一點相聯系，——我們就得擔負——我們看到這是偉大的光榮——成爲世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先鋒者之全部重擔。所以，在最近時期行將到來的事件之全部行程便預告了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更廣泛更頑強的鬥爭，並且勢必將與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德、法、英、美帝國主義聯合力量的鬥爭聯系起來。……

你們都是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組織和共產黨底代表。我應當說，如果俄國布爾塞維克已經把舊的帝國主義打破了一個缺口，自己担負起了一個非常困難而非常高貴的、創造新的革命途徑的任務，那末在你們——東方勞動羣衆底代表們前面，擺着一個還要更加偉大的和更加新的任務。現在完全弄明白了，那對於全世界正在日益迫近的社會主義革命，無論怎樣，將不只是各個國家裏無產階級戰勝自己資產階級的勝利而已。如果革命容易而迅速爆發的話，這是有可能的。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是不允許這的，一切國度都已經被武裝起來以反對自己內部的布爾塞維主義了，而且它們所想的，只是如何戰勝自己家裏的布爾塞維主義。因此，每個國家裏面都在產生着內戰，老的社會主義妥協派，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參加了這一戰爭。這樣，社會主義革命，不將只是而且不將主要地是每個國度裏革命的無產階級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不，這一革命將是一切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殖民地和一切附屬國度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在去年三月間所通過的我們的黨綱中，我們在評述全世界社會革命之日益迫近時，曾說到一切先進國度裏勞動者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剝削者的國內戰爭，開始與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了。這正由革命的進程所證實，而且將日益證實。在東方，亦將如此。我們知道，東方人民羣衆，都日益抬頭，而成爲新生活底獨立參加者，新生活底創造者了，因爲東方幾萬萬的人口，都是屬於附庸的、毫無權利的民族，直到現在，它們都是國際政策底對象，它們對於資本主義文化與文明，只是當作肥料而存在的。我們深深知道，



所謂殖民地委任統治，其實就是委任捫掠、搶奪，就是委任地球上極小部份人口去剝削地球上極大多數人口的權利。這個大多數人口，直到現在，還是完全站在歷史進步之外，因為它們不能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力量，我們知道，它們在二十世紀之初却終止起演這樣的消極作用了。我們知道，一九〇五年之後，隨之而來的有土耳其、波斯、中國的革命；我們知道，在印度，革命運動也發展起來了。帝國主義戰爭也促進了革命運動之增長，原因是不得不把整個的殖民地人民捲入在歐洲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帝國主義戰爭喚醒了東方，把東方人民捲入到國際政治中來了。英、法武裝了殖民地的人民，幫助他們熟悉了軍事技術和精良的機器。他們便利用這種科學來反對帝國主義者老爺們了。在東方覺醒時期之後，在現代革命中，則來了一個東方一切人民參加解決全世界命運的時期，為的不再只是作為發財之對象了。東方人民覺醒了，他們要實際行動起來，每個人民都要解決關於全人類命運的問題了。

這就是爲什末我認爲，在世界革命發展歷史上——就開始來判斷，這個革命將要繼續好多年，需要花費好多辛苦——，在革命鬥爭中，在革命運動中，你們將要起很大的作用，並在這一鬥爭中將要與我們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匯合起來。你們之參加世界革命，把你們置在複雜而困難的任務之前，這種任務之解決將要成爲總勝利的基礎，因爲在這裏，大多數人口頭一次加入獨立的運動，而將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鬥爭中的一個積極因素。

東方大多數人民所處的狀況，甚至比在歐洲最落後的國度——俄國還要壞些，可是我們做到了在反對封建制度殘餘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把俄國的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我們鬥爭之所以如此容易進行，是因為工人和農民曾經聯合起來反對資本和封建制度，在這裏，與東方人民的聯系，特別重要，因為東方大多數人民都是勞動羣衆底典型代表者，——都不是經過帝國主義工廠作坊訓練的工人，而是勞動的、被剝削的農民羣衆底典型的代表者，這些農民正感受着中世紀壓迫的痛苦。俄國革命指示出，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無產者，曾經與數萬萬散漫的農民勞動羣衆團結起來，如何勝利地舉義，以反對中世紀的壓迫。現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應當把東方一切覺醒的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以便與他們在一起共同進行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在這裏，擺在你們面前的任務，是（這以前在全世界共產黨人前面是沒有提出過的）：在依靠於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時，你們需要，在應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的條件時，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那以農民爲主要羣衆、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餘的條件。這是一個困難而特殊的任務，然而這一任務却是特別可感謝的，因為這把還沒有參加過鬥爭的羣衆捲入鬥爭了；另一方面，由於在東方組織了共產主義支部，你們獲得了實現與第三國際最密切聯系的可能。你們應當求得全世界先進無產者與往往生活在世紀條件下的東方勞動的與被剝削的羣衆底這種聯盟之特殊形式。你們在許多國度裏正在大規模實行的，我們在我們國度裏已經小規模地實行了。我希望，你們勝利地完成這第

二個任務。由於在東方已有了共產主義的組織（在這裏你們便是這些組織之代表者），你們已有了這種聯系和進一步關心下面這一件事之可能，即，在每一個國度內，用人民容易懂得的語言，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

不言而喻的，只有世界上一切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才能最終地勝利，我們俄國人正在開始的事業，是要德國的、法國的或者美國的無產階級把它鞏固起來；然而，我們看到，如果沒有一切殖民地被壓迫人民，首先是東方人民底勞動羣衆之幫助，他們是不會勝利的。我們應當明白，單是先鋒隊是不能實現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任務就在於喚醒勞動羣衆走向獨立和組織的革命的積極性，不要管他們是處在那種水平上，就在於把比較先進的國度的共產黨人所用的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學說，譯成每種人民的語言，就在於實現那些應當立刻實現及在總的鬥爭中與其他各國無產者匯合起來的實際任務。

這就是那些其解決你們在任何一本共產主義小冊子中都找不到、其解決只有在俄國已經開始的一般鬥爭中你們才能找到的任務。你們應該提出這個任務，而用獨立的經驗把它加以解決。在這一點上，可以幫助你們的，一方面是與其他各國一切勞動者底先鋒隊之密切聯盟；別一方面則是接近東方人民（在這裏你們是代表他們的）的才能。你們應當根據這些人民中正在覺醒而且不能不覺醒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當性。同時，你們並應當開闢一條走向每個國家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之道路，用他們容易懂得的語言說明，解放之唯一希望就在於國際革命之勝利，而國際無產

階級乃是東方人民底一切勞動的和被剝削的數萬萬人之唯一同盟者。

這就是擺在你們前面的一個範圍非常廣大的任務，這一任務，由於革命時代和革命運動的發展——這是不庸懷疑的——，將由東方各共產主義組織底共同努力而順利地加以解決，並將達到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

（全集，第二十四卷，五四二，五四八——五五一頁）

##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sup>①</sup>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作——

茲將下面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起草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草案，提交同志們討論，特請全體同志，尤其是那些對這些非常複雜的問題中這個或那個問題具體知識的同志，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提出修正、或提出補充、或以極簡短的（最多不超過兩頁）形式提出具體的說明，特別是關於下列各點：

奧地利的經驗；

波蘭猶太人和烏克蘭人的經驗；

阿爾薩斯·洛林和比利時；

愛爾蘭；

丹麥·德意志的關係；

① 這個提綱草稿，經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舉行）作爲民族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工作之基礎，並加以若干次要性質的修正，由大會通過。

意大利和法蘭西與意大利和斯拉夫的關係；

巴爾幹的經驗；

東方各民族；

與大回教主義的鬥爭；

對高加索的關係；

巴什基爾與韃靼共和國；

基爾基斯；

土耳其斯坦及其經驗；

美洲黑人；

殖民地；

中國—朝鮮—日本。

N·列寧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

(一)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因其本性本身，總是抽象的或形式的提出一般平等的問題，遮民族平等的問題在內。託言一般人的人格之平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宣佈私有者與無產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形式的或法律的平等，藉以實行對被壓迫階級的最巨大的欺騙。平等這個觀念，本身乃是商品生產關係之一種反映，它被資產階級轉化為反對消滅階級的鬥爭之工具了，其藉口是似乎人的性格是絕對平等的。但是，平等要求

之真實意義只是在於要求消滅階級。

(二) 共產黨乃是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羈絆而鬥爭之自覺的表現者，依照其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揭露這種民主主義欺騙和虛偽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它應當作爲根基的，不是抽象的和形式的原則，而應當是：第一，精確地計算具體歷史的情況，首先是經濟的情況；第二，明確地把被壓迫階級、勞動者、被剝削者之利益表示統治階級利益的一般人民利益這個概念分別出來；第三，同樣明確地把被壓迫的、附屬的、不平等的民族跟壓迫的、剝削的、全權的民族區別開來，以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虛偽相對立，這種虛偽抹殺了那爲財政資本及帝國主義時代所固有的區區少數最富有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對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口之殖民地的和財政的奴役。

(三)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曾經以特別的明確性向全世界一切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揭穿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詞句底欺騙性，在事實上表明了，聲名狼藉的『西歐民主主義』底凡爾賽條約跟德國貴族地主和德皇底布列斯特條約比較起來，乃是對於弱小民族更殘酷的更無恥的暴行。國際聯盟和協約國戰後的全部政策，更明白更猛烈地暴露了這個真理，而到處加強了先進國度無產階級底以及殖民地國度和附屬國度一切勞動羣衆革命鬥爭，加速了那在資本主義之下各民族可以和平共居和平等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幻想之破滅。

(四) 從上述的基本原則中，可以得出結論說，共產國際對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底全

部政策，須以一切民族及一切國度底無產者和勞動羣衆接近，以便進行爲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共同的革命的鬥爭爲根基。因爲只有這種接近才能保證戰勝資本主義，沒有對資本主義的勝利，則民族壓迫與民族不平等之消滅，是不可能的。

(五) 現在世界政治環境已把無產階級專政提在議事日程上了，世界政治底一切事變不可避免地都要集中於一個中心點，即：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不可避免地一方面要把一切國度底先進工人底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要把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底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統統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些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根據痛苦的經驗，堅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以外，對於他們是沒有其他的出路的。

(六) 因此，在現時不能只限於僅僅承認或宣佈各民族勞動者之接近而已，而須要進行一種實現一切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與蘇俄最密切聯盟之政策，依照每個國度無產階級中間共產主義運動或落後國度工人農民或落後民族中間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之發展程度，確定這種聯盟底形式。

(七) 聯邦乃是走向各民族勞動者完全統一的一種過渡形式。無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以下簡稱蘇俄——譯者)對其他蘇維埃共和國(過去的匈牙利、芬蘭、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阿才拜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上，或在蘇俄內部對從前既無自己國家存在，又無自治權的各民族(例如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



在蘇俄內部所建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和韃靼自治共和國）之關係上，聯邦在實踐上都已經顯示出了自己的適當性①。

（八）在這個關係上，共產國際底任務，就在於進一步發展這些新的、在蘇維埃制度與蘇維埃運動底基礎上面發生的聯邦，並加以研究和用經驗加以考驗。在承認聯邦是走向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時，必須努力於一種日益密切的聯邦式的聯盟。同時，並要記着：第一，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底十分密切的聯盟，就不能保持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底生存，因為它們正被全世界軍事上無比強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包圍着；第二，各蘇維埃共和國有密切的經濟聯盟之必要，否則，就不可能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和保障勞動者之福利；第三，要注意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而由一切民族底無產階級所調節的、整個的全世界經濟之趨勢，這種趨勢，在資本主義之下就已經完全顯然地顯露出來了，它在社會主義之下更應無條件地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和圓滿的完成。

（九）在國內關係方面，共產國際底民族政策，不能只限於單純地、形式地、純粹廣告式地、在實踐上不負任何責任地承認民族平等，如資產階級民主派之所作者——不管他們是否坦白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或如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用「社會主義

① 在校樣上，列寧在這裏有如下的補充：「（七）增加聯盟（Konfederation）（斯

者」的稱號把自己隱蔽起來，都是一樣。

共產黨不但在其全部的宣傳和鼓動上，在國會講壇上和在國會以外——都須不屈不撓地揭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對其「民主」憲法之違犯，而對民族平等及少數民族權利保障之經常侵害，而且必須：第一，經常地普遍解釋：只有蘇維埃制度才能實行真正的民族平等，它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起初把無產者，然後把全體勞動羣衆團結起來；第二，一切共產黨必須直接援助附屬的或不平等的民族（例如愛爾蘭、美洲黑人等等）及殖民地裏面的革命運動。

沒有後邊這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則反對對附屬民族和殖民地壓迫的鬥爭，以及對其國家分立權之承認，都是虛偽的牌子，如我們在第二國際各黨裏面所見到者。

（十）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在一切宣傳、鼓動和實際工作裏面則代以市儈的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這不但在第二國際底各黨裏面，甚至往往在現在自稱為共產黨的各黨裏面，都是十分普通的現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由民族的專政（即只在一個國度內存在而不能規定全世界政治的專政）轉變為國際的專政（即至少若干先進國度底無產階級專政而能夠對整個世界政治起決定的影響）之任務，愈是迫切，則反對這種弊

○ 在校探上，列寧在這裏有如下的補充：「（九）增加無產階級專政在消除民族爭執當中的意義」。

害、反對最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的鬥爭，也愈佔重要的地位。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只是把承認民族平等宣佈爲國際主義而已，把民族的利己主義（至於這種承認只是口頭上的承認，那更不用說了）仍神聖地保存起來，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則要求：第一，一國的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須服從於全世界範圍內這一鬥爭的利益；第二，實現了戰勝資本主義的民族，要能夠而且準備爲推翻國際資本而作最大的民族的犧牲。

因此，在已經完全是資本主義的、而有着事實上確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工人政黨的國度裏，與對國際主義這個概念和政策的機會主義的及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曲解作鬥爭，乃是第一個而且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十一）對比較落後的、以封建的或家長的和家長農民的關係佔優勢的國度和民族，必須特別注意下列各點：

第一，一切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度裏面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放運動；首先是在殖民地的或財政的關係上爲落後民族所依附的那些國度底工人，尤有給與最積極的援助的義務；

第二，必須要跟在落後國度裏面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的和中世紀的分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要與大回教主義和類似思潮作鬥爭，因爲這種大回教主義和思潮企圖把

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為解放運動和加強可汗、地主、教主等地位的圖謀結合起來○。

第四，必須要特別援助落後國度裏面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佔有制、反對封建主義一切表現或殘餘的農民運動，必須努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革命的性質，實行西歐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與東方、與殖民地、與一般落後國度農民底革命運動盡可能密切的聯盟○。

第五，必須要跟那些給落後國度裏面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潮流染上共產主義色彩的企圖作堅決的鬥爭；共產國際只有在下面條件之下才應當援助殖民地與落後國度裏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民族運動，就是能使一切落後國度裏面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真正的、非只是名義上的共產黨——底分子被團結起來，並被教育，使他們認識自己特殊的任務，即跟他們民族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的任務；共產國際應當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度底資產階級民主派成立臨時的聯盟，但不要和他們合流起來，甚至在其萌芽的形式之下都必須無條件地保持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

○ 在校樣上，列寧在這裏有如下的附註：「第二第三合併」。

○ 在校樣上，列寧有如下的補充：「第四點增加：尤其是必須集中一切力量，用建立『勞動者蘇維埃』等等的辦法，把蘇維埃制度底基本原則應用於那些前資本主義關係統治地位的國度。」

第六，必須要在一切特別落後國度最廣大的勞動羣衆中間，不屈不撓地解釋和揭露帝國主義列強所系統地進行的欺騙，因為帝國主義列強託言創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而創立了在經濟上、財政上和軍事上完全依賴於它們的國家；在今天的國際情況之下，除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附庸的和落後的民族是沒有其他的出路的。

(十二) 帝國主義列強對殖民地民族與弱小民族的長久壓迫，在被壓迫國度度勞動羣衆中間，不但留下了對一般壓迫民族（連這些民族底無產階級在內）的憤恨，而且留下了對它們的不信任。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這些民族底無產階級底大多數御用領袖（其時保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壓迫殖民地和奴役財政上附庸國度之「權利」一點，曾用「保衛祖國」這個口號被會沙文主義式地掩蔽起來了）對社會主義的卑鄙叛變，不能不使這種完全合理的不信任更加強化。另一方面，某國愈是落後，則其小農生產、家長制關係、及閉塞風氣愈是厲害，這就不可避免地引導到：那最深帶固的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即民族利己主義、民族狹隘性底偏見，要特別強大和特別鞏固。這些偏見，既然只有在先進國度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之消滅以後，只有在落後國度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之急進改變以後，才能消滅，那末這種偏見之死滅過程不能不是很慢的。由此可知，一切國度底自覺的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那些最長期受壓迫的國度和民族裏面的民族感情之殘餘，特別慎重和特別注意，同樣，必須作某種讓步，以期更迅速地克服這種不信任和這種偏見。沒有一切國度和全世界民族底無產階級、乃至一切勞動羣

衆底自願聯合和統一的志向，則戰勝資本主義的事業是不能勝利完成的。

一九二〇年六月

（全集，第二五卷，二八五——二九〇頁）

## 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國際底戰略和策略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代表「民族與殖民地」

問題委員會」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我只限於作一個短短的緒論，然後馬林○同志——我們委員會底前秘書——關於我們在提綱裏面所作的修改，向你們作詳細的報告。在他之後，曾寫補充提綱的羅易○同志講話。我們的委員會曾一致地通過了修改過的原來提綱以及補充提綱。這樣，在一切重要的問題上，我們做到了完全的一致。現在我作幾點短短的說明。

第一，我們提綱底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麼呢？這就是對於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之區別。我們強調這個區別，以與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相對立。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特別重要的，是確定具體的經濟事實，並在解決一

○馬林爲荷蘭出席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羅易爲印度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代表。後以在殖民地問題上堅持社會民主黨的觀點並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綫，被開除出共產國際。

切殖民地 and 民族問題時，不要從抽象的命題出發，而要從具體現實底現象出發。

帝國主義特有的特點，就在於：整個的世界，如我們所看見的，在現時分成了巨大數量的被壓迫民族和極少數量的、擁有巨量財富和龐大軍事力量的壓迫民族。世界人口底絕大多數——爲數十萬萬以上，假如我們估計世界人口爲十七萬萬五千萬，那末大概十二萬萬五千萬左右，就是說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屬於被壓迫民族，他們不是處於直接的殖民地的依賴關係之中，就是屬於邊疆的殖民地的國家，例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或者就是爲某一帝國主義大國底軍隊所擊敗，根據條約陷入了對該國的依賴地位。這種把各民族區別爲、劃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思想，貫穿着全部提綱——不但是貫穿着我簽名發表並早先印好的第一個提綱，而且貫穿着羅易同志底提綱。後一提綱，主要地是從印度及其他爲英國所壓迫的大民族狀況之觀點寫成的，其對於我們的極重大的意義，也就在這裏。

我們提綱底第二個指導思想，就在於：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之下，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各民族底互相關係，各國底整個世界體系，是取決於帝國主義民族的不大集團與以蘇維埃俄羅斯爲首的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國家的鬥爭。假如我們忽視這一點，那末，我們既不能正確地提出民族問題，也不能正確地提出殖民地問題——即使所處理的問題是世界底極偏僻的一角。只有在站在這種觀點之上，共產黨才能正確地提出關於文明國度或落後國度的每一個政治問題，並給與該問題以答案。



第三、我想特別着重講一下落後國度裏面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曾經引起了若干意見底分歧。我們曾經爭論：主張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應當援助落後國度裏面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這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是不是正確的？這種討論底結果，我們達到了一致的解決：不說：「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而說：「民族革命運動」。毫無疑義的，凡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運動，因為落後國度裏居民底主要羣衆乃是農民，而農民乃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者。誰要是以爲無產階級政黨——假如它在這樣的國度裏面，一般說來能夠發生的話——不與農民運動成立一定的關係，不真正地援助農民運動，就能夠在這種落後的國度裏面進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在這裏却有人駁斥說，要是我們僅說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那就抹殺了改良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之間的任何區別。可是，這種區別，最近幾年來在落後的和殖民地的國度裏面，却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因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正以一切力量，力謀在被壓迫的民族中間培植一種改良主義的運動。在剝削國度底資產階級與殖民地國度底資產階級之間，已經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接近，以致使被壓迫國度底資產階級，往往——也許甚至在大多數的場合之下——雖然它支持民族運動，但同時却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起來，就是說：和他們一起來反對一切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在委員會裏面這會經不可爭辯地被證明了。因此，我們認爲對這種區別加以注意和差不多到處拿「民族革命底」術語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術語是唯一正確的。這種代替

底意義，就在於：我們共產主義者，只有在這種場合之下，即在殖民地國度底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是真正革命的、其代表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的被剝削羣衆時，才應當而且將要援助這種運動的。假如連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話，那末，共產主義者在這些國度裏面就應當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就是在這種資產階級之列的。在殖民地國度裏面已有改良主義的政黨存在了；有時這些政黨底代表者以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自命。現在，把上述區別貫徹在全部的提綱裏面，並且，我想，由於這一點，現在我們底觀點是規定得確切得多了。

此外，我還要說一說農民蘇維埃。在從前屬於沙皇制度的殖民地裏，在像土耳其斯坦這些落後的國度裏，俄國共產黨人底實際工作，曾經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怎樣把共產主義的策略和政策應用於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因為這些國度底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在它們裏面還是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在統治着，因此，那兒還談不上純粹無產階級的運動，在這些國度裏，幾乎沒有產業無產階級。不管如此，在那裏我們担负起了而且應當担负起領導者底作用。我們的工作向我們表明：在這些國度裏面，須要克服極大的困難，但是我們工作底實際結果却也表明了：不管有這些困難，但在幾乎沒有無產階級存在的地方，也可以在羣衆中喚起追求獨立的政治思想和獨立的政治活動之志向。這種工作，對於我們，比較對於西歐各國的同志們更艱難些，因為無產階級在俄國正忙於國家的工作。十分明顯的，處於半封建依存地位的農民，是能夠很好地領會蘇維埃組織的思想和

在行動上實現這種思想的。同樣很明顯的，不但受商業資本所剝削而且在封建的基礎上受封建主和國家所剝削的被壓迫羣衆，在他們的條件之下是可以應用這種武器，這種組織的形式的。蘇維埃組織的思想是很簡單的，不但可以被應用到無產階級的關係上去，而且可以被應用到農民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關係上去。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經驗，暫時還不十分大，但是，在有幾個殖民地國度底代表參加的委員會裏面的爭論，都絕對不可反駁地向我們證明了，在共產國際底提綱裏面務須指出：農民蘇維埃，即被剝削者底蘇維埃，乃是不但適用於資本主義各國，而且也適用於有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各國之一種手段，共產黨和那些聯合於共產黨分子，其無條件的責任，就是在落後的國度和在殖民地裏，到處宣傳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的思想：在那裏，在環境允許的限度以內，他們應當努力建立勞動人民蘇維埃。

在這裏，正給我們開闢了實際工作底一個極有趣味的和極重要的領域。目前在這一方面，我們的一般經驗還不特別大，可是，我們將逐漸積蓄越來越多的材料。先進國度底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幫助落後的勞動羣衆，並且在蘇維埃共和國底勝利的無產階級跟這些羣衆握起手來、而能夠予他們以援助時，落後國度之發展是能夠超越它們目前的階段的，——關於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爭論的了。

在委員會裏面，關於這個問題，不但與我所起草的提綱相聯系，而且特別是與羅易同志底提綱相聯系，曾經進行了十分熱烈的爭論，羅易同志將在這裏發言辯護他的提

綱，並且曾經一致地通過了對於這個提綱的若干修正。

問題的提法會是這樣的：有人主張，對於落後的民族——這些民族現在正在解放着，並且現在在戰後在他們中間已經可以看到一種循着進步道路前進的運動——，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能不能承認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呢？我曾經否定地答覆了這個問題。假如勝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將在他們中間進行有系統的宣傳，而蘇維埃政府將以它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去幫助他們，那末，預料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對於落後民族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不正確的。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後國度裏，我們不但應當成立獨立的戰鬥員幹部，獨立的黨的組織，不但應當進行贊成組織農民蘇維埃的宣傳，並努力使這種組織適應於前資本主義的條件，而且共產國際應當確定並在理論上確立這樣的論題，即：落後的國度，在先進國度底無產階級幫助之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達到蘇維埃制度，並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可以達到共產主義。

這裏需要用那些手段，那是不可能預先指出的。關於這，實際的經驗會告訴我們的。但是，已經肯定地確定，蘇維埃思想是為最偏僻的民族中間的一切勞動羣衆所接近的，這種組織即蘇維埃，一定是適應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制度底條件的，共產黨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應當在全世界上立刻開始進行。

我還要指出共產黨不僅在其本國、而且在剝削民族利用以控制其殖民地人民的軍隊裏面的革命工作具有怎樣的意義。

英國社會黨底奎爾契○同志，曾經在我們的委員會裏面講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英國普通的工人將以為幫助被奴役的民族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就是賣國。對的，充滿着侵略主義與沙文主義情緒的英美工人貴族，對於社會主義是一種最大的危險，他們是第二國際底最有力的支柱，在這裏，我們所看到的是加入資產階級國際的領袖和工人之最無恥的變節。在第二國際內，他們同樣也討論殖民地約問題。『巴塞爾宣言』也十分明白地說到了這個問題。第二國際底各黨都允諾革命地行動起來，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第二國際底各黨會有過真正革命的工作，並在被剝削和被壓迫民族實行反對壓迫者的起義中，曾給他們以真正革命的援助。我以為，在大多數退出了第二國際並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各黨中間，也是同樣看不到的。我們應當公然地聲明這一點，這是不可以反駁的。我們就將知道，人們會不會企圖反駁這種事情。

一切這些意見，都應當作為我們決議底基礎，這些決議無疑地太長了，但我相信它們仍是有用處的，並將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促進真正革命工作之發展和組織，我們的重要任務也就是在這裏。

（全集，二五卷，三五二——三五五頁）

○ 奎爾契，英國共產主義者，曾代表英國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在英國共產黨成立（一九二〇年八月）前，曾加入英國社會黨左翼；後者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曾加入共產國際。

## 東方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底勝利

——摘錄「寧青少些、但是要好些」一文——

國際關係體系，現在已經成了這樣一種情形，就是在歐洲，一個國家——即德國——竟被戰勝國所奴役了。其次，西方一系列的國家，並且是一系列的最古老的國家，由於它們獲得勝利的原故，已經處在這種條件之下了，就是它們可以利用這種勝利對於它們的被壓迫階級作一系列的無關重要的讓步，這些無關重要的讓步，仍可以延遲這些國家當中的革命運動，而造成某種類似「社會和平」的東西。

同時，正是由於上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原故，好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等——都已經最後脫出它們的常規了。它們的發展，都是最後依照歐洲一般資本主義的規模來進行了。一般歐洲的不安情形，在它們裏面也都已經開始了。現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得清楚，它們已經被捲入到這樣的一種發展裏面去了，這種發展，不能不走向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之危機。

這樣，我們在目前是站在這樣的一個問題前面，就是：在我們的小農生產與極小農

生產之下，在我們的破產狀態之下，我們能否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它們向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時候呢？可是它們並不是依着像我們以前所預期的那種方式來完成這種發展的。它們並不是由於社會主義在它們裏面均平的『成熟』，而是經過某些國家對另外一些國家的剝削，經過對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戰敗的第一個國家之剝削，並跟對整個東方的剝削結合起來，來完成這一發展的。另一方面，東方正是由於這個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原故，已經最後地捲入到革命運動裏面了，已經最後捲入到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裏面了。

這種形勢規定我們的國家需要採取怎樣的策略呢？顯然的，要採取下面的策略；我們必須以極大的慎重態度，保存我們的工人政權，並將我們的小農與極小農，保持在它的威權與領導之下。我們方面，有一個優點，就是：全世界現在都正在轉入於這樣一種運動之中，這種運動一定要產生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但是，我們方面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帝國主義者已經將世界分裂為兩個營壘；而且這種分裂，由於以下這個事實，弄得更加複雜起來，就是：德國——一個真正先進的、文化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度，現在要挺起腰來，乃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情。所謂『西方』的一切資本主義強國，都在啄它、攻擊它，不讓它抬起頭來。在另一方面，整個東方和其好幾萬萬勞動的被剝削的人口——他們已經達到人類窮困的最後程度了——已經被迫陷於這樣一種條件之下，就是它們的體力的和物質的力量，簡直與西歐任何小國底體力的、物質的、及軍事

的力量，都不能作比較的。

我們能不能避免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底迫在眉睫的衝突呢？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希望，即：西方強盛的帝國主義國家與東方強盛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內部矛盾和衝突，會再度給我們以拖延時間，如像它們第一次所給與的，其時西歐反革命勢力援助俄國反革命的出兵，會因西方與東方反革命者營壘裏面、東方剝削者與西方剝削者營壘裏面、日本與美國營壘裏面的矛盾而瓦解了。

我認爲：對於這個問題應當這樣地來回答，即：這個問題之解決要依賴於很多的情況。整個說起來，鬥爭底結局，只有根據下面一點才可以預言出來，即地球上巨大的多數人口，歸根結底，終究要被資本主義本身加以教育和訓練而使之鬥爭的。

歸根結底，這個鬥爭底結局，將決定於以下這個事實，即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地球上人口底絕大多數。而正是人口底這個大多數，在最近數年來，以非常的速度捲入在爭取他們自己解放的鬥爭中了，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世界鬥爭底最終結果將是怎樣的，實在不能有任何絲毫可以懷疑的地方了。在這種意義上，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是完全地和絕對地有保證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

（全集，第二七卷，四一五——四一七頁）



## 民族殖民地問題參考書

### 一 列寧

- 民族問題評註（全集第十七卷一二九——一五九頁）；  
 論民族自決權（全集第十七卷四二五——四七四頁）；  
 革命的無產階級與民族自決權（全集第十八卷三二三——三二九頁；列寧選集中文  
 版第九卷二二七——二三七頁）；  
 關於民族自決的論戰之總結（全集第十九卷二三九——二七二頁）；  
 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滑稽解釋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全集第十九卷一九一——  
 二三五頁）；  
 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全集第十九卷一七六——一九〇頁）；  
 關於民族問題的演說（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四月代表會議上  
 的演說）（全集第二十卷二七五——二七九頁，選集中文版第九卷二六三——二七〇

## 二 斯大林

論民族問題(張仲實譯，生活書店出版)

按本書是一本文集，凡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演說、報告等，都收在裏邊，其目錄如下：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次全俄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一九一八年)

蘇維埃政權對於俄羅斯民族問題的政策(一九二〇年)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一九二一年向俄共第十次大會報告提綱)

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在俄共第十次大會上的報告)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一九二二年)

十月革命與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一九二二年)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底聯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第四屆全俄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底聯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蘇聯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

黨的建設與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俄共第十二次大會報告提綱）

黨的建設與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俄共第十二次大會上的報告）

論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區內的「右派」與「左派」（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關於會議日程第一項「蘇丹、加里也夫案件」的演說）

論各民族共和國和特別區馬克思主義幹部的培植與鞏固（節錄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關於議事日程第一項「黨的第十二次大會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實施方策的報告」）

十月革命與中等階層問題（一九二三年）  
民族問題（節錄「列寧主義的基礎」）

論南斯拉夫民族問題（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

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大學學生會議上的演說）  
再論民族問題（關於舍米契同志的文章）

給卡加諾維赤同志及烏克蘭共產黨其他中央委員的信（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論中國（節錄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國際現狀與蘇聯國防』）

論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方法的問題（節錄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

論民族問題方面的各種偏向（節錄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上的報告）

論民族主義的各種偏向（節錄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上關於中央工作的報告）

另外，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尙有以下的重要著作：

論中國革命底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委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

中國革命問題（宣傳員用提綱，經聯共中央批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時事問題簡評（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以上諸文，均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書。

### 三 聯共的決定

民族問題決議案（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七次全俄代表會議通過）  
 俄國共產黨綱關於民族關係的條文（俄共第八次大會通過）  
 關於黨在民族問題上迫切任務之決議（俄共第十次大會通過）  
 民族問題決議案（俄共第十二次大會通過）  
 以上四文均見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附錄）

### 四 共產國際的決定

民族殖民地問題決議案（第二次大會通過，即本書「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一文，僅有若干字句上的修改）

第六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一九二六年見「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一書）

第七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形勢決議案（一九二六年見『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一書）

論民族和半殖民地國家內的民族運動（第六次大會提綱見『論中國』一書）

共產國際綱領第一篇第二、三、四節；第四篇第八、九節；第五篇第二、三節。  
（有單行譯本）

2 1/4  
 1 3/4  
 0051

二六号

E  
 100

五里

字作地位類色 11 21 21 21

1 1/2  
 6 5

十一  
 再

——國地民類族民國

著者	列	譯者	張仲靈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四月出版			

1 10,000 P

10,001—20,000 (T)



定價 4.80

